

第一章

公元六二一年，日本。

江户太政大臣府。

灿烂的樱花开满枝头，太政大臣府的后花园中彷彿一个樱花王国，各式各样的樱花纷纷绽开它最迷人的笑靥，有八重樱、吉野樱、天之川樱、夕暮樱、关山樱、花染樱、墨染樱、彷彿雪花一般的白雪樱……等；微风吹过，樱花纷纷飘落，如雪似烟、如雨若雾……若此刻有人站在花下，大片大片的艳丽花瓣向人袭来……发上、身上、脸上全沾满了绯红的花瓣，彷彿隐入迷离幻境一般……

而此刻，正有一纤细宛如小雪樱般的女孩，小碎步地向这儿奔来。

风间夕雾仰起小脸，阳光穿越花瓣打在她清丽无瑕的肌肤上，使她宛如一尊透明纯净的水晶娃娃，她略带焦急地低呼：“吹雪，吹雪，我知道你在上面，快下来！”

没有人理会她，只听到微风吹过樱花树的细微声。

“吹雪！”夕雾急了。“别再玩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快下来呀！”

“嘻——”一把清脆甜美的声音由树上传下来。“姊姊，有本事你就爬上来呀！”

一双雪白匀称的美腿穿越花瓣垂下来，正顽皮地晃呀晃呀……

“吹雪！”夕雾一看，简直要昏了。“你……你……不但爬到树上去，还脱了鞋、脱了白袜……你、你……快下来，如果被别人看见了还得了，你别忘了自己的身分和别人不一样……你已被天皇收为义女，你是吹雪公主呀！”

“姊，我拜托你别再提了好不好？什么公主不公主的？烦死了！”

吹雪的话方刚说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翻身下来，夹着漫天的花瓣直直扑向夕雾，彷彿从天而降的樱花仙子。

吓呆的夕雾连忙扶起她。“吹雪，拜托你有点大家闺秀的模样好不好，你吓坏我了！”

风间夕雾和风间吹雪是对俏丽可人的姊妹花，她们的父亲官拜太政大臣，是职高权重的一品官；母亲则来自大唐。夕雾年方十八，吹雪才十六，姊姊是标准的古典美人，清灵典雅、羞怯温婉；而妹妹吹雪——唉！她是很标准的……野丫头、磨人精，但她那张甜蜜动人的脸蛋可真是人见人爱，不但风靡了所有的贵族子弟，情书满天飞，连天皇也特别宠爱她，破例收她为义女，封为吹雪公主，享皇室公主之同等待遇。

夕雾拉着吹雪在石几上坐下来，拂去她满头的绯红花瓣后，忧心忡忡地问：

“吹雪，你真的要和父亲先去唐土？”

“对呀，唐土上的新罗国是母亲的故乡，我当然想去玩玩呀！”吹雪拍着袭衣上的花瓣回答：“哇！新罗国真是风景如画、气候又温暖宜人，可惜我只在五年前曾回去一次，这次有机会和父亲一起回去，我当然不能错过呀！姊，怎么了？你还在犹豫什么？不是早就计画好了吗？我先和父亲回新罗，探望外公外婆；一个月后，你再和母亲搭船来新罗。”

夕雾柔美的小脸布满阴霾，她低声道：“吹雪，你应该知道……我为什

么不想回新罗。”

“为什么？”吹雪促狭地凑近夕雾道：“你不满意爹娘为你择好的相公人选——新罗国太子伊利寒，还是你早心有所属？哇！想不到一向温婉柔顺的姊姊这次这么有主见○也！”

“吹雪！”夕雾雪白的脸上立刻布满红晕。“你……你别乱说……什么心有所属，大家闺秀有这么荒谬的念头……传出去岂不被人笑死，我……我只是……不想结这莫名其妙的婚……嫁给那未曾谋面的伊利寒……”

她们的母亲原是新罗国的郡主，后来嫁给风间宪一；夕雾和伊利寒的婚事则是从小订下的。

“姊，那你就逃嘛，逃婚呀！”吹雪转转水灵灵动的大眼睛道：“既然你不想嫁给那个臭伊利寒，你干脆逃得远远地！不行○也……私奔如果少了个男主角，那还有什么好玩的？姊，你眼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找个情夫带你私奔！”

“情夫——私奔——”夕雾小脸苍白地低叫。“吹雪，快住口，你在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么不知羞耻的事？更何况这门亲事是爹娘为我订下的，如果我抗命，是多么大逆不道呀！我不会逃的，吹雪，我只是要你帮我一个忙……你和爹回到新罗后……如果有时间，请你帮我打听伊利寒太子的人品如何？这样……我才知道自己要嫁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帮你打听伊利寒的人品呀？好，没问题！”吹雪爽快地回答，但明媚的脸庞掠过一丝诡谲之色，压低声音在夕雾耳畔道：“姊姊，就这样呀？真的不考虑去找个情夫来带你私奔？嗯……距离我去唐土的日子还有十数天，相信我，我的办事效率很快的，保证可以在十天之内为你找来一打以上的‘情夫人选’让你精挑细选，如何？心动了吧？”

“吹雪——”夕雾捂起耳朵，涨红了粉脸大喊，幸好这时夕雾的贴身婢女跑过来道：“小姐，三味琴老师来了。”

“好，请老师在绿松殿稍候，我马上来。”夕雾答道，转头又对吹雪低声道：

“吹雪，记住我拜托你的事。还有……千万别给我找什么‘情夫人选’进来，我会昏倒的。”

夕雾交代完后，便在婢女的引领下，优雅端庄地步向绿松殿。

留下一脸慧黠的吹雪独坐在樱花树下。

唐土，唷○荷！唐土——吹雪兴奋地几乎要尖叫，哇！我马上可以去唐土，去新罗国了○也！

吹雪这一生才只回新罗一次，五年前和母亲一起回去省亲，但她对风景秀丽、人民淳朴的新罗国，印象好得不得了，她璀璨的瞳眸闪着耀人的光芒……噢！她已迫不及待回到新罗，她相信——在那里一定有最新奇好玩的事情在等她。

一个月后，新罗国。

皇宫·太子殿。

太子伊利寒坐在书房内，听着朝中大臣报告国家大事。他轮廓分明、英挺刚毅的脸上毫无表情，但一双深不可测的黑眸却隐隐浮动犀利精锐的气势：如暂时栖息的黑豹般，即便处在最松懈的状态，雷霆万钧的气魄依旧慑

人。

站在他面前的军枢大臣——谢蒙，额头微渗出冷汗，一边做演示文稿，另一边偷眼打量太子殿下下的反应……真奇怪，他谢蒙在朝中可是以城府阴险、奸诈狡猾而闻名的，文武百官谁不怕他三分？但怪哩……每次一面对这未满三十岁的太子，他便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惧意……平日的阴狠毒辣全不知跑哪去了……

他最怕太子殿下那双冷然沉静却犀利无比的黑眸，仿佛只要冷冷一扫，便可把他吓得心惊胆颤，现出原形。

谢蒙擦着冷汗，结结巴巴地报告：“……由以上各点而论，我国北方的边防……”

“好了！”伊利寒举起一只手，示意他住嘴。淡淡地道：“我全明白了，你先下去。”

“可是，殿下……”谢蒙还想再说什么，他觊觎已久的那一大笔军事经费还没有到手，他怎甘心退下呢？

“下去。”伊利寒看也不看他，语调中的冰冷威严却令人不寒而栗。

“是……”谢蒙如被雷殛般地迅速垂下头，战战兢兢地退下。谢蒙一退下，伊利寒身边的侍卫长——沉惟立刻开口道：“殿下，皇上要小的提醒你——风间家的大小姐最近就要由日本回到新罗了，皇上请你尽快筹备你和风间小姐的婚礼。”

日本……风间夕雾？伊利寒英气逼人的脸上一僵，沉声道：“我知道，你们先下去吧！我想静一静。”

“是！”

所有的人全退出后，伊利寒叹了一口气，眸光茫然地投向湛蓝的晴空……

风间夕雾……这四个字对他而言仅代表一不具任何意义的名字，一桩由父母亲订下，他不得不去履行的婚约……

伊利寒由一锦盒内取出一画轴，这是前些日子由日本使者所送过来的——夕雾小姐的画像，画中的她端坐在樱花树下，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直直垂到地面，肤白赛雪，翦水双瞳幽黑醉人……整个人宛如一粉嫩清新的樱花仙子……

真是标准的东瀛美人。

但，此刻伊利寒的心中都没有半丝兴奋与喜悦，这位夕雾小姐纵然貌美如花，也无法在他心底激起半丝涟漪，早在五年前，他的心田已全被一陌生的女孩占满，再也容不下任何人……

伊利寒慎重地由袖内取出一姑娘家用的葵花发簪，紧紧握在手中，思绪再度飘回五年前……

五年前，正是他这一生最痛苦、最消沉的时候，长年卧病的母亲终于撒手人寰，留给他们无尽的伤痛与遗憾……伊利寒身为长子，一方面要安慰悲恸逾恒的父皇；

另一方面还得劝慰年幼的弟妹伊利崎与伊利薇……尤其幼小的伊利薇骤失慈母，每天哭喊着要亲娘……伊利寒一肩挑起了所有的责任，在人前不敢掉一滴眼泪，所有的伤痛泪水全往肚里吞……

一直到那天，他堆积已久的情绪再也压抑不下了！疯狂地策马狂奔出城，在一郊外小庙旁发狂地大吼大哭大叫，把隐忍已久的亡母之痛全部爆发

出来……

不知痛哭了很久，当他悲恸的心情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也冷静地准备回宫时，一条飘着葵花香的绢帕出现在他眼前，一清脆甜美的嗓音也随着传过来：“大哥哥，这给你用。”

伊利寒错愕地抬起头，只见一眉清目秀，纯净如天使般的小女孩亭亭玉立站在他面前，女孩似乎只有十一、二岁，正对他绽开最甜美的笑靥。

“你……小妹妹，你是……”

“不哭呵，大哥哥，不要哭。”粉雕玉琢的小女孩见他没接过手绢，即自动以手绢拭去他脸上残留的泪水，眨着黑白分明的澄澈大眼，甜甜地道：“大哥哥，你一定受到很大的委屈是不是？来，告诉我！”

望着她天使般的容颜，伊利寒心底竟升起一股奇异而巨大的暖流，仿佛心底深处的悲痛已渐渐被这甜蜜温婉的小女孩所抚平，这是第一次，他不想在别人面前以冷漠来武装自己，盯着她的眼睛，他啞哑地回答：“我……失去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的人？大哥哥，你一定很在乎这个人是不是？”小女孩转转水汪汪的大眼睛，偏着可爱的小脸细细思考。“真糟糕……因为我从没有这种心情，所以无法体会你有多难过……可是，大哥哥，我相信你此刻一定觉得很痛苦，对不对？来……这个给你！”

小女孩由发上拔下一个十分精致的葵花发簪，不由分说地便塞入伊利寒手中。

“这是……”

“那是我最心爱的葵花发簪喔！”女孩对他嫣然一笑道。“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

“不，姑娘，我不能拿你的东西，更何况这是你所珍视的物品……”

“不，大哥哥，你一定要收下它。”小女孩坚定地回答，澄澈清亮的眼眸中写满认真：“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给了你，这样我就可稍稍了解你此刻的痛苦了……”

而大哥哥，原本在你身上的痛苦有一部分将由我来为你分担，这样你就不会再这么难过了，是不是？”

“你……”伊利寒浑身一颤，有一瞬间几乎说不出话，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竟会说这么温婉动人的话……他的心头仿佛被狠狠地撞击一下，那股奇异的暖流更加扩大，紧紧地将他包围……

“哎呀，奶娘出来找我了，我该回去了！”小女孩见古庙中走出一中年妇人，她立刻紧张地道：“大哥哥，我要走了，要好好地珍惜我的发簪喔，再见！”

女孩撩起裙角，轻盈如彩蝶地向前奔去。

“等等，小姑娘……”伊利寒想唤住她。

“再见，大哥哥！”女孩边跑边向他挥手，笑容更加甜蜜宛如彩蝶一般，她翩翩地飞出伊利寒的视线，只留下空气中甜郁芳沁的葵花香，和一只精致的葵花发簪……

伊利寒以为她是新罗国中的贵族千金，他以为自己一定可以再见到她，但五年来……他彻底地失望了。

五年来，任他以各种方式去寻找，也无法找到那神秘而甜蜜的小女孩，所有的贵族千金、名门之后……他全一一采访过了，不是……全不是那天使

般的小女孩，他甚至命令手下秘密赴乡下寻找，但所得的答案一次比一次地令他失望……

终至绝望。

那小女孩到底是谁？她没有理由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只要她是新罗国的子民，更没理由找不到她，难道……她来自大唐？也许……自己该亲赴一趟大唐或邻近国家找她。

伊利寒盯着风间夕雾的画像，脑中的思绪一片混乱，想得出神的他，没注意到窗外的异状……

风间吹雪穿了一袭黑色的紧身衣，打扮得宛如忍者一般。她正小心地、动作敏捷地攀着梅树枝干往上爬，一面窥视屋内的男人。

唔……这家伙就是太子伊利寒吧？由他一身尊贵的服饰及自然散发的王者之势来看……不难猜出。再加上方才他手下对他的尊称……就是这家伙了，好胆要娶走姊姊的臭男人。

吹雪挑剔的目光在他身上搜寻，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她非常、非常用力地挑剔，期望能揪出他一打以上的缺点，仔细盯了半天后，她终于颓然放弃……不得不承认——嘿，这家伙长得还真是有模有样，有头有脸的！（废话，谁没有头没有脸！）撇开他那足以顶天立地的高大身躯及冷峻英挺的脸孔不谈，他那冰冷却异常尊贵的气势，及卓尔不群的风范，在在均足以令女孩子心跳失控、脸孔发烫。

吹雪不经意地碰触脸蛋，才发现自己双颊竟已烫得吓人。干嘛，你发花痴呀——她暗骂自己，这个臭男人是你未来的姊夫，你是来批评他、审判他、损他的，而不是像猴子一样，攀在树上当花痴。

可是……这个男人好面熟喔，真的好面熟喔……似乎在哪里曾见过他……

吹雪用力、用力地想还是想不起来……奇怪啦，她对帅哥的记忆力一向是惊人的。

这男的在看一幅画像，吹雪定睛一看，是姊姊的画像嘛！咦？这男的为什么一边看一边叹气？嘿，他有没有搞错呀！他对我那貌美天仙的姊姊还有什么不满意？

吹雪往上攀爬，想看得更仔细一点，专心盯着伊利寒的她没注意脚下……

一个踩空，她便整个人直直栽下来。

“呜……”虽然她拚命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惨叫，但刚才的声音已引起伊利寒的注意。

“什么人？”他立刻冲出去。

“好痛……”迅速爬起来往外逃，师父教她的武功她没学成半项，“落跑”的功力倒是很了得，才一溜烟的时间，她已逃之夭夭了。

原本想追上去的伊利寒突然煞住脚步，女人……他认出那黑色的娇小身影是个女人，但令他惊讶的不只是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这潜入者的身影竟给他一股异常熟悉之感？

新罗城内。

原大人府。

原谦是伊利寒父王的宰相，刚正不阿、学富五车的他辅佐皇上长达二

十年，协助皇上创下不朽之功绩。因此，皇上特封原谦为忠王，夫人封一品夫人，女儿原婉云封为郡主。因此，虽然他在两年前因年事已高而辞去宰相之职，但皇上对他仍十分敬重。太子伊利寒也时常来同他请教国事。

原婉云身怀夕雾时，即和新罗皇后指腹为婚，订下伊利寒和夕雾的婚事。

这是一栋相当雅致且气派的宅院，绿荫葱茏，景色熏人且诗意盎然。每栋楼阁亭台、每一景均布置得清幽脱俗，尊贵典雅且毫无俗丽之处。

为了迎接女儿、女婿和宝贝孙女的回来，原大人还把湖边的“晨曦馆”改为纯日式建筑，希望女儿和孙女们过得舒适一些。

而现在，古色古香、清幽雅致的“晨曦馆”内，却传来一声比一声凄惨，有如杀猪般地哀嚎。

“啊……轻一点！轻一点！娘啊——痛死我了——”吹雪躺在床上，凄惨万分地哀叫。

婢女小绫一边细心地为吹雪脚上的伤口上药，一边安慰她道：“公主，忍一下，我的手已尽量放轻了。”

吹雪悲惨地哀嚎。“天呀……我为什么要受这种罪？都是那该死的伊利寒、臭伊利寒害的……还有，小绫，别叫我公主，叫小姐，在日本我才是公主；在这里，我只是个普通女孩。”

这时另一婢女小桂突然匆匆跑进来道：“公主，皇上和太子突然来访……老爷要你准备一下，待会儿要见客人……”

“什么？他们来做什么？”吹雪吓傻了，该死的，伊利寒来做什么？喔——他一定是来看姊姊的，他以为姊姊也回来了，哼，真是个急色鬼。吹雪对他的印象，更加恶劣了。

顾不得脚上的痛，吹雪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快快，小绫你快为我穿衣；小桂你来替我梳头，屋内赶快收拾一下……唉，真是该死的，没事来做什么？”

原谦陪着两位超级大贵客——皇上和太子，兴致勃勃地在后花园赏花、赏景。

整修“晨曦馆”时，原谦还顺便将后花园整修一番，小桥流水、假山荷坞，绿筱沧涟，清景无限。

三人在湖边的“舞鹤亭”坐下来，下人们也送上精致可口的茶点。皇上笑吟吟地望着原谦道：“原老，我瞧你今日红光满面，神清气爽，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呀？”

已笑得合不拢嘴的原谦立刻喜孜孜道：“皇上真是眸光犀利……臣不敢相瞒……微臣的女婿和孙女已在前几天回来省亲，再过一个月，臣的女儿和另一孙女也要一起回来团聚了。”

皇上恍然大悟道：“女儿……喔！你是说嫁到日本的婉云吗？我想起来了，她的女儿夕雾也应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皇上笑容满面地望着坐在一旁的伊利寒：“等夕雾小姐一回来，就可马上办喜事了，太好了，咱们王宫内最近可真谓双喜临门呀！”

前些日子，王宫内才刚举行完一盛大的婚礼——二皇子伊利崎与清媚绝伦的冷问梅之大婚，一连串的喜事办下来，可真把皇上乐坏了。

两位老人家欣慰地相视而笑，而一旁的伊利寒却如坐针毡，脸上还得

挂着僵硬的笑容……不知为何，他就是无法对这场即将来临的婚礼，产生半点喜悦之情……

此刻的他满脑子疑惑……昨天潜入官中的黑衣女子到底是谁？为什么她的背影给自己那么强烈的熟悉之感？

原夫人召来一婢女道：“去看看小姐准备好没？请她过来晋见陛下和太子殿下。”过了一会儿，身着传统东瀛服饰的吹雪，在婢女的簇拥下，轻移莲步而来。

一头直达地面的乌黑秀发如瀑地垂下，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前额的秀发中分，露出一张雪白无瑕的瓜子脸。一双黑白分明的剪水双眸盈盈晃动，红艳的樱唇弯成美丽的弧形。好个清艳绝伦、妩媚生动的大美人。

她身上一袭织满碎樱的和式浅紫色小褂，加上粉色长外衣和绣着梅花的袭衣。

宛如一株初绽的樱花般，光芒四射且明媚动人。

吹雪欠身行礼。“吹雪参见陛下、太子殿下。”

“好好……快起来，赐坐！”频频点头的皇上赞赏道：“原老，你这孙女一站出来，我新罗国所有的美女都要相形失色了，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妹妹就如此美丽，相信姊姊一定更加出色迷人，太好了，看来我新罗马上就要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太子妃了。”

吹雪忍着脚痛，撑着微笑地坐在一旁……去你的，脚好痛，穿这厚重的衣服一路走过来，可真把她折磨死了，但最令她坐立难安的……是那道凌厉灼热的目光……来自对面的伊利寒，即使眼睛不去看他，吹雪也可明确地感觉到对面的男人正犀利地打量自己……似乎想探索出什么“答案”……

他在怀疑什么？吹雪下意识地挺直腰杆，不，不可能，这呆子才不可能认出她就是昨天潜入皇宫的黑衣女郎……别自己吓自己了，她不断地命令自己镇定，极力去躲避那道深沉复杂且令她心慌意乱的眸光……

婢女取来了吹雪的三味琴，她弹奏了《静观吟》和《听泉引》两个曲子，皇上听得频频点头，啧啧夸赞。后来，原大人陪皇上去“迎春楼”观赏牡丹花，留下伊利寒继续欣赏吹雪的琴艺。

伊利寒一挥手，命所有的侍卫、婢女全退下，凉亭内只剩他和吹雪两个人。

紧张地直冒汗，还得故作镇定地微笑问道：“太子殿下你想听什么曲子？”

“不用了，你休息一下。”伊利寒替她把三味琴放到一边，深沉的眸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你的新罗话说得真好，这是你第一次回到新罗吗？”

“呃……当然是，在这之前，我一直住在日本。”吹雪心跳漏跳了一拍，仓卒之间她撒了个小谎……不知为什么，她不想告诉他自己在五年前也曾回来新罗……

这男人邪门得很，那深奥难测的眸光简直教她喘不过气来，她不想告诉他有关太多自己的事。

“是吗？”伊利寒深邃的眸底掠过失望之情，在这之前她真的从没回来新罗过？

难道说，五年前他所见到的小女孩真的不是她？但为什么……她给自己的感觉竟如此熟悉呢？

眼见他的表情越来越深奥难懂，吹雪赶紧站起来。“太子殿下既然不想

再听琴，请恕吹雪先行告退了。”她才不敢再和这危险人物单独相处。

吹雪匆匆地往外走，慌乱中没拉好长长的裙子，脚步一绊，她便整个人直直往地面扑过去——

“小心！”幸好伊利寒眼明手快地扶住她，但吹雪长裙的下襞也微微敞开了，露出一截缠着纱布的小腿。

伊利寒的眸光盯住她受伤的小腿，浑身一震。

完了——完了，这下惨了，吹雪在心底哀嚎，全身血液降至冰点，她甚至不敢去看伊利寒的表情……完了，这下他一定知道自己昨天曾潜入宫中了。

过了好久，吹雪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跳后，才鼓起勇气看他一眼——他的黑眸更加深沉难测，还闪着一般危险且灼热的火焰。

心跳如擂鼓的吹雪慌乱道：“殿下……请你放手……我要告退了。”

他的双手紧紧嵌住她的手臂，丝毫没有放松的意思。

他漂亮帅气的唇角竟扬起一缕微笑，笑得潇洒不羁且狂放肆意，凑近她，嗓音低沉而性感道：“你的脚受伤了？不是吗？不能走路吧？来，我抱你回去！”

“不——”在吹雪惊愕地尖叫中，他已蛮横专制地一把抱起她，唔，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轻，轻如羽毛。“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要大声呼救了一——”吹雪惊恐地尖叫，天呀，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这该死的臭男人——即将成为她姊夫的男人竟敢“调戏”她？！

“你可以叫得再大声一点！”伊利寒好整以暇地给她一洒脱迷人的笑容。

“最好把我父皇和原大人都引过来，听听你昨天如何闯入皇宫的英勇事迹。”

“你——该死的小人！”吹雪气得杏眼圆睁，老天，他竟卑鄙地拿昨天的事来威胁她？更可恨的是她竟只能束手无策地任他抱着走。老天……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第二章

伊利寒一路旁右无人，笑容满面地把吹雪抱回她所居住的“晨曦馆”。在婢女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把吹雪放到柔软舒适的卧榻上，并十分自动地捧起吹雪受伤的玉腿，亲昵地为她轻揉。“怎么样？脚不痛了吧？感觉有没有舒服一点？”

吓傻的吹雪像呆掉的娃娃一般，好半晌才回过神来，气红俏脸抢回自己的脚，大骂道：“你这卑鄙无耻下流龌龊的东西！你……你竟敢捉我的脚？你去死啦！”

“哇！不简单！我终于逼出你淑女外表下的真面目了！”伊利寒一手抚着下巴，兴味盎然地瞅着她。“真是难为你了！由树上摔下来一定很痛吧？”

气昏的吹雪脱口而出。“你在胡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的脚伤只是不小心扭到……才不是由梅树上摔下来的……”啊！完了！吹雪紧急闭上嘴，但……来不及了！

“梅树？”伊利寒的笑容更加灿烂耀眼。“吹雪姑娘，你不打自招哦！我只说你由树上摔下来，又没说你是由我书房外的梅树摔下来！嗯！早说嘛！

我又不知你有这种‘癖好’……攀在书房外的梅树太委屈你了！我可以安排让你攀在我浴室外的枫树上，让你看个‘过瘾’，一次看个够……”

“伊利寒！你住口！无耻——”吹雪捂着双耳，面红耳赤地打断他。“天呀！”

我爹娘真是瞎了眼！怎么会把我那冰清玉洁的姊姊许配给你这龌龊的小人？不！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事！我打死也不让你当我姊夫！”

“太好了！我也不想当你的姊夫，咱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伊利寒俯身逼向她，将她围在自己的臂弯中，灼热阳刚的气息向她袭来，黑眸是异常的炽烈晶亮，低沉道：“你想——如果咱们当不成姊夫和小姨子；有没有可能变为另一种关系？”“有的！仇人！”吹雪慌乱不堪地脱口而出……好可怕！心跳已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了！她拚命地将身体往后仰，想拉大两人之间的距离……但这男人……这浑身上下每一条神经均充满危险性的男人……他那蛮猛狂野的气势更令她心慌意乱……

“仇人？”伊利寒像听到什么世纪大笑话般，仰头哈哈大笑，笑得豪放不羁、笑得无比畅意开怀，仿佛这辈子从没笑过一般！

吹雪的脸蛋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火冒三丈地对他怒吼：“伊利寒，你笑够了没？你疯了是不？要疯回你家去疯！别在我这里发作。唉！看来新罗的国运也差不多了！竟有你这活像得疯病的皇太子……唉！娘真可怜，才刚想回来，祖国就快亡国了……”

“仇人——”伊利寒还捧着肚子在那哈哈大笑，待他好不容易笑够后，一手挑起吹雪的下巴，邪邪地、坏坏地以炯炯有神的黑眸直直盯着她，宣告似的道：“相信我！我们两人的关系绝不可能变为仇人！因为——你舍不得！”

吹雪的脑袋仿佛才刚被轰炸过般，一片混乱空白……呆呆地任他托着下巴……

半晌才鼓起剩余的力气打掉他的手。“你……混帐可恶！竟敢调戏我？太过分了！”

亏你还是我未来的姊夫！”

“我从没说过我要当你姊夫。”伊利寒平平的语调中透着坚定的力量，饶富趣味地盯着她。“而且……‘调戏’？我有调戏你吗？我只是表达我对你的爱慕罢了。”

嘿！你想不想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调戏’……”

黑眸中又闪过危险火热的光芒。

“你敢？！”吹雪立刻反射性地往后跳开一大步。“你……你有胆再碰我一根手指头你试试看！我一定拿武士刀把你砍成十八块！我说到做到……”

为了壮大声势，吹雪火速地把桌上那把重得要命的武士刀拿下来。

“嗤——”伊利寒忍不住又爆出笑意，很好心地替她把武士刀调正。“小妹妹，你拿错了，武士刀应是这样拿的，懂吗？”

“伊——利——寒！”吹雪快要爆炸了，涨红了脸尖叫。“你滚！你马上给我滚！”

这辈子再也不要让我看到你！不然我不惜用各种卑鄙下流的手段，也要把你碎尸万段！

你懂不懂？”

“咦？我父皇和原大人往这走过来了。”仿佛听不懂她的狠话一般，伊利寒气定神闲地望着窗外，再兴味盎然地望着她道：“吹雪姑娘，你想……如

果你外公看到你柳眉倒竖、杀气腾腾地拿着武士刀对我大吼大叫，他会有什么反应？”

吹雪一怔，低头瞧瞧自己——可不是吗？头发散乱不说，拘谨的和服因自己的激动也乱成一团，再加上自己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武士刀，满脸凶相地摆开准备杀人的架式……如果外公看见了，他他他……笃定昏倒！心脏病发！

吹雪火速把武士刀往地上一甩，像要撇清什么似地往旁跳开三步，再一脸义正严词道：“你！都是你！都是你这无耻的小人才害我‘不知为什么’拿起武士刀……你快滚哪！我再也不要看到你这祸国殃民的混帐！”

吹雪立刻坐在铜镜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拉直衣服，梳梳气得倒竖的头发，再姿态优雅地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大家闺秀状。

伊利寒兴致勃勃地看着她这一连串的动作，笑意盎然地逗她，“别装了！我就喜欢你这泼辣坦率的模样，活像座小火山，真有趣！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

他逼近吹雪，猝不及防地勾起她的小脸，在她额上印下一吻后，意态潇洒地离去。

“你——该死的！你竟敢偷亲我？”吹雪似弹簧般跳起来，她真的气得要杀人了！

正一把捉起武士刀准备砍人时，冷不防地瞧见皇上和外公已笑眯眯地步入“晨曦馆”的前廊，慌乱之中，她只得把武士刀藏在宽大和服的后面，正襟危坐，努力摆出最优雅、最“娴静端庄”的模样，牙痒痒地在心底咒骂——伊利寒！你这该死杀千刀的！你给我记住！

过了三天后，伊利寒果然又来看她。

“公主！太子殿下下来了！”婢女匆匆跑入“晨曦馆”通报。

“什么？”又攀在树上的吹雪险些又直直栽下来，手忙脚乱地爬下树后，急如星火地喊着：“快快！快把厚竹帘拿出来挂上！小绫、小桂，你们两人负责挡着他，随便告诉他我得了什么麻疹天花的怪病，绝不见客！”

该死的混帐！他又来做什么？难道我上次被他“调戏”得还不够吗？

“怪病？天花？麻疹？”小绫和小桂一脸茫然。“小姐，这样好吗？这样会不会有损风间家的名誉？”

“没什么不好的？反正他要娶的人是我姊姊又不是我，我得天花干他什么事？”

吹雪已撩起裙裾，急急往内室冲。“记住唷！你们两人的任务就是要尽力挡住他，千万不能让他进内室！”

才刚准备妥当，伊利寒人已来到“晨曦馆”了；吹雪躲在卧室内，严严实实地锁紧房门，连大气也不敢喘。

闷了好久……奇怪，那混帐应该走了吧？婢女怎么还没进来通知她？吹雪竖起耳朵倾听前面的动静……怪了！按捺不住满腹的疑惑，吹雪干脆到前面去探个究竟。

她还没走至接待厅，就听到婢女们一连串的笑声，和伊利寒侃侃而谈的声音……吹雪霎时怒火中烧！好呀！这些见了男色就忘了责任的婢女们，不但没有尽职地把他撵出去；还让他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大放厥词，一群人笑得花枝乱颤的！

吹雪按住怒气，悄悄地走入接待厅，隔着厚竹帘无声无息地在伊利寒的后面坐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人会突然回头盯着后面；更何况，隔着厚厚的竹帘，他绝对不可能认出竹帘后的人是谁。

滔滔不绝的伊利寒神采飞扬地谈论塞外趣闻、新罗国的奇人异事，诙谐幽默的谈吐把一大群婢女们迷得神魂颠倒、芳心大乐！一个个全以崇拜得不得了的眼光看他，连自己的主子——吹雪公主坐在竹帘后，她们都不知道！

躲在竹帘后的吹雪越听越火大——这混蛋竟还向婢女们打听一大堆有关她的事；

而这些见色忘义的笨婢女也傻呼呼地一五一十告诉他——包括她的生日啦、最喜欢什么东西、最喜欢吃什么食物、在日本有没有谈过恋爱、父亲把她许配给人了没有？该死的！这些无情无义、卖主求荣的笨婢女……吹雪气得双拳紧握、杏眼圆睁……她相信伊利寒再问下去，这些笨婢女连她五岁时还会尿床的糗事，都会一五一十地招出来！

吹雪高涨的怒气终于起了作用！平日最机伶的小绫不经意地转头一瞥时，赫然发现坐在竹帘后的吹雪，小绫顿时脸色发白，聪敏地改变话题道：

“太子殿下，您一定还没尝过我们由日本带回来的江户式煎茶吧！我马上为您准备……这煎茶真是甘醇可口、茶香四溢，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小绫一边说着，一边向其它的婢女暗使眼色……果然，小桂、杏子、秋子等人也全瞧见脸色铁青地坐在竹帘后的公主，一群人忙不迭地转口道：“是呀！太子殿下，您一定会喜欢这日式煎茶的，这种煎茶不但风靡了全江户、全日本……连天皇也赞不绝口也！还称赞这是‘天下一品好茶……’”似乎只有伊利寒和反应较慢的婢女还没发现异状；小绫、秋子们全手忙脚乱地准备茶道所需的用具。

“殿下，这是来自江户的煎茶和樱花麻薯，你尝尝合不合胃口……”小绫将茶点放在伊利寒面前，暗自祈祷——太子殿下吃饱喝足后会自动闪人！

伊利寒啜了一口煎茶再吃一大口麻薯，十分满意似地频频点头。“嗯！好吃！”

煎茶的口感更是名不虚传，不愧为‘天下一品好茶’！”

婢女们全瞪大眼睛、倒抽一口气——太子殿下竟一边点头称赞，一边将整个身体往后靠，一派十分休闲舒适状……但他背靠的，不是靠垫，而是竹帘后的吹雪公主呀！

发生什么事？天崩地裂？地震了吗？突来的巨大变动令吹雪的脑中一片空白……一个庞然大物突然压向她，害盘坐的她整个人向左边倒下去，可怜的左脸几乎要贴到地面……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该死的！天杀的伊利寒！

天——杀——的！这该碎尸万段的混蛋竟敢拿她当背靠！婢女们全吓得脸色发白，伊利寒大概是全屋内唯一神色自然，还能谈笑风生的人。

“嗯……这麻薯味道真好！怎么了？你们也吃呀，这么多我一人吃不完。”伊利寒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麻薯，一边把身体更往后压……嗯！这靠垫好舒服呀！婢女们额头渗出豆大的冷汗，支支吾吾道：“不，不用了……我们不饿，殿下您先吃吧……只要您吃得高兴，我们就很开心了……”

公主……原谅奴才呀……呜……奴才该如何救你呀？天要亡我——可怜的吹雪公主一边很辛苦地以左手支撑地面，不让自己的左脸与地板亲亲；另一边紧咬樱唇，不让自己破口大骂——天杀的混帐伊利寒，如果此刻她手

上有刀，一定狠狠地把他砍成七十八块！

终于，吃饱喝足的伊利寒懒洋洋地站起来——可怜的吹雪终于免于胸部夷为平地的噩运！他潇洒优闲道：“我先回去了，改天，你们小姐的‘天花’好了，我再来看她。”

“是是！恭送殿下！”婢女们点头如捣蒜，只求赶快送走他。

伊利寒步出“晨曦馆”后，婢女全一拥而上，冲入竹帘后扶起眼冒金星、奄奄一息的吹雪。

“公主！公主！振作一点，你没事吧？”

“公主……呜……公主好可怜！原本就不‘伟大’的你，被殿下这么一压，真会变成洗衣板了……”

“公主……”

吹雪脸色惨白地瘫在婢女身上，小绫紧急拿来可令人苏醒的薄荷醒脑油来；小桂和秋子拿着薄扇不停地为吹雪轻搨，慢慢恢复“元气”的吹雪咬牙切齿骂道：

“该死的伊利寒！此仇不报非君子！我如果不和你算这笔帐，我就不姓风间！”

吹雪正劈哩叭啦地骂时，守在门外的杏子突然匆匆冲进来喊着：“公主！公主！”

太子殿下又来了……”

他又来了？！又来做什么？吹雪气得真想跳起来杀了他！婢女们则慌乱地制止她。

“公主！镇定、镇定！你别忘了你得了‘天花’，不能出来见人！”

小绫和秋子纷纷以宽大的和服挡住吹雪……伊利寒已洒脱自若地走进来了。

“殿下……殿下，您还有什么事吗？”小绫和秋子两人紧坐在一起，企图以两人的身体和宽大的和服来遮掩背后的公主……心情紧张之下，她们连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

“喔！没什么，我只是来提醒你们……‘天花’是种会传染的危险病症，你们最好把公主隔离起来、丢入柴房内三天三夜不理她，免得自己被传染了，就这样了，再见！”

说完后，伊利寒便又转身离去，临转身之前，他意味深长、莫测高深地瞥了秋子的衣角一眼，才笑容满面地离去。

“恭送殿下。”秋子诚惶诚恐道，一边疑惑地往自己的衣角看去，太子殿下那别具深意的笑容是什么意思？不看还好，一看秋子简直要昏过去了！天……

自己的衣角旁，竟露出一缕公主的乌黑秀发，难道说……太子殿下他早就知道公主躲在后面了……

喔……天呀！

而吹雪简直要气疯了！若不是婢女死命拉住她，她一定冲上去，当场宰了伊利寒！

“该死的东西！他竟敢要你们把我丢到柴房，关个三天三夜任我自生自灭？别拉我！我一定要去宰了这狼心狗肺的死东西……”

“公主！公主！你千万不能出去呀！别忘了你得了‘天花’呀！”秋子和小绫、小桂七手八脚地拦住杀气腾腾的吹雪。

喔！老天！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这种龌龊的人渣！还没娶姊姊就会“调戏”她这未来小姨子的混蛋，不配当她姊夫！

绝对不配！

吹雪气得要杀人！想来想去得到一个结论——她绝不能让这卑鄙无耻又没人格的家伙来娶姊姊！绝不能！美丽端庄又善良的姊姊若嫁给这无耻之徒，一生的幸福就全完了！

所以，她一定要想办法阻止这件婚事。

可是怎么阻止呢？吹雪陷入苦思中……跑到外公面前大肆批评伊利寒，说尽他的坏话？

行不通的……外公那么喜欢伊利寒；而且伊利寒这老狐狸奸诈狡猾得很！

人前人后永远一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状；只有在她面前，才会露出卑鄙无耻的真面目！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揪出他的底！揪住他的小辫子！人赃俱获后教他想赖也赖不掉，外公才会相信她所说的话！

打定主意后，吹雪立刻兴致勃勃地展开一连串的行动——她先命婢女为她找来一套当地妇女的服饰，打扮成新罗姑娘的模样；再坚拒婢女的随从，一个人溜到新罗京城内，最热闹的大街上去打听“军情”……

她一定要探听出不利伊利寒的消息，比如他的绯闻啦……好在外公面前加油添醋地说一大堆，这样，外公才会相信伊利寒是个无恶不作的大混蛋，才会答应取消这门婚事，免得姊姊断送掉一生的幸福。

京城大街上果然热闹非凡，各行各业、百工技术艺应有尽有，吹雪在街上晃了一圈，正想进入茶馆喝茶休息一下，顺便打探“军情”时，却一眼瞧见衙门前有一大群人在排队，排了好长的一个队伍，一群人围在一起吱吱喳喳地，似乎正兴奋地期待什么……

吹雪好奇心大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跟着先排队再说。

吹雪向一妇人打听。“大婶，请问你们一大群人排在这儿为了什么事？”

福福泰泰的妇人看了她一眼道：“小姑娘，你是打外地来的吧？这可是天大的消息呢——皇宫内在招选奶妈和婢女。听说是年前刚成亲的二王子妃有喜了！二王子和皇上全高兴得不得了！要招选一批婢女进去服侍二王妃，我们这种平凡老百姓能进宫当差呀！

一家老小就有指望了，所以……你看多少人聚在这，挤破头也想进宫呀！”

吹雪又问：“大婶，你也想进宫吗？”

“当然了！”妇人睨吹雪一眼，很骄傲地挺起自己巨大壮观的胸脯。“要选奶妈嘛！”

放眼全新罗城来，舍我其谁？谁有我这么伟大壮观？我这是天赋异禀呀！不好好地利用实在太可惜了！你说是不是呀？”

“是是是！”吹雪点头如捣蒜，又敬畏又崇拜地盯着妇人那对“高耸入云”的豪乳……哇！这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么壮观无比的胸脯真的是人类所能拥有的吗？别说喂一个小孩了，她连十头牛也喂得活！”“小姑娘，你是想入宫当婢女吗？”妇人扫了吹雪的身材一眼——

她不可能想来应征当奶妈的！瞧她这清瘦的体型，活像是干扁四季豆！嘿！真好！又少了个竞争者！“瞧你这副清秀可爱的模样，你放心啦！一定可以被选上当宫女的！”

“是吗？但愿如此……”吹雪嘴上应着，对呀！直接混入宫中当宫女也不错嘛！

她可以打听她所要的“绯闻”后就速速走人！

正胡思乱想之际，冷不防一个声音传过来“你！就是你……穿青色衣服的姑娘，过来！”宫里来的何总管对着吹雪道。

“我？”吹雪疑惑地指着自已，向前一步。

“没错！就是你！”何总管走近吹雪细看。“嗯……不错！眉清目秀的，一脸伶俐状，二王妃应该会喜欢你……好！你被选上了！”

“啊？这么快……”吹雪还没反应过来，就有两个宫女走向她道：“姑娘，请到这里来填写身家资料，你家世清白吧？家中还有什么人？如果入宫当差要多少官银才能安顿你的家人……”

“我……”一连串的问题令吹雪手足无措，正在想怎么回答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只见一青年公子紧急在衙门前勒住马，动作漂亮利落的翻下来，摇着羽扇，十分潇洒悠闲地走过来。

哇！，好俊美无畴的美少年！在场之人无不惊叹，面如冠玉，身段修长，风度翩翩！

看得许多小姑娘心头蹦蹦跳！

俊公子走向何总管，笑容满面道：“何大人！好巧哇！怎么会在这看到你？你又在忙什么有趣的事是不是？”

不巧！不巧！一点都不巧！天呀……娘呀……何总管在心底悲鸣……天呀！伊利薇公主怎么又私自出宫了？而且还扮成男装……天呀！老何全身冒冷汗，他有很坏的预感——有这刁蛮公主出现的地方肯定没好事！

“薇公……呃！不！王子……”老何在伊利薇的杏眼怒瞪下，慌忙改口。“小的奉陛下之命，出来招选宫女。”

“选宫女吧？行！这事包在我身上！本王子什么都会，选美女最内行了！”

伊利薇色迷迷的眼睛紧盯着吹雪，把吹雪上上下下打量够后，涎着脸笑道：

“这个好！肤白腰细腿儿长！啧啧！真是天生尤物！细皮嫩肉的大美人！老何！这个宫女就直接送给我！我要定了！”

“什么？不不！不行呀——”在何总管的惊呼中，伊利薇已不由分说地一把捉起呆掉的吹雪，直接跳上马，扬长而去！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色狼、混蛋！放手——”马背上的吹雪惊天动地地尖叫，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该死的色狼不但紧紧抱住她，还对她上下其手，大吃豆腐！

“小美人，乖乖坐好别乱动，不然一不小心跌下去了，就可惜了你这如花似玉的俏脸蛋！啧啧！真是又香又嫩……”伊利薇一手放在吹雪腰上，将她抱得更紧；

还故意在吹雪颊上亲一下！

“你——你敢亲我？”吹雪吓傻了！不管会不会跌下去，她疯了似地挣扎。

“放开我！让我下去——你这无赖！新罗不是个治安良好的国家吗？怎容得你当街抢民女？放手——”伊利薇笑得更邪更贼！还趁机在吹雪腰上捏一把。

“乖宝贝，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呀！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皇上最宠爱的三王子伊利‘伟’，怎么样？吓到了吧？我老爹就是当今皇上，他说的话就是国法！有他的宠爱包庇，我这三王子更可以横行天下、为所欲为了！哈哈！我这人除了吃喝嫖赌之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啦！最大的兴趣就是玩女人！人生苦短呀！能玩几个算几个！告诉你我的‘处世座右铭’好不好——‘玩尽天下美女为乐事，干光世间坏事为己任’！”

哦！不……吹雪快昏了！不……她怎么会落入这“变态狂”、“色情狂”手中？

搞不好他会对她做出一连串“性虐待”什么的！不！天呀！谁来救她？阿爹！

阿娘——姊姊！

“嘿嘿！”伊利薇盯着吹雪越来越惨白的小脸，更加得意道：“告诉你！本王子还有一如雷贯耳、响叮当、威震黑白两道的的外号呢！就是——‘辣手摧花魔’！”

怎么样？不错吧？够威风吧？唉！真不好意思，这都是靠大家厚爱，大家捧场啦！

他们竟把这么高的荣誉送给我，真是太令我感动了！所以我要把这份荣耀与大伙儿分享而且继续发扬光大——这份光荣不是属于我伊利伟一人的，它是属于大家的！

属于全新罗人民的！属于全天下人的……”

疯了！他一定疯了！吹雪手脚冰冷、小脸煞白……真的快昏了！呜……这男人不但是变态狂、色情狂，还外加神志不清！呜……天呀！神呀！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我风间吹雪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只是偶尔捉弄姊姊、欺负宫女、外加偷拔老爹的胡须……这样“而已”呀！这么冰清玉洁的我，怎么会落入这“辣手摧花魔”的手里？

伊利薇越逗她越乐，又在她颊上捏了一把，变本加厉道：“美人儿，你不用担心，本王子是很怜香惜玉的，瞧你这稚嫩的模样，一定还‘未解人事’吧！你放心，我一定会很温柔、很温柔地待你，会先培养浪漫的气氛……嗯，黄历上今天应是好日子，黄道吉日吧！好！就这么决定了——今晚就是我们两个的洞房花烛夜！你没意见吧？期待吧？哈哈！开不开心……”

洞房花烛夜？！吹雪闻言立刻高声尖叫。“我不要！不要——我宁死也不从！”

放我下去！放开我——”

“嘿，小美人，你别这么兴奋、这么激动嘛！你等这天等很久了是不是？瞧你‘乐’成这个样子。我伊利伟可是经验丰富的‘调情圣手’喔！当女人说‘不’时，其实就是在说‘要！要！快点来吧！宝贝……’所以啦！我可以了解你如此‘迫不及待的雀跃之情’！你放心，我的‘表现’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来！先给大爷我亲一下……”

伊利薇又色迷迷地捧起吹雪的小脸，作势要狼吻……

“哇！不要！不要——放开我！你这丧尽天良的色情狂！放开我——”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第三章

伊莉薇公主所居的“承芳官”。

寝室内，吹雪如只小白兔般缩在墙角，看着“兽性大发”的“男人”活似大狼般，一步步逼向她。

“你……你别过来……”吹雪恐惧得连声音也发抖了。“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嘿嘿，小宝贝，你说呢？”伊莉薇努力挤出最“狰狞”、最“邪恶”的微笑。“你以为男人和女人关在同一房间里做什么？打麻将到天亮呀？喔！不是的……本大爷现在就好好地‘教导’你，来吧！美好的一刻就要来临了！”

“不要！你不准再向前一步！你胆敢冒犯我……我立刻咬舌自尽！”吹雪紧捉衣领，坚决地喊着。

“喔，美人儿，别说得这么严重嘛！还没享受人生最美妙的事就死了，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别怕，这是人生中必经的过程，你应该感谢有我这么耐心温柔的人来教导你……如果每个女人和她相公亲热时都咬舌自尽了，那人类怎么传宗接代呢？”

伊莉薇口沫横飞，非常得意地叙述自己的邪门歪理，继续道：“所以，小美人，你要了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是很神圣的，是充满意义的！不仅为了我们自己，更为了造福全天下的人——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呀！”

疯了！这男的真的疯了！疯得蛮彻底的！吹雪以恐惧的目光打量周围，她一定要伺机逃离这里，不然真被这变态色魔“蹂躏”了……下场一定很凄惨！

她趁那变态狂还在大吹大擂时，冷不防地往门口冲去——

“嘿！别跑！”伊莉薇的反应可不慢，她敏捷地扑向门口挡住吹雪，两人拉扯成一团，伊莉薇故意色迷迷地说：“宝贝儿，就算你这么急着享受最美好的一刻，也不用这么迫不及待地投怀送抱吧？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这个重任就交给我了！”

来吧！咱俩上床共效于飞吧！看到没，那张软绵绵的大床正在向我们招手呢……”

“不要！你卑鄙无耻！放开我……”吹雪拚命地尖叫挣扎，两人拉扯中，她的衣领被扯下来……露出一大片雪白滑腻的诱人香肩！

“哇！好正点！”伊莉薇吹了声口哨。“果然是个细皮嫩肉、身材凹凸有致的大美人！啧啧！大爷我今天真是卯死呀！来来！快点！快上床……”

伊莉薇抱着吹雪，努力地往床边移去。“不要！不要碰我……”吹雪吓得哇哇大哭，眼泪哗啦啦掉下来……不要！她宁死也不让这变态狂羞辱呀！她一边大哭，一边手忙脚乱地拉衣服想遮住春光外泄的香肩……

正当两人拉扯成一团时，房门突然被踹开，有人闯进来了！

“你——”伊莉薇和吹雪同时回头，均目瞪口呆地望着闯入者……伊利寒！

伊利寒的表情比她们更加震惊十倍！他简直不敢相信。“小薇……吹雪？你们……”他有事来找妹妹伊莉薇，听到房内传来打斗声及女人的哭泣声，以为是窃贼闯入小薇的房间要非礼她，情急之下破门而入，没想到却看到这么奇怪的一幕！

“大哥？”伊莉薇尴尬万分地放开吹雪。“你……你怎么来了？来找我有事吗？”

先……先坐下来喝杯茶吧。”

“伊——莉——薇！”伊利寒爆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凶猛地一把捉起小薇，脸色铁青道：“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何总管说你又劫走一名宫女了，你这欠揍的野丫头，每天就知道胡作非为……”

“大哥……”被骂得很委屈的伊莉薇垂下头，可怜兮兮的道：“你别这么凶嘛！”

我整天被你和父皇关在宫里已关得好闷了！好不容易才偷溜出去玩……人家，人家只不过对这小姑娘开开玩笑嘛……又不会对她怎么样……”

对呀！两个女人在一起能怎么样？

“吹雪！”伊利寒急忙用力搂住她。“你没事吧？没吓坏你吧？”

“哇……”惊吓过度的吹雪一见伊利寒，彷彿见到救星一般，扑入他怀里哭成泪人儿，早吓傻的她没注意刚才伊利寒骂小薇的那句——“你这欠揍的野丫头”，还不知道伊莉薇根本是女的！只是躲在伊利寒怀里尽情地大哭。

她知道自己安全了！看到伊利寒的那一刹那，她突然一点也不怕了。

伊利寒一见吹雪的眼泪，整颗心全拧在一起！他恶狠狠地瞪着小薇道：“看你把吹雪姑娘吓成什么样子？你先出去，让我来安慰她。”

“好嘛……出去就出去嘛！老哥，别一看到美女就对亲生妹妹这么凶哇！真是……有了异性没人性！”伊莉薇噘起小嘴，心不甘、情不愿地朝门口走，一边还嘀咕道：“把我赶出去，吹雪姑娘就不危险了吗？哼！还不是走了头小色狼，却来了头货真价实的大色狼！”

“伊莉薇！”伊利寒怒吼一声，充满威胁性地盯着她。“你在嘀咕咕地说些什么？”

“没没没！没什么。”小薇很识相地溜掉。“老哥你慢慢安慰喔，我先走一步。”

她还很体贴地帮他们关上房门。

“吹雪？吹雪？”伊利寒紧拥住哭得梨花带雨的她，心疼万分道：“别哭……”

没事了，一切全没事了……有我在，你别怕呀！”

他捧起吹雪泪涟涟的脸蛋，温柔地为她拭去满脸的泪痕。

“不要碰我……”才饱受惊吓的吹雪立刻触电般推开他，泪汪汪道：“呜……”

‘他’看到我的肩膀了，我的名节全完了……除了嫁给那色狼，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可是我又不甘心嫁给那色狼……看来，我只有一死了之了！”

“吹雪，别说傻话。”伊利寒紧抱住她。“呃……我……我也‘看到’了呀！”

既然我这么喜欢你，再为了你的名节着想，干脆你就嫁给我吧！这样岂不两全其美，皆大欢喜！”

嘿！他还真懂得捉住机会，趁火打劫。

不过……想起刚破门而入时，那令他惊艳的一幕……吹雪香肩半露，妩媚迷人的风情……哇！好诱人喔！

“你在胡说什么？”吹雪慌张地往后退，睁大双眸不住地摇头。“这太荒谬了，太不可思议了……你别忘了你是我未来的姊夫，你该娶的人是我姊姊，而不是我！”

伊利寒紧捉住她，猛然而低沉地吼着：“听着！我根本不想当你什么姊夫，我只想当你的丈夫啊！吹雪……”

“不！不行——”伊利寒的话还没说完，吹雪就尖叫地打断他。“不要再说了！”

我绝不可能答应你这荒谬的提议，你不用再安慰我了……反正我的名节已毁，身败名裂，你让我一死了之吧……”“吹雪——”

“放手！放开我……”

伊利寒大吼：“她是女的！刚才‘调戏’你的那头大色狼，她叫伊莉薇，蔷薇的薇，她是女的！”

情绪激动的吹雪瞬间安静下来，一脸的不敢置信，傻傻地道：“你……你说‘他’是……”

伊利寒叹了口气：“伊莉薇，我妹妹，你认为妹妹是男的还是女的？”

“什么？！”吹雪的樱桃小嘴张得好大。“他是女孩子？怎么可能？他……色迷迷地在我身上东摸西摸，怎么看怎么像一头大色狼！还要亲我……我还没见过这么好色的男人……”

伊利寒叹气叹得更沉重了：“这野丫头被我父皇宠坏了！调皮捣蛋、无恶不作！”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六十六天都在捣蛋，她那脑袋里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整死人不偿命的主意，该死的！或许我该把她捉起来，狠狠揍一顿……”

吹雪一副万难相信状，喃喃道：“怎么可能……”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直接把人叫进来给你验身。伊莉薇，我知道你躲在外面偷听，你给我滚进来。”

伊利寒对着房门大喊，并猝不及防地一掌推开门，门板狠狠地向小薇打去，撞得她眼冒金星，哀叫连连。

“老哥！”她捂着小脸惨叫：“你好狠心呀！竟然不顾手足之情谋杀自己的唯一妹妹？就算你嫉妒我的花容月貌、绝代仙姿，也用不着毁我的容，真是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的良心给狗吃掉了……”

伊利寒毫不留情地把小薇拎到吹雪面前，道：“闭嘴！别穷鸡猫子喊叫，以掩饰你的心虚，快向吹雪姑娘道歉，并说明你是女人的事实。”

“我……我……”伊莉薇清秀的脸上泛着红晕，支支吾吾道：“吹雪姑娘，对不起啦！我为调戏你的行为向你道歉，我不是故意捉弄你的……只是你知道，每天被关在宫里真的很无聊！尤其我不但有保守古板的父亲管我，还有两个霸道专制、不通人情的坏哥哥！他们三个人简直就像三大狱卒般，联手起来剥削我的自由，欺压我的人权，遮蔽我的心智，一点自由也不给我，更欺压我原本多彩多姿的少女青春……”

这……这像是在道歉吗？如果再多加几滴眼泪，伊利大小姐看起来活像在对青天大老爷喊冤的苦命小孤女！

“闭嘴！讲重点！”伊利寒不耐烦地踹了一下小微的屁股。“伊莉薇，别转移话题来减轻你的罪行，你唯一的任务就是向吹雪证明你是女孩子，快说！”

死老头！臭老头！头发剩没几根的糟老头！你还这样欺负我，看我哪天连本带利地讨回来！小微无限委屈地瞪了伊利寒一眼后，才又对吹雪道：“反正，宫里的生活就是很无聊、很单调、很闷啦！简直跟尼姑过的生活没什么两样，所以，我才会常常找机会偷偷溜出宫啊，今天早上我扮成男孩偷溜出宫，刚好看到何总管在招选宫女，我这人是最爱热闹的，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钻，唯恐天下不乱……呃，不是！是想把欢乐带给世人……就一眼看到柔柔亮亮、闪闪动人的你嘛！哟！绝世大美女o也！我一时‘色’心大起……呃！不！是‘玩’心大起，就直接把你掳走了。”

伊莉薇又继续道：“吹雪姊姊，你千万别生气喔！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嘛！谁叫你长得这么‘秀色可餐’……呃，不！是清秀可爱……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跟我计较的，对不对？看在我这么‘孤苦无依、饱受欺凌’的份上，你就原谅我吧。”

“我……”吹雪呆呆地看着她，她怎样也无法把眼前这顽皮刁钻、机伶慧黠的鬼灵精和“孤苦无依、饱受欺凌”这八个字联想在一起，她喃喃道：“我没有生你的气，可是……你要如何证明你真的是个女孩子？我没被男人轻薄去？”

“要证明我真是女孩子呀？简单，就用最直接迅速的方法嘛！”伊莉薇眼睛滴溜一转，突然捉起吹雪的手，贴在自己胸前，再很得意道：“如何？现在你相信了吧？感受到我‘伟大的曲线’了吧？”

突来的动作令吹雪吓呆了！坦白说……她还真的感受不到什么“伟大的曲线”……但面对伊莉薇热切期盼的眼神，她只得支支吾吾道：“唔……‘好象’感受到了……我，我相信你是女孩子了……”

伊莉薇不满地大叫：“什么‘好象’，吹雪姊，你侮辱我引以为傲的身材喔！”“哈哈……”一旁的伊利寒已憋不住地爆出大笑。“小微，你就别再为难人家了！要在你身上‘感受’出‘伟大的曲线’？哇！这可真是高难度的工作呀！有多困难呢？就像想在秃子头上绑束马尾是一样的话——”

“大哥！你胡说什么？”伊莉薇气呼呼地扑过去打他。“真是目光浅薄、狼心狗肺的东西！你不知道自己的妹妹是个身材傲人、秀外慧中的大美人吗？你不知道宫外有一众的男人在等我吗？他们一见到我曼妙的身材就开始流鼻血……所流的鼻血如滔滔江水般源源不绝！你不知道——”

“好了！够了！够了！”伊利寒止住了还在自吹自擂的小薇。“伊莉薇大小姐，你调戏也调戏够了，吹也吹够了，这儿没你的事，识相的话，就快滚吧！”

伊利寒伸出大手，不由分说地就把小微往外推。

“等一下！等一下嘛……”小微还叽叽呱呱道：“大哥，人家还想和美丽的吹雪姊姊多聊聊嘛……吹雪姊，改天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女扮男装出去玩！我告诉你喔……‘调戏’那些小女孩很有意思的，保证玩一次，你就上瘾了……”

“住口！”伊利寒忍无可忍地大吼一声，一把拎起滔滔不绝的小薇，直接把她踹出去！他不能让这小妖女污染了他未来老婆的纯洁心灵。

室内终于恢复了宁静，但突来的沉默也令吹雪意识到——她和伊利寒

单独在一房间内！奇异的不安感迅速攫住她，她慌乱道：“我……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别跑！”伊利寒迅速扣住她的手，把欲往外冲的她按在墙上，整个人逼近她，狂猛灼热的气息也向她袭来，黑眸中闪着炽烈危险的光芒，低沉而有力道：“我有事要问你！”

“什……什么事？”吹雪不自觉地倒抽一口气，眼睛根本不敢看他那吃人般的眼神，老天！他狂野如狮的气息弄得她心慌意乱。

“你为什么在意小薇是不是女孩子？今天如果真有男人侵犯你，你是否就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他犀利的鹰眸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

“应……应该是吧？不然还能怎么样？除了一死，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吹雪手心冒出冷汗，哦！她只求这可怕的男人快点放了她！

伊利寒唇畔扬起一莫测高深的性感笑容。“很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什么？吹雪还尚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已狠狠地抱住她的腰，落下疯狂火热的吻……

他着火般的唇瓣尽情吸吮她的樱唇，吻得强悍火热且激烈，似乎要把她整个人揉碎在自己怀里他才甘休，大手一手扣住她的纤腰，一手捧起她的小脸，吻得霸道且狂野，以惊人的狂爱方式来爱她、宠溺她！

把自己沸腾滚烫的强健身躯紧紧压着她的娇躯，让她感受到他的火热疯狂，让她的心狂烈地撞击他的……在炽热的热吻中，尽情的释放压抑已久的真情……

不！这是不对的……不可以！残存的理智不断地提醒吹雪——推开他！堆开他！

万万不可让这种事情发生！你不能对不起姊姊，他是你未来的姊夫呀！但……

他的吻抽尽了全身力气，四肢竟然虚软无力……思绪迷乱……

老天！她竟十分眷恋他的吻、他的胸膛……彷彿她天生就该在他宽阔温暖的怀抱中……

但，姊姊！姊姊……当他越来越撩人的热吻一路滑落至她雪白粉嫩的颈项上轻咬时……吹雪终于猛然惊醒，猛力推开他，大喊：“不！不行！放开我！”

“吹雪？”伊利寒根本不打算放开她，大手一收，又将她紧紧困在自己怀里。

“不要！住手——”情急之中，吹雪高举起手，狠狠地落下一巴掌“啪”

清脆吓人的耳光声。

伊利寒倏地松开手，冷峻英挺的脸上毫无表情。

“我……”反而是打人的吹雪先吓坏了！她不断地往后退，慌乱道：“你不该碰我的……你是我未来的姊夫，我们绝不能再见面……”

伊利寒的大手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子，温柔地按住她的肩，低沉而有力道：“那一巴掌，是我冒犯你的下场，我罪有应得，但，别想逃开我，我不允许你逃开！

我一定会迎娶风间家族的女孩为太子妃，但不是你姊姊，而是你！”

他的黑眸漆黑如子夜，深邃瞳眸处燃烧着两簇熊熊烈火！

“你……”吹雪被他大胆直接的告白吓住了。“不！你不许胡说……那我

姊姊……我姊姊怎么办？你要辜负她吗？”

“辜负？”伊利寒嘴角浮起一豪放磊落的笑意，正色道：“我会事先取得你姊姊的谅解，我并没有辜负她，虽然我们从小即指腹为婚，但根本没有见过面，连通信也没有，等于是完全的陌生人。你姊姊可能对我存有爱情吗？我和她之间有什么‘非卿莫娶，非君不嫁’的海誓山盟吗？我会取得令姊的谅解，请她答应解除婚约。

因为我伊利寒这一生只打算爱一个女人，也只打算娶一个妻子！”

他的大手轻轻摩挲她柔嫩的脸颊，猛烈炽热的黑眸直直望入她眼底，一字一句道：“那个女孩——就是你！”

“不——”吹雪反射性地尖叫，她的脑中一片混乱，根本无法思考，奇异而慌乱的感觉包围着她。“你不能这么做，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手！让我走……”她又拚命地想往门口冲。

“吹雪……”

“放手——”吹雪挣脱他的怀抱，仓卒慌乱地直冲出去。

奇特的女孩！伊利寒的脚步在门边煞住，英挺刚毅的脸庞上满是饶有趣味的笑意……真是奇特的女孩！外表看起来任性刁蛮，天不怕、地不怕，一面对感情却是如此羞怯不安……

他得放慢脚步慢慢来，不能吓坏了她。

想掳获这小佳人的芳心，恐怕还得再奋斗好一段时间吧，但没关系！伊利寒的唇畔扬起更温柔更深情的微笑——他有的是一辈子的时间来等她。

海上的落日，分外绚丽壮观。风间夕雾穿著秋樱色的和服，独自站在船板上痴痴望着眼前的美景——整个天际全被染为绚丽的橘红，霞光万丈！几乎令人睁不开眼睛。云雾仿佛也染上金遽般，幻化着绮丽炫目的光芒……一轮红日慢慢地、慢慢地沉落到大海里去，海天一色，尽是令人失魂的瑰丽……

她不知道纤细无尘的自己，也溶入了这幅天然的美景中——秋樱色的和服衬托出她婉约柔美的古典气息。乳白色的瓜子脸上肌肤细致，柔媚的丹凤眼和樱桃小嘴勾勒出她完美的轮廓，标准的古典美人！

夕雾最迷人的不在于她灵秀脱俗的外表，而在于她全身那股飘缈幽远的独特韵味，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般，令人倾心爱慕却又不敢侵犯她。

此刻，在角落中，正站着一位高大挺拔的年轻人——北野耕平，正以他狂野的眸紧紧注视着夕雾。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孩！从她还是小孩子，他就喜欢上她！

愿以他的一生来保护她、呵护她。她是那么完美无瑕、清纯善良。

但夕雾对他而言，就像天上的云彩般，太遥远了，遥不可及！她是堂堂的太政大臣之千金，而自己……只不过是近卫府的中将……虽然年纪轻轻地即官拜中将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他的前途也无可限量。但以他目前的身分，仍不配娶太政大臣的千金。

北野耕平苦涩地望着飘逸脱俗的夕雾，她是他最心爱的女孩，这辈子唯一的爱！

他可以不顾一切地保护她，为她舍弃生命……但现在，他却要失去她了！奉天皇之命随船保护夕雾小姐至唐土，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别人，成为新罗国的太子妃……

不！他会疯掉！他怎能把自己最心爱的女孩交给别的男人？他真的会疯掉！

冷风迎面吹来，夕雾微微打了个寒颤，耕平发现了，立刻大跨步地走向她。

他脱下自己的外袍为她披上。“进船舱内吧，你会着凉的。”大手怜惜地抚平风所吹起的发丝。

“耕平哥，”夕雾一见是他，便嫣然笑道：“你看这夕阳，好美、好迷人是不是？”北野耕平没有回答，默默站在她身旁，良久才略带沙哑地开口：“夕雾，你……这么渴望早点到达新罗吗？”

“啊！这是当然呀！一到新罗我不但可以和吹雪、爹团聚，又可见到外公外婆，并好好欣赏娘的祖国，我当然开心！”夕雾甜甜地回答。

“团聚之后呢？你有没有想过再下来的事？”耕平的语气更加瘖哑苦涩道：

“比如……你马上就要嫁给新罗国的太子，成为他们的太子妃了！”

“太子妃？”夕雾秀丽的脸上掠过一丝茫然与犹豫，但马上又垂下头，羞涩地道：“这婚事是从小父母就为我订下的，我想……为人子女就必须接受父母的安排……虽然我从没见过伊利寒，对这件婚事也有一丝茫然与害怕……但，我不会违背父母的意思。”

“就这样赌尽你的一生？义无反顾地嫁给那个完全陌生，根本谈不上爱情的男人？”耕平的语气越来越激动……虽然他已极力控制了！“日本没什么值得你留恋了吗？你打算就这样抛下日本的一切，嫁给那个男人？”

“耕平大哥……”夕雾有些惊讶地望着激动狂野的北野耕平，缓缓地道：“我……当然留恋日本的一切，那儿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有我最美丽的回忆……和我最好的朋友……比如你，我们从小是一块长大的，你大我五岁，总是像大哥般保护我、照顾我……我很感谢你对我的照顾。”

“仅仅是感激吗？对你而言，我只是一个‘大哥哥’？”北野耕平鹜猛迫切地一步步逼向她，他不再退缩了！他想明白她的心意，他不愿失去今生最爱的女孩。

“我……我……”夕雾慌乱地一直往后退，今天的耕平哥为什么这么狂野慑人？

他的黑眸中有太多令她心慌意乱的东西……焚焚燃烧的烈火似要将她吞没般！

“回答我！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北野耕平扣住她的手，不容许她逃避，不许她退缩，急切地低喊：“夕雾，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从你还是小孩子，我就喜欢你！这么多年来，我对你的感情从没变过，我一直在等你长大！夕雾，告诉我，在你心中，除了把我当一个大哥哥外，是不是还有其它的感情？你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和我共度一生？”

“我……”夕雾又是慌乱，又是羞涩，粉脸嫣红的宛如天边的彩霞。“耕平哥……不可以，我的婚事早由父母订下，我早许了人家……我必须嫁给伊利寒……”“不！我绝不允许你嫁给别人！”北野耕平疯狂地吼着：“除了我，我不允许任何一个男人碰你、动你！不管你嫁给谁，我一定会闯进去将你劫走！夕雾，跟我走！”

“我……”夕雾小脸上满是醉人的红霞，老天！她要昏倒了！向来温和沉默的耕平哥今天怎么会这样？她有一些慌乱、一些害怕……更有奇异的喜

悦，理不清自己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耕平紧盯着她的眼睛，沉声道：“夕雾，回答我，你讨厌我吗？喜不喜欢我？”

迎着 he 灼灼的目光，夕雾反射性地脱口而出：“我怎么会讨厌你呢？你一直是我最信任、最依赖的耕平哥呀！从小我就喜欢跟着你，只有在你身边，我会觉得最安全、最快乐……”

耕平眼中闪过狂喜，紧接着问：“那……你喜欢我，是不是？”

夕雾更加羞涩，但随即轻轻地点头。

“夕雾——”耕平热切的低喊，将她紧搂入怀。

“这就够了！我终于等到你这句话！跟我走，所有的问题都交由我来解决，你只要安心地跟我走。”

“不！”夕雾如触电般用力推开他。“耕平哥，这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大逆不道，我更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思……”

“夕雾……”耕平想再度捉住她，给她力量。

“不！不要！”夕雾慌乱地往后退。

“耕平哥，你别逼我！我做不出来！我真的做不出来……”她如受惊的小白兔般疯狂地奔入船舱内。

“夕雾……”耕平苦涩地望着她的背影，到底还要等多久？他才能得到他最爱的女孩？才能获得他这一生最执着的感情？

第四章

船舱内的豪华套房中，风间夫人优雅地坐在一旁，满意地聆听夕雾所演奏的七弦琴。

这婉约沉静、古典灵雅的女儿一直是她的骄傲。夕雾从小就以最严格的闺秀礼仪来教育、训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音律舞蹈、插花、茶道……样样精通。

江户里哪一位王公贵族见了夕雾不是倾心爱慕、赞不绝口！如果不是夕雾是新罗国未来的太子妃，登门提亲的人早就踩坏门槛了！

风间夫人姣美的脸上浮起笑容，把这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年轻有为的伊利寒太子，她是再放心不过了！办完了夕雾的婚事后，回江户也该准备吹雪的喜事了。

唉……说起吹雪这丫头……风间夫人在心底叹了一口气，这调皮捣蛋、无恶不作的鬼灵精喔！迟早会把她吓得心脏病发作！真奇怪！夕雾和吹雪是打同一娘胎出来的，虽然外型上，明媚亮丽的吹雪绝不输清秀可人的夕雾，甚至更加抢眼、活跃！但个性上呀……唉！可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吹雪完全没半点姊姊的文静端庄，从小就是个十足十的野丫头，一教她七弦琴立刻睡着！要不是她长了张妩媚明艳、俏丽甜美的脸蛋……恐怕没半个王公贵族敢上门提亲！

风间夫人已计画好了！嫁完夕雾后，就着手准备吹雪的婚事。这野丫头能顺顺利利的嫁人，她真该连吃三个月的素，感谢佛祖保佑！不过吹雪这丫头真是天生的贵妇命！

尽管个性古怪刁蛮，但靠她那张娇俏绝伦的脸蛋，真是迷死了一大群年轻公子、王孙贵族！

别说左大臣和右大臣的公子都想娶她，甚至连当今皇太子也喜欢吹雪，甚至还向天皇要求将吹雪许配给他当太子妃！真是太好了……风间夫人的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这么一来，两个女儿一个是日本太子妃；一个是新罗未来的皇后，能得到这么好的归宿，她再也不用替她们操心了！

风间夫人打算一回日本后就入宫晋见天皇，答应吹雪和皇太子的婚事。

“弹得真好！”风间夫人含笑地对夕雾道：“把你这么才德兼备、秀外慧中的女儿嫁到新罗皇宫，娘很放心！娘相信你一定会母仪天下，称职地扮演好太子妃及未来皇后的角色！”正弹琴的夕雾停下来，犹豫而不安道：“娘，你真的认为我嫁到新罗会幸福吗？”

我好害怕……我根本不认识伊利寒，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对他没有半点感情……”

“傻孩子，你在胡说什么？”风间夫人笑道：“爹娘帮你挑的人选还会错吗？”

更何况，伊利寒不但是新罗的皇太子，他的人品、他的气度、他那睿智精明、冷静犀利的头脑更是远近驰名！这么优秀出色的丈夫你上哪去找？若说没有感情……几乎每对夫妻在结婚之前都没见过面，也没有任何感情！感情这东西可以婚后再慢慢培养嘛！

大多数的人也都在婚后和他的伴侣相敬如宾、白首偕老呀！”

风间夫人轻松地回答。

夕雾小脸苍白道：“可是，娘……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不幸的例子，对不对？比如石大臣夫妇，夫人多么可怜哪！石大臣当年奉了父母之命娶了他所不爱的女人，他这一生就流连在许多女人之中，看也不看他的正妻一眼，令他正妻抑郁而终……”

还有像式部卿大人……”

“够了！夕雾。”风间夫人严厉地打断她。“我知道这些人的婚姻全很不幸；

但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和他们相提并论呢？你未来的夫婿——伊利寒太子是多么优秀出众的人呀！娘相信你一定会过得很幸福的。”

夕雾悲哀地摇头道：“母亲，你是要我拿一生的幸福去赌吗？这是一辈子的事呀！

我不愿这么草率……”

“这件事怎么能算草率？伊利寒太子的人品、家世均是无可挑剔！难道你不相信爹娘的眼光？”风间夫人更加严厉道：“夕雾，你今天是怎么了？不像平日的乖巧柔顺，净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不许你再胡言乱语。定下心来，等我们一到新罗，你马上就要嫁入皇宫！”

“……”夕雾无言地低下头，从小到大，她凡事均听从父母的安排，几乎已成一种习惯。所以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尽管一千、一万个不愿意，也没有勇气去争取、去反抗。

夕雾沉默的反应令风间夫人十分满意，总算有一个女儿是乖巧的！她冷沉道：

“嗯……再下来要忙的事还真多呢！忙完了你的婚礼后，再下来就准备吹雪和耕平的婚事……”“咚——”正拿起茶杯喝茶的夕雾身体猛然一震，

茶杯失手摔落在地，砸成碎片。

“夕雾！”风间夫人大叫。“你是怎么了？这么不小心？纯子，快进来收拾。”

一名婢女迅速走进来收拾残局。

夕雾小脸一片惨白，颤抖地问：“娘，你刚才说什么？耕平哥要结婚了？和谁？”

风间夫人奇怪地看她一眼。“你先坐下来，瞧你一副快昏倒的样子……是不是船舱内的空气太闷了！耕平大你五岁，早就是该娶妻的年纪了；你也知道娘和耕平的母亲——北野夫人是昔日的闺中密友，北野夫人托我为耕平留意有无合适的对象。

京里许多官家的条件都不错，她们似乎也相当爱慕耕平的人品……”

风间夫人再下来说什么，夕雾已完全听不到了！她的脸色更加惨白，脑中轰乱成一片……胸口绞成一团，巨大的疼痛袭向她，耕平哥要结婚了！他要娶别人为妻了！老天……夕雾好嫉妒……好嫉妒那可以成为他妻子的幸运女孩……在这一刻，她终于惊觉到耕平对自己有多重要，她不想失去他……如果他真的娶了别人为妻，她一定会心碎而死……

可是，自己真的敢鼓起所有勇气去争取属于她和耕平之间的未来吗？自己真的敢违抗爹娘的意思？夕雾额头渗出冷汗，一遍又一遍地逼问自己……

“夕雾？”风间夫人担忧地看着她。“你到底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是不是病了？我去请船上的大夫过来替你看看。”

“不！娘，不用的。”夕雾连忙道：“我……没事，可能是船舱内的气流太闷了，我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去甲板上透透气就好了。”

“那好，你先歇歇吧。我去叫厨房为你炖些补品。”风间夫人说着，便起身走出去。

夕雾颓然坐在椅上，整个人陷入深沉的绝望中……她该怎么办？她不想失去她最挚爱的耕平哥，但又没有勇气违抗爹娘的意思……指尖一片冰冷……老天！她到底该怎么办？

有人推门进来，夕雾以为是婢女洋子，低声道：“洋子吗？你先出去。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来人没有回答她。

“洋子？”夕雾拭去泪痕，不解地回过头，赫然发现站在门边的竟是一脸冷峻阴鸷的北野耕平！

“你……你怎么进来了？”夕雾慌忙地往后退，这几天来她一直尽量避着耕平，不敢面对他。耕平凝视着她，狂猛的气势灼热逼人！痞哑道：“你还要再躲我多久？”

你打算逃一辈子吗？”

“你……”夕雾慌得更加手足无措，耕平灼灼逼人的瞳眸似乎要将她焚烧一般！

“你出去……你不该进来这里……”

突然，耕平往前一冲，敏捷迅速如黑豹，捧起她的脸，急切地问：“你哭了？”

为什么？谁惹你伤心？”

“……”夕雾努力想挣脱他，偏过脸苦涩的道：“耕平，放开我……你马

上就要成亲了，你该关心的是你未来的妻子，而不是我。”

耕平眸光倏地一沉。“我要成亲了？你听谁说的？”

“难道不是吗？”夕雾忍着椎心之痛，凄楚地望着他道：“是娘亲口告诉我的……你的母亲托我娘为你留意适合的闺女。等你护送我到新罗，再转回日本后，相信皇上马上升你为三品大将，并下旨赐婚。”

耕平的脸上突然一扫方才的冷峻阴霾，转为莫测高深的喜悦，瞅着夕雾道：

“你是为这事而掉泪？”

“不！”夕雾雪白的小脸瞬间嫣红似火，慌乱地道：“不是的……你千万别误会，我只是……只是……”

老天！她什么话全说不出来了！夕雾窘得真想挖个地洞躲起来。

“只是什么？”耕平根本不肯放过她，扣住她的双手，挑起她的下巴，猛烈狂野地沉静问：“还不承认吗？你也喜欢我！”“不——”夕雾慌乱地低喊，双手捂住自己耳朵拚命地摇头。“不是的！不是的！不能这样……我们不可以这样……”

“能的！”耕平搂住颤抖的她，低沉有力道：“相爱的两人并没有错！傻夕雾，我会让你明白，我们所做的事并不是罪恶！”语音甫落，耕平便以迅雷之速覆下自己炽热的唇瓣，也一并堵住了夕雾所有的低喊及挣扎。

她的唇是意想不到的甜蜜柔软，耕平紧抱住她颤抖的娇躯，忘情地热吻着。猛烈的热流在两人体内冲击回旋，两人双双跌入激情迷离的漩涡中……夕雾羞怯慌乱地被耕平紧搂在怀中，他的吻那么激情滚烫，令她的意识无法集中……

他急促混乱的喘息搅乱了夕雾的呼吸……令她跟着他一起沸腾，一颗心完全失控地急遽狂跳……炽情蔓延……

“夕雾……我的夕雾……”耕平炽热的唇瓣摩挲她的唇，低喊着：“不要离开我……跟我走！嫁给我。”

“不……”耕平瘖哑沉痛的呼喊令夕雾悚然一惊，也唤回了自己的理智，她惊觉自己竟瘫在耕平怀里！又羞又愧地推开他。“不行！不行！我们不能这样……”

“夕雾……”耕平急切地想再度拥住她。“不行！我不能这样……真的不能！”

夕雾慌乱地拉好衣服，慌乱地狂奔出去。

夕雾闷在自己房间里，呆呆地瞪望湛蓝的海水，叹了一口气……

已经好几天了！自从上一次被耕平哥强吻后，这些天来她根本不敢踏出房门一步！

三餐都是由婢女直接送入房间内，向母亲谎称她有些晕船，想关在房里静养……其实……她根本不敢再见耕平……她想一直躲着他！

夕雾凝视铜镜中的自己，不由自主的举起手轻抚艳红的唇瓣……他的吻，是那么狂野醉人！火热的气息似乎还残留在她唇上……在那天旋地转、迷蒙心醉的一刻，她真的愿意就这样随他而去？

挣脱礼教的约束、挣开世俗观念的枷锁，她甘愿放弃世俗的一切随他远走天涯！

只要有他！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但……夕雾一望到整间屋子全是母亲

为自己所准备的珍贵嫁妆，一颗心又沉入谷底……每次一想到母亲对自己的热切期望，她就没有勇气去反抗……她爱耕平；

但她却没有勇气去反抗母亲的安排……从小到大，她都是个乖巧柔顺的女儿……她真的不忍去伤母亲的心！

老天！左右为难之下，她到底该怎么办？

“小姐，”婢女洋子走进来，机伶地查看房间内没有第三个人后，才由袖内掏出一封樱花纹的信封，压低嗓音道：“北野中将要我交给你的。”

“洋子？”夕雾霎时满脸通红。“你怎么可以……我不是告诉过你不可再为北野中将传信……”

“小姐！”洋子脸上全是了解的笑容，硬把信塞入她手中道：“拿着吧！我从小就一直服侍你，还不知道小姐心里在想什么？为何对月长吁？临风洒泪吗？小姐的个性就是太柔顺、太顾全大局了。宁可委屈自己的一生，也不愿违背夫人的意思。

小姐，我看得出来北野中将对你是一片真心，真的很喜欢你，你至少该给他一个机会吧？”

“不行……”夕雾猛烈地摇着头，慌乱地往后退。“洋子，我不能做这种事，我已经有婚约了……”

洋子冷静地道：“是一项婚约重要？还是真正的爱情重要？小姐，如果你真的嫁给新罗太子，北野中将回日本后，势必会被安排相亲而结婚。小姐，你真的愿意看到自己最喜欢的人娶了别的女孩吗？完完全全地失去他，同时断送两个人的幸福，小姐，你会悔恨一辈子的！”

“不——”夕雾不由自主地低喊，不行！她不能忍受失去耕平哥的日子，如果他真的娶了别的女孩，她一定会心碎而死！

但……她该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她到底该怎么办？

海上突然刮起骇人的狂风，暴雨随即接踵而至，天空一片漆黑，狂风怒吼，暴雨急切，情形十分恐怖。“天呀……真是可怕的暴风雨，夕雾……我们的船不会有问题吧？”风间夫人聆听着窗外鬼哭神嚎般的风声，忧心忡忡地问。

“娘，放心好了。我们搭的这条船十分巨大，船长航海的经验十分丰富，不会有问题的，你先睡吧。”

夕雾一边指挥婢女在门窗处钉上粗木条；并在门板下铺上厚毛巾，以防船舱进水，一边回答。老实说，她心底还是有些害怕，毕竟这是第一次在海上遇到这么大的风暴……但在母亲面前，她必须尽力安慰她。

夕雾回到自己房里，指挥婢女做好防备的措施后，她道：“好了，夜深了，你们也回房休息吧。”

婢女们下去后，夕雾脱去直衣，仅着单衣躺在床上，倾听着越来越大的雨声，幽幽地叹了口气……暴风雨之夜，他的房间没事吧！他还好吗？

想见他、又怕见到他……

风雨越来越大了，有一扇纸窗，没以木条钉牢，不停地发出碰撞的声音，夕雾只好下床察看，正想将纸窗关紧一些时，一股狂风扑过来，“铿——”纸窗整面被吹毁，大量的冷风和暴雨灌进来！顷刻之间就把夕雾打成落汤鸡。

“哇——”夕雾吓傻了，好半晌才求救地喊：“洋子！瑞子！你们快来……”

她挣扎地想站起来，但更多的雨水向她迎面灌来，令她几乎动弹不得，夕雾灌了好几口雨水，正狼狈不堪时，北野耕平如阵旋风般冲进来，闪电般抱起她：“夕雾？你没事吧？老天！你全身湿透了！”耕平迅速地把夕雾抱回床上去，以厚厚的棉被包住湿漉漉的她，再闪电般冲到窗边，举起木板来钉牢窗口。

冰冷的雨水及刺骨的寒风灌向他，不到三秒钟，耕平全身由里到外全湿透了，但他无视刺骨的寒冷，只是迅速地为夕雾钉牢窗口。

“耕平哥！”夕雾身上裹着大棉被，不管秀发上还在淌水，急切地走向他道：

“别弄了，你全身都湿了，我去找人来帮你。”

“不用了，我马上就钉好。”耕平回头看了她一眼后，柔声命令：“夕雾，不准下来，快回到床上去把自己弄干，你会着凉的。”

夕雾乖乖地依言缩回床上，一双眼睛仍担忧地看着他，耕平哥为什么要对她那么好？冒着大风大雨来探视她的安全……不管自己身上的湿漉，却只担心她会不会着凉……

耕平很快地将窗口钉好，松了一口气道：“好了，你放心，我钉了好几层木条，再大的风雨也灌不进来。夫人那边也不用担心，我才去巡视过夫人的房间，她的门窗都钉得很牢靠。”

“耕平哥，”夕雾怯怯地将大毛巾递给他。“你身上都湿透了，先擦一擦吧。”

北野耕平举起手——不接过毛巾，反而紧紧地扣住夕雾的手腕，目光灼灼道：

“为什么不肯见我？为何一直在躲我？接到我的信也不回只字词组？”

夕雾想抽回自己的手，但反被他握得更紧，她垂下头幽幽道：“耕平哥，不要再对我好了，我无力报答你的真情……我无力去反抗早已注定的命运……”

“不！我不要你认命！也不许你认命！”耕平狂猛地怒吼。“夕雾，你不能这么残忍地对我，我无法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别人！难道我在你的心目中真的没有半点地位？你一点也不喜欢我？”

夕雾的泪水滑落下来，楚楚可怜道：“我当然也喜欢你，可是……”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耕平霸道地紧捧起她的小脸。“夕雾，你不明白这句话对我有多重要！我多欣喜地知道你也喜欢我！我绝不将你让给别人！”

他狂野地封住她颤抖的小嘴，又是一连串激情火热，令人血脉偾张的热吻。他的舌尖蛮横地攻入夕雾的樱唇内……令夕雾浑身燥热、发烫……他的吻仿佛有魔力一般，把她心中蛰伏已久的感情瞬间引燃为熊熊大火……狂猛的情欲一发不可收拾地蔓延……

“夕雾……夕雾……”耕平的喘息更加混浊急促、灼热的气息喷在她脸上……

他毕竟是再正常不过的男人！怀抱着最心爱的女子……她身上全湿了，薄薄的单衣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曼妙诱人的身段……她的柔软紧紧贴着他的坚硬……老天！耕平挫败地低吼……他无法再控制自己了，再继续压抑下去，他会爆炸！

会喷鼻血而亡！他更强烈疯狂地抱紧她，拉开她湿透的单衣，把自己着火般的唇一路由她的颈项、香肩吻下来……

“不要——”突来的冷空气惊醒了夕雾，令她脑中警铃大作！本能地推开他，慌乱地转身道：“不要碰我！你走！你快走！”

“夕雾……”

“快走！”夕雾背对着他缩在床角，情绪激动的她突然掩面低泣。

“夕雾！”耕平霎时心痛如绞，想扳回她的身子。“别哭，是我的错……我不该……不该情不自禁地冒犯你……请你原谅我……”

“别碰我！”夕雾更凄楚地恸哭。“你走！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走！”

仿佛一记闷棍直直打下来一般，耕平紧握双拳站在原地，脸色灰败得吓人！他简直不敢相信夕雾会对他说这种话……真的是他自作多情？她竟这么讨厌他、厌恶他？

耕平全身冰冷且僵硬，努力调匀自己的呼吸后，他瘖哑而苦涩道：“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我根本配不上你，全是自己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不会再做出半件侵犯你的事……将你平安地护送至新罗举行婚礼……我想，新罗国太子这身分，才真正适合高贵完美的你！”

沉痛而绝望地深深看了夕雾一眼，耕平毅然转身，大跨步走出去。

沉重的脚步声敲在夕雾心版上……他要走了？他要走了？她噙着泪水，缓缓地回过头……万千种复杂的情绪在心底翻腾，她知道他一走，自己的未来和他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紧盯着耕平高大颀长的背影，夕雾由心底深处迸出呼唤：“耕平哥——”

北野耕平煞住了脚步，僵在门口，没有回头。

“不要走……”夕雾泫然欲泣地低喊：“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不是讨厌你，绝不是！”耕平坚毅的唇紧抿着，逸出无声的叹息，仍旧背对着夕雾低声道：“我明白，但在刚才那一刹那，我看清了一件事——我的身份永远也比不上新罗的皇太子，我无法给你那么高贵的生活……爱一个人就是希望她过最好的日子……我不会再自不量力地妄想要抢你，夕雾……祝你永远幸福！”

他拉开门板，不再迟疑地走出去，“耕平哥！”夕雾如根箭般冲出去。

“不！”

“不要走！不要丢下我……”

粗大的雨水挟着狂风打在甲板上、泼入走廊内……两人才一出门，就被狂风吹得紧贴在墙上，身上也更湿了！

“该死的雨！”北野耕平大吼，拚命以自己壮硕的身躯护住夕雾，不让她受暴雨攻击。“夕雾，快进去！站在这里很危险……快进去！”

“我不怕！只要有你在，任何地方我都不怕！”夕雾坚定无惧地回答，双手紧紧环着耕平的腰，丝毫不肯放松，在这一刻，她不再是那乖巧而没有主见、犹豫不决的风间夕雾；可能失去耕平的事实狠狠地打醒她，她不再犹豫、不再逃避了！真爱只有一次！

她不愿错过它！不想失去自己最心爱的男人。

踮起脚尖，夕雾勾住耕平的颈项，主动地送上一连串香甜诱人，情意缱绻的蜜吻——

“夕雾……”耕平惊愕地低喊，体内的熊熊烈火疯狂地蔓延、沸腾……

巨大的风雨令两人站不住脚，双双跌落在地……夕雾的双手仍紧挂在他颈上，玲珑饱满的娇躯紧贴住他……两颗心疯狂激烈地撞击……炽烈欲火

如火如荼地蔓延……

耕平一把抱起她，用力关上门，把夕雾直接放到床上，他想立刻掉头离去——

如果再不走，他不敢保证下一秒自己会做出什么事。

但夕雾不肯松开她的手！彤晕滟滟、星眸璀璨的她，羞涩地将他的手按在自己的心口，粉颊低垂，双颊酡红地瞅着他，含羞带怯的妩媚风情令人疯狂。

“夕雾……”耕平艰困地倒抽口气，“让我走……我再留下来……很危险！一定会做出伤害你的事。”“吻我！”夕雾粉颊嫣红，吐气如兰。清亮的瞳眸坚定不悔地直望着他。

“吻我！让我知道你有多爱我！不要离开我。”

她半跪在床，攀着耕平的颈项，把自己柔情蜜意的吻，由他飞扬的浓眉、挺直的鼻梁……缓缓滑落至他的唇，深情炽烈地吻住他的唇……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他越来越急剧失控的心跳、混浊阳刚的喘息……

“停止！夕雾！”耕平费尽全身力气命令自己拉开她，粗嘎地吼着。“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准再考验我的自制力……否则，下一秒钟，我会不顾一切地占有你！”

他的嗓音低沉而充满威胁性，赤裸裸的欲望在他深沉的眼中蔓延开……该死！

下腹的灼热涨痛将他折磨得快爆炸了！

“我不怕……”夕雾凝视他的黑眸，羞涩而坚定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不再是新罗皇太子的未婚妻了……我也绝不当伊利皇族的媳妇……我要忠于自己的爱情！”

紧握住自己的幸福，我未来夫婿的名字永远只有一个——北野耕平！”

“夕雾——”欣喜若狂的耕平低吼一声，疯狂地压向她，落下一连串火热激烈、缠绵激情的吻……老天！他终于等到自己最心爱、最珍惜的女孩……狂猛的气流淹没两人，爱火正在蔓延……赤裸的身躯亲密地纠缠，双双跌入旖旎醉人的温柔乡中……

第五章

阳春三月、百花盛开、枝芽吐绿，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正是狩猎的好天气。

新罗皇室有四时狩猎的传统习俗，每位皇子更是从小就学习骑射，练得一身好武艺。

在辽阔的山林中策马追逐野兽、箭射飞禽，锻炼钢铁般的强健体魄。

所有参与狩猎的男人全穿黑色骑马装，骑着高大的骏马，一字地排开，气魄浩然壮大。

真无聊，吹雪不满地抱怨着，尽管她一千个、一万个不想来，但在伊利寒太子的“亲自登门邀请”下，她还是硬被逼来了。

哼！吹雪撅起樱桃小嘴——爹瞧见伊利寒对自己这么热心，还以为他是想讨好她这小姨子，令未来的老婆夕雾开心，爹都不知道……他这人根本

是居心叵测。

吹雪百般无聊地看着一群男人英姿焕发、威风凛凛地策马追逐猎物，脚底又开始痒了……唉！她好想加入他们，痛快地奔驰，但女人是不准狩猎的，女宾们只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坐在一旁观赏，活像花瓶一般。

吹雪厌恶地看了自己身上华丽精致的八重樱和服一眼，唉！穿这一身衣服真是重得要命，她再一次懊悔自己不是男儿身；更气愤伊利寒——没事硬将她带来这里做什么？害她无聊死了。

一群“贵妇”聚在一起便吱吱喳喳、东家长，西家短、谣言满山飞，吹雪不想和她们混在一起穷搅和，便走向远处的一株桐树，趁没人注意时，翻身上树。

嗯，这里的视野真好，坐在枝头上，吹雪可以清楚地看到前面山林间的情形——伊利寒领着狩猎队伍，策马向前狂奔，黑色骑马装将他高大壮硕的身躯衬托得更加魁梧刚猛，强健修长的长腿紧夹在马腹，驭马的技术出神入化，无人可及，他身上背着弓箭和弯刀，以剽悍强劲之姿冲向猎物，“咻！”地放箭，箭法奇准无比，举手投足间尽是令人畏惧的飙烈气魄。

吹雪的目光痴痴地锁定在他身上，折服在他豪迈不羁、英姿飒爽的风采中，他真是出色的男人，不只因为他那粗犷雄伟的身躯，轮廓深刻、英气逼人的五官，桀骜不驯的神采……他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眉宇之间的浩然正气，炯炯黑眸无畏无惧地直视前方，昂然气魄足以顶天立地。

吹雪在心底凄凉苦笑，不断地暗骂自己——笨吹雪，笨吹雪，你别傻了，他是你未来姊夫呀，你不该对他有“非份之想”，不管你再怎么喜欢他、偷偷地爱慕他，他都是你未来的姊夫。

吹雪紧咬住自己的唇……夕雾是她最最亲爱的姊姊，她绝不会做出半件对不起她的事。正胡思乱想之际，突然听到一把清脆的声音：“嗨，吹雪，我就知道你在这里。”

语音甫落，伊利薇已快手快脚地爬上树，敏捷地在枝干上坐下来。

“你……”吹雪有些惊讶：“小薇？！”

“美女姊姊，很高兴你还记得我！”伊利薇甜甜一笑，亲热地在吹雪颊上“啾”一下。

吹雪这才看清伊利薇的穿著——也是一袭黑色紧身衣，脚上还穿著行动方便的歌靴，一副准备随时“落跑”的模样。

“小薇，你怎么穿这样？”

“准备偷溜呀！”伊利薇转转水汪汪的大眼睛道：“哎呀，参加这种狩猎真是无聊死了，只能看，又不能下去玩。所以喽，聪明的我刚才就把婢女支开，偷偷换上这身衣服，准备随时骑马溜掉了。”

“真好！”吹雪羡慕的大喊：“小薇，你可不可以也带我一起走，我也好无聊。”

“当然可以呀，可是……你是大哥亲自请来的‘重要客人’o也……”伊利薇一脸慧黠地盯着吹雪道：“我要是好胆带走你，大哥非扒了我的皮不可。”

“噢？”伊利薇突然话锋一转，盯着前方道：“贝洛妮？那个大骚包又来了。”

吹雪看到狩猎队伍满载而归地走回来，许多名媛贵妇簇拥而上恭喜他们，其中有一艳丽夺目、妩媚迷人女郎紧紧黏着伊利寒，巴不得整个人全贴

上他。

平心而论，她是一个十分艳美的女郎，举手投足间尽是成熟女人的诱人风情，她手持香扇，柔媚地偎在伊利寒身旁娇笑……一股奇异的情绪由吹雪心底深处窜起，莫名的不舒服……

“嘿，贝洛妮，她对我大哥还真是志在必得，越挫越勇，不屈不挠！”小薇不屑地笑道：“吹雪，我告诉你，那个像哈巴狗一般，紧紧黏着我大哥的女人就是贝洛妮。她呀，可真是对我大哥订下‘长程计画’——不手到擒来，登上太子妃宝座绝不不甘心，平常她可是高高在上，一副不屑的样子，可是一见我大哥呀……全身的骨头全溶了、化了，嗓音又嗲又媚，柔媚无比，只差没对我老哥摇尾巴……我老哥才不喜欢这种胸大无脑、毫无格调的女人……婉拒甚至直接拒绝她好多次了，可是呀……贝洛妮就是越挫越勇、屡败屡战。”

吹雪神情复杂地盯着正对伊利寒大施媚功的贝洛妮……哇，伊利寒可真是艳福不浅，贝大美人又是为他擦汗，又是在旁为他摇扇、倒茶送糕点……如侍奉太上皇一般，整个人更像得了软骨症般，想尽办法要赖在他身上……吹雪心底冒起一股无名火，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气，反正她就是非常非常讨厌看到这一幕。

我是怎么了？难道……我在吃醋？不——这个念头差点把吹雪吓得从树枝上跌下来。

不！不！不！绝不是，她拚命地摇头，拚命地否认……我怎么可能喜欢上那个人渣，那个不要脸的无赖，我只是……只是在替姊姊抱不平罢了，对，一定是……伊利薇正好回过头，奇怪地道：“吹雪？你怎么了？头摇成这样？小心跌下去……我得快溜了，不然等一下被我老哥逮到，我又跑不成，再见啦。”

伊利薇三两下便溜下树，动作之迅速敏捷，令人叹为观止。

“小薇，等一下，带我一起走啊？”吹雪低喊着，正想爬下树追上伊利薇时，却一眼瞧见伊利寒直直朝这走来，咦！他要做什么？他不会知道自己正躲在树上吧？

吹雪大惊之下，又慌张地把自己藏在浓密的树叶间。

伊利寒大跨步地往前走，贝洛妮毫不死心地紧跟在他后面，喋喋不休道：“太子殿下，家父最近又在后花园修筑了间‘望月小筑’，空气好、气氛佳，环境清幽得不得了，你一定会喜欢的，这几天正是牡丹盛开期，请你明天务必要来舍下赏花……”

伊利寒巴不得快点摆脱这喋喋不休的女人，加快脚步往前走，毫无表情地丢了一句：“对不起，明天我没空。”

“那后天呢？大后天呢？”贝洛妮提起裙角，毫不死心地跟着他。“太子殿下，我相信你总有一天是空的，我一定会等候你光临寒舍。”

喔，天呀……伊利寒烦得真想大叫，有股冲动想一掌打昏这吱吱喳喳的女人，他索性不理她，快步跑到油桐树下，紧皱的眉头终于松开，唇角也泛起盎然的笑意……爽朗地喊道：“吹雪，我知道你在上面，快下来！”

天——吹雪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要不是她紧捉着树枝，她肯定会直直栽下去，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自己躲在树上？不可能，绝不可能，这油桐树的枝叶这么浓密，绝不可能被人发现的。吹雪像树熊一般，死命地抱着枝干，动也不敢动。“吹雪？吹雪？”伊利寒又扯开喉头大喊：“天花姑

娘，你在上面吗？”

天花姑娘？！吹雪的黑眸喷出怒火，双拳止不住地发抖……天杀的混帐，他竟敢这样喊她？

“天花姑娘？天花姑娘？”伊利寒竟能优闲地站在树下，喊得十分有劲。

“你怎么还不下来？天花还没好吗？还见不得人吗？天花姑娘——”

“咚！”

吹雪的精致小鞋不偏不倚地直直砸中伊利寒的头，她终于探出头来大骂……

“该死的伊利寒，你说谁是天花——哇！救命——”在吹雪的惨叫中，她整个人由树上栽下来……她骂得太用力了，忘了抱紧树干，天呀！地呀！眼看她的脸越来越接近地球表面……

没有想象中的屁股碎裂感，当她再度睁开眼睛时，望见一双盛满笑意的灼灼黑眸，伊利寒牢牢地将她抱在自己怀里，兴味盎然地望着她：“嗨！天花姑娘，我们又再度见面了。”

“放开我！”吹雪气呼呼地拚命挣扎。“去你的，你才得天花、豆花……放我下来啦！”

她越是挣扎，伊利寒抱得越紧，俊脸笑谜谜的，似乎十分享受美人在抱的滋味。

一旁的贝洛妮可看得怒火中烧，双眼喷火了，她尖锐地道：“殿下，这不要脸的女人是谁？为什么这么恬不知耻、不顾忠孝仁义地硬赖在你身上？”

伊利寒很不悦地扫她一眼，似乎在怪她的尖叫声破坏这浪漫的气氛，更深情款款地在吹雪额上印下一吻道：“她是我的小宝贝，未来的太子妃。还有，如果你没事的话，请你滚远一点。”

嫉妒得快捉狂的贝洛妮根本不理睬伊利寒的逐客令，她柳眉倒竖，整张脸全扭曲地继续尖叫：“你这不要脸的狐狸精还不赶快下来？不怕弄脏了尊贵无比的皇太子？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狐狸、无耻的女人。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勾引太子殿下？”

直接跳到他怀里去？也不先掂掂自己有几两重……”“啧啧？你说谁是狐狸精？”本来奋力挣扎，想要跳下来的吹雪闻言立刻停止动作，原本捶打伊利寒的小手改为亲热地挂在他脖子上，半眯起眼，似笑非笑地瞅着贝洛妮道：“大嘴巴，我问你谁是狐狸精呀？”

“你，就是你！”贝洛妮尖叫着，她快气疯了……敢笑我是大嘴巴？哪天我一定撕烂你的嘴。

“嘿，你这话奇了！”吹雪扬起清脆如铃的笑声，爱娇地瞟了伊利寒一眼，甜甜蜜蜜道：“我是不是狐狸精干你什么事？还轮得到你这‘诸事丁’来批评指教？”

反正我的小宝贝就是爱死我了，你没瞧他把我捧在手心上？奉我为性感女神？哈，败在一只狐狸手上很不甘愿吧？枉你还在脸上擦了三斤白粉、五斤胭脂……小宝贝，来，证明咱俩有多亲热恩爱给她看。”

吹雪把伊利寒的脖子往下勾，主动献上一记香甜醉人的热吻。

“你……你……”贝洛妮不敢相信地大吼，呜……天崩地裂，世界末日呀，碎了！

碎了！她的太子妃美梦全碎了，她一路哀嚎地往后奔。“爹……娘，你

们快来给女儿做主呀，女儿的命好苦哇……”

神经病，吹雪松开伊利寒，看着贝洛妮一路呼天抢地跑回去。哼！她向来最看不起那些财大气粗，毫无教养的千金小姐，趁机耍她，真好玩。

好啦，戏也看饱了，也演完了，吹雪转头道：“老兄，咱们的戏演完了，你可以放我下——”吹雪的话在唇边煞住，双眼傻傻地望着伊利寒突然变得灼热深沉的黑眸，危险的火焰在他眼底燃烧……而他，充满侵略性地逼近吹雪，仅以一手抱住她，另一只手……托起她精致的下巴，十分邪恶地抚弄她细致滑腻的脸庞……吹雪的心狂跳得几乎要跃出喉头。

“你……你要做什么？”她全身僵硬、紧张地倒吞一口水……这男人太可怕了，单是以那狂野如狮、鸷猛炽热的眼光来侵犯她……就令她浑身虚软发烫……脑中一片混乱。

那种强悍而赤裸裸的眼神……就像黑豹盯住它的猎物一般，随时会在下一秒疯狂地扑下来吞噬她，吹雪更加心慌意乱……奇异而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虽然现在是大白天，远处也有其它人在……但……她真的不敢肯定这男人会不会在下一瞬间做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事。

“你在发抖？”伊利寒的大手温柔眷恋地轻抚吹雪细致无瑕的脸蛋，嗓音低沉而充满蛊惑力。“你怕我吗？嗯？”

“笑……笑话，我为什么要怕你？我风间吹雪……这辈子还没有怕过……”吹雪避开他吃人般的视线，努力地镇定道：“不过如果你马上放我下来，我会很开心。”

伊利寒莫测高深地微笑了，笑得十分性感诱人。

他满意地欣赏吹雪颊上的绯红，邪气地挑起一边浓眉道：“我怎能这样轻易地放开你呢？尤其……在我们发生那‘暧昧不清’的事情之后……”

“什么？！”吹雪大受侮辱地尖叫。“你……姓伊利的，我警告你别乱说话，谁和你发生什么暧昧不清的事情来着？”她胸口激烈地起伏……老天，她快窒息了。

“没有吗？”伊利寒笑得更加滑头而可恶。“你夺去了我的‘初吻’。”

“笑、笑、笑、笑话！天下第一大笑话！你这头超级大色狼还懂得什么叫‘初吻’？你指今天的吗？”吹雪毫不留情地反击他，小脸倏地又涨得通红。

“而且……你这该死的东西以前就曾吻过我了……”

“你很怀念？回味无穷？”伊利寒眨眨眼，笑得更坏，更邪恶。

吹雪脸上的潮红刷地一声直直蔓延到脚底，大叫：“姓伊利的，你少马不知脸长，猴子不知屁股红，别往自己脸上贴金。笑……笑话，我风间吹雪可没那么邪恶龌龊，没事去怀念那件无聊的事做什么？”

“喂喂，你别乱来呀！”吹雪瞧见他眼底深沉炽烈的情焰，不由得更加慌张，下意识地双手遮住自己胸口，“千万别乱来……现在是大白天，你想……做什么？”

而且，我一定要提醒你……刚才我会主动吻你，纯粹是想气走那气焰嚣张的大嘴巴，纯粹是‘逢场作戏’、顺便拉你‘配合’一下罢了，你千万别认真，别对那个吻，有太多遐想呀，我们……只是‘玩假’的。”

“是吗？”他俯视她，深不可测的黑眸窜起两把熊熊燃烧的烈火，沙哑的嗓音充满侵略性：“我会让你明白——我不是玩假的。”吹雪睁大眼睛想脱

逃，但来不及了……一连串疯狂火热、强悍急切的吻已落下来，他吻得那么霸道专制、那么狂野，仿佛要将她整个人一口吞掉，舌尖肆无忌惮地侵入她口中，把一簇簇熊烈的火焰在她体内炸开……

他是魔鬼？是魔鬼！他的吻永远充满了毁灭性和征服力，令她随着他一起沉沦、堕落……吹雪颓然地放弃挣扎，因为她知道自己越挣扎，这疯子会吻得更加激烈。

事实上，她还有力气挣扎吗？他的舌尖掠夺之处，她的理智全化为一滩泥，在他炽热唇瓣的吸吮下，她的娇躯窜起一阵又一阵的燥热……她悲哀地发现……自己竟希望时间永远留在这刻，自己可以一直依偎在他怀里，沉醉在这天旋地转的悸动中……

当这个令两人血脉偾张、全身沸腾的吻结束后，伊利寒松开她的唇，紧紧盯住她迷蒙如醉的瞳眸——突然，在毫无预兆下，他抱起吹雪直接跳上马，马鞭一挥，向前狂奔。

“你做什么？”吓呆的吹雪只能紧紧捉住他……这男人，真像一阵狂风，令人永远摸不透他下一秒钟会做出什么事？

“捉好！”伊利寒把她安放在自己胸前，捉她的手环抱自己的腰，密密牢牢地保护她，眼角饶富兴味地瞥向后方：“太好玩了，他们追来了。”

吹雪越过他的肩膀向后一看……果然，大批御林军已一脸惊惶不解地奔过来了。

吹雪大叫：“这不行，你身为皇太子，就这样带走我，会天下大乱的！”

她已经可以预见日后谣言满天飞的情形——皇太子，竟不顾身分地在皇家狩猎中，带走一名刚由日本回来的女孩。而且，这个女孩还不是他的未婚妻，而是他未婚妻的妹妹。

“天下大乱就让它乱吧！”伊利寒毫不在乎地洒脱一笑。“反正，我当个尽职的皇太子已当太久了。”

马鞭一挥，就在众人的惊呼中，绝尘而去。

她不知道伊利寒是如何摆脱紧追不舍的御林军，只记得他奔驰得非常迅速，但大手却紧紧抱住她，不让她受到半点惊吓，马匹似乎在崎岖的山径中奔驰很久，恍惚之中，吹雪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她不知睡了多久，一直到伊利寒温柔地唤醒她。“吹雪？我的睡美人，到了。”

“到了？”吹雪一脸惺忪地睁开眼睛，伊利寒抱她下马，她这才忍不住惊呼：

“天，这是哪里……好、漂、亮！”

简直不敢相信有这种世外桃源，这一定是所谓的人间仙境。山谷之中植满樱花，而且是吹雪最喜欢的八重樱，花瓣随风飞舞，飘落在他们的发上、颊上、身上……

染上一片片的嫣红……天地之间全是不可思议的瑰丽色彩……仿佛跌入迷离幻境中。

吹雪小心翼翼地走着，深怕惊扰这迷离似梦的美景，也不忍踩到一地的落樱，她这才看清这片樱花林的入口竟是条狭长得不可思议的小山径，两个峡谷紧紧贴在一起，仅留一小径可通行……不仔细寻找根本不知峡谷深处别有洞天，这里真是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

落樱缤纷、满地馨香……吹雪被眼前的美景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喃喃道：

“你……怎么知道这地方……”

伊利寒轻拥住她的肩头。“无意间发现的，这里是我的私人城堡，只有我一人知道。”

“樱花，樱花，全是樱花，好象回到了江户的家……”快乐地低喊，狂冲入一片樱花海中，掬起满手的樱瓣向半空中挥洒……姹紫嫣红的花瓣落在她乌黑的秀发上、雪白的脸上、美丽如画的和服上……她坐在铺满花瓣的地上，笑得清脆悦耳，灿烂无比。

伊利寒也在她身边坐下来，宠溺地拂开她发上、身上的花瓣。“瞧你……玩得似孩子一样，如果可以每天看到你这灿烂如花的笑脸，我愿在御花园内植满樱花，为你建造一座‘樱之宫’！”

炯炯清亮的黑眸，此刻是无比的认真与深情。

“你……”承受他灼热的视线，吹雪无法再逃避他的感情，及自己心湖的骚动……只能苦涩而无奈道：“不要再对我好了……你知道，我们之间是绝不可能的，你是我未来的姊夫，你不能辜负我姊姊，我也不能对不起她……”

“辜负？没有承诺在先，何来辜负？”伊利寒捧起她的脸，急切地吼着：“吹雪，你公平一点，理智一点，我甚至从未见过令姊，我跟她之间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誓约与承诺……我何时辜负了她？我只想追寻自己的幸福，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厮守终生，这样也错了吗？”

吹雪无话可反驳，因他那激动认真的神情震住了她；那一句“和自己心爱的女孩厮守终生……”直直撞入她心底，撞得心慌意乱，只能混乱地道：“那我姊姊……怎么办？我们不能这么自私，我更不能残忍地伤害她。忘了我吧！不要再对我好……就当做我从来不曾存在，忘了这段不该发生的感情……”

“忘了你？然后呢？”伊利寒鸷猛深沉地望着她，犀利的眼眸深奥难懂，满是怒气。

吹雪闭上眼睛，想一并关上自己的脆弱。继续拿刀刮自己的心肺，凄楚而坚定道：“好好地去爱我姊姊……她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温柔、柔情似水的女孩，我相信……你一定会爱上她，再彻底地忘了我……”

伊利寒扳起她的下巴，强迫她睁开眼睛看他。“吹雪，你知道这些话有多残忍、多绝情？你知道吗？”所有的愤怒全在一瞬间迸发，他冷峻骇人地吼着：“你怎能在我投入这么多感情，疯狂地爱上你之后；残忍地对我说‘忘了这一切吧！忘了我吧！’你认为我在遇到你之后，还可能爱上别人吗？不管那人是不是你的姊姊，和你有没有血缘关系？你认为我可能再爱上别的女孩吗？”

吹雪无语地望着他。

“你，是独一无二的风间吹雪，是我伊利寒认定的老婆！”他双手搭在她肩上，直直望入她眼底，一字一句道：“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娶第二个女人为妻，别再用任何借口赶我走……更何况，吹雪，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姊姊心中也不喜欢我，也一直排斥这桩婚姻……甚至，她早有喜欢的人了。”

“不可能。”吹雪立刻摇头。“姊姊是我见过最柔顺乖巧的女孩。从小到

大，她从没违背过爹娘的意旨，她早就知道自己有未婚夫了，绝不可能偷偷地去喜欢上别人。”“别太早一口否定，”伊利寒意味深长道：“感情的事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可能不可能’……它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谁也无法阻止……正如同你——吹雪，看着我的眼睛，你能否认自己为我动心过？你能否认自己的感情吗？”

在他灼灼逼人的注视下，根本无法说谎，只能垂下眼睫，逃避般地道：“不要逼我……伊利寒，放手吧……我们这段感情不会有结果的……你是万人景仰的皇太子，深受新罗人民的信任与爱戴……你不能做出令人民失望的事……人民不会接受这种丑闻的……你本来的太子妃是姊姊，竟被妹妹横刀夺爱……”

“不，这怎么是丑闻？吹雪，相爱的本身是没有罪的，你不能如此污蔑我们的爱情。”伊利寒紧扣住她的肩膀，强悍而急切道：“相信我，我不会让你承受这么多委屈，不会让你受到半丝压力。如果……新罗人民真的无法接受你的话；我宁可放弃皇位，也要保护你到底。”

吹雪吓呆了，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放弃皇位？！“你……不能这样……”

“我不值得让你……”

“值得！”伊利寒坚定沉稳道：“我忠于自己的爱情，更相信自己的选择，我认为你值得就是值得。世间的荣华富贵和你一相比。不过是粪土。”

面对如此赤裸真诚的告白，吹雪还能无动于衷吗？他坚若盘石的深情将她辛苦建筑的心防彻底击溃了。晶莹的泪水夺眶而出，低喊着：“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你真是一个傻瓜，一个大傻瓜……”

伊利寒将她围在自己怀里，宠爱地轻吻她的脸颊，吻去她的泪水。“我傻吗？”

“如果当名傻瓜就可以把你永远留在身边。我情愿当天底下最幸福的傻瓜。”

他温柔的手指揉碎她的泪珠，牵着她的手道：“傻女孩，别掉眼泪。来，我再带你去看个东西。”

吹雪任他牵着走，穿越浓密的樱花林后，吹雪惊喜地发现眼前又是另一番景象，另一副美丽动人的图画——一座烟波飘渺的湖泊，静静地嵌在山谷之间，仿佛仙人遗落在人间的绿宝石，是那么澄静清幽，迷离脱俗。沉静得令人不忍去破坏这份静谧之美。有一座古朴雅致的竹屋亭立在湖心上，以一座小桥与陆地相连……小桥下有野鸭悠闲地在下面游来游去，好一个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

夕阳的余晖映在湖水上，水天一色的橘红……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弦颤悸、感动得无法自己。

“喜欢吗？”伊利寒微笑地注视她。“来，再跟我来。”

他拉着她走上小桥，走入竹屋。竹屋不大，但十分精致典雅，所有的用品一应俱全，处处皆流露古朴的风味。

两人倚在窗口看夕阳，伊利寒大手紧包住她，将她围在自己怀里，在她耳畔道：

“发现了这片小天地后，我常一人溜到这里来，亲手搭建了这栋竹屋。喜欢我们今晚的栖息之处吗？”

吹雪一惊。“你是说……今晚不回皇宫？不行的，他们会急死的，我相信御林军一定四处在找你了。”

“就让他们找吧。”伊利寒的语调中透着浓浓的疲倦，“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个尽忠职守的皇太子，我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敢出任何差错。不可说错一句话、不可走错一步路，，十几年来，天天如此……我毫无自己的私人时间、毫无青春岁月可言，我太累太倦了……偶尔，我也想放松一下；过几天没有随从、没有烦人的国事……平平静静的生活……”

一缕不舍的情绪在吹雪心底升起，她转过身子面对他，温柔地道：“你并不想继承皇位，是吗？”她可以了解那沉重的压力有多大，权利的背后就是责任，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伊利寒微微一笑，执起她的柔夷在唇边轻吻，藉以感受她的细腻温柔。沉稳而坚定道：“这是我的责任，我不能拒绝它。我一出生即注定是皇太子，对国家民族有一生一世的责任在。我会竭尽所能来挑起这个责任，将我的国家带领至更富庶强盛的境界。只不过……这毕竟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路，我希望在我全力冲刺的同时，有个心爱的女人在身旁支持我、陪伴我……给予我最大的鼓舞及力量。吹雪……你愿意扮演这个角色吗？愿意成为我的妻子，永远陪在我身边，和我一起携手治理我们的国家？”

焚焚晶亮的黑眸，热切地注视她。

“我能吗？我有这个力量吗？”吹雪低喃。

“你能的。”他紧搂住她，额头与她相抵，低叹道：“别离开我，吹雪，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万千暖流包围住吹雪，她身子一震，双手也紧紧环抱住伊利寒，以她的柔情来响应他……不敢再去想以后的事，不敢再想两人之间有没有未来。只求这一刻……

这心心相拥的一刻，能幻化为永恒。

弦月西悬，是个美丽而静谧的夜晚。伊利寒怀抱着吹雪，相偎坐在水上竹屋的廊下欣赏那美得离奇的夜景，伊利寒不时低头轻吻吹雪雪白滑腻的颈项。啜取她长发间的沁人幽香，洒下一串串缱绻醉人的吻。

吹雪慵懒如猫咪般躺在他怀里，星眸紧闭，整个人全沉醉在这醺然若梦的甜蜜中，她不敢睁开眼睛，深怕睁眼后发觉这一切的幸福美好只是梦境……不敢相信自己能拥有如此幸福的一刻……姊姊，对不起，只要今晚就好……只要能拥有这一刻的永恒……我心足矣。

回到皇宫后，他仍是你未来的夫婿；而我，也会消失得远远地。

她忍不住逸出一缕极轻的叹息。

心细的伊利寒仍注意到了。“怎么了？为什么叹气？”他捧起她的脸，轻啄她嫣红的唇瓣。

“没什么。”吹雪睁开如梦般的瞳眸，微笑：“我只是……不敢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幸福甜蜜的一刻……”

他爱怜地印下更深情的吻。“小傻瓜，这些幸福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更何况这只是刚开始……我预备以一生的爱，一生的时间来呵护你、宠你。”

吹雪不语，只是把小脸紧贴在他胸膛上，深吸口气，不让眸中的泪水掉下来；

一颗心却更加凄楚，一生的爱……她能拥有吗？她能幸运地拥有这份

永恒的爱情吗？

“相信命运吗？”伊利寒轻抚她柔细的发丝，在她耳畔低喃道：“第一次在你外公家看到你时，我心底有个很奇怪的声音告诉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她了！’我有预感你便是要和我共度一生一世的人。而且，那并不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当然不是第一次见面，”吹雪在他怀里羞涩一笑道：

“我……刚回新罗时，曾偷溜入皇宫，爬上你书房窗外的树，嗯……嗯……”吹雪一直“嗯……嗯……”说不下去。

“偷窥我对不对？”伊利寒笑着在她粉嫩的脸颊上拧一把，“好哇，小丫头，我都还没和你算这笔帐呢，你倒自己先招了，但，我说的并不是这一次，早在五年前，我们就见过面了。”

“五年前？”吹雪惊讶地坐起身子，睁大眼睛看着他。

“也许你早忘了有这么一件事，对我而言却记忆深刻。”伊利寒搂着她的肩，慨然道：“五年前，我母后病逝，宫内陷入一片愁云惨雾的悲凄中，父皇哀痛逾恒，崎与小薇都还小……身为长子的我，一方面必须劝慰父皇，并替父皇留心朝政；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强地照顾弟妹，不能在他们面前流露悲伤、脆弱之情，两边巨大的压力下……有一天，我终于崩溃了……”

“我发了狂般地策马冲出皇宫，没有目的地向前狂奔……在一郊外的古庙停下来，借着痛哭和嘶吼，来发泄心底苦苦压抑的悲痛……正当最绝望的时候，一个宛如天使般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

“你——”吹雪已惊愕地低呼：“你……是那个大哥哥？！”

伊利寒紧拥她入怀，啞哑继续道：“小女孩问我为什么那么伤心？我告诉她……我失去了最爱我的人……她把一个漂亮的发簪递给我，对我说：‘大哥哥，这也是我最心爱的发簪，我把我最喜欢的东西给了你，这样我就可以稍稍了解你的痛苦了……而大哥哥，原本在你身上的痛苦有一部分将由我来为你分担，这样你就不会再这么难过了！’”

“不……”吹雪不敢置信地摇着头。

“不可能……不会这么巧，你不可能就是……”天，那是她第一次回新罗，和家人乘马车四处去游玩，中途在一破庙休息，才遇到了那大哥哥……竟然就是……

伊利寒已由衣襟内，慎重地取出一样东西——一只微微陈旧，却保存得十分完整的葵花发簪。“不……”吹雪的泪水夺眶而出，哽咽道：“我没想到……你会一直留着这发簪……”

伊利寒炯炯有神的黑眸一瞬也不瞬地直瞅着吹雪，语音沙哑低沉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没有半刻离开……它已经成了我的幸运符、我的精神支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只要注视着它……心底就会涌起一股重生的力量与斗志。宛如你就在我身旁，鼓励我一般，不论去哪里，我总是带着它，因为……”

我渴望再遇到发簪的主人，我渴望再见到你。”

吻去吹雪颊上的泪水，他继续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拒绝名媛闺秀们的青睐示好，并不是我遵守父皇为我自小订下的婚约。只要我愿意，我大可在娶妻之前先纳侍妾。

我的皇弟——伊利崎知道我的心事，曾问过我：如果永远找不到那仅见过一次面的女孩呢，我是否终生不娶？这一生永不去爱任何女孩？我没想过这么多，我只知道——我一定要找到你，非找到你不可，这辈子除了你，

“我不会对任何一个女孩交出感情。”

“为什么？”吹雪热泪盈眶，酸楚悸痛地低问：“为什么这么痴心？待我这么好？我们……也只不过见过一次面而已呀！”

“感情的事是没有道理可言，虽然我只见过你一次面，当时的你也只是个小女孩……但你那纯真灿烂的笑容却是支撑我度过难关的最大力量。心底有个声音不断地告诉我——我一定要找到你，不管花费多少年的时间也要找到你，追寻你的芳心，把你留下来，与我终生厮守。”

他捧起吹雪泪涟涟的小脸，如捧起最珍贵的宝物般，小心翼翼而火热万千地印下一个情意醉人的吻，五年来痴心的等候与最真挚的感情，全化在这一个深情的热吻中……

吹雪浑身颤悸，双手圈住他颈项，以她羞涩坚定的吻来响应他；以她的真心来响应他的柔情……浓情正烈，烧灼的情感如火如荼地蔓延……两颗心疯狂地撞击、纠缠……

吹雪的泪随着褪落肩头的单衣一起滑落……姊姊，对不起……只要今晚……这个晚上，就让我毫无保留地彻底爱一次吧！有了今晚最璀璨绚丽的记忆……我才能在往后漫长的岁月中，孤独而坚定地走完我的人生之路……

第六章

山谷间清晨的空气，分外清新甜美，猛吸一口气就令人精神大振。晶莹的露珠在嫩芽上盈盈转动，鸟儿婉转地高歌，好一副欣欣向荣的气象。

吹雪怔怔地站在瀑布下，河水倒映出她嫣红的脸蛋，昨夜的火热缠绵……与他惊人的千情万爱……吹雪的小脸更加烫红……连忙蹲下身子，掬起微冰的河水，轻拍在自己烧灼般的脸颊上；她不后悔把自己交给他，绝不！只是……

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更不知道如何回去面对姊姊……吹雪幽幽地叹了口气，一个多月前，当她欢天喜地地由日本来新罗时，满脑子全只是好奇与好玩……

从来没想到，她的生活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在这里，她初尝了甜郁醉人的情爱滋味；却也陷入了无法挣脱的泥淖中，她该怎么办？无助地轻摇螭首……她的爱情之路，为何如此坎坷崎岖……

背后传来沉稳的脚步声，吹雪慌忙拭去泪珠，她知道——是伊利寒。

果然，她才一转身，仅穿长裤，上半身赤裸的伊利寒便已站在她面前，焦急地搂她入怀道：“原来你跑到这来了，为何不叫醒我？”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嘛！”吹雪羞涩地把脸紧贴在他宽阔性感的胸膛上，不敢正视他……虽然经过了昨夜，但她仍没有勇气直视他粗犷雄健，令女人心跳失控的壮硕身躯……尤其此刻的他仅穿长裤，裸露出胸前一大块刚硬结实的肌肉……充满了豪迈之气魄。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耀，长腿肌肉结实，隐隐透露出蓄势待发的强劲力道。

“吹雪？”他托起她的脸蛋，才发现她的小脸红酡醉人！怜惜之情流过他全身，他爱怜道：“小东西，你在害怕什么？我是你的夫君呀！经过了昨夜，还怕我吗？”

来，看着我！”

他注视她盈盈粲动的美眸，温柔而低沉道：“吹雪，告诉我，你后悔吗？”

她颊上的彤晕更加滢红，垂下眼睫，坚定地摇摇头。

他宛如松了一口气般，狂喜而感动地紧抱住她，热切地低喊：“吹雪！我的爱！”

我不会让你后悔；你没有半丝悔恨的机会，你会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女人，相信我！”他灼热的吻由她柔软的耳垂、雪白的粉颈一路往下滑，滑向幽香沁人的香肩……“不行……不！”惊觉他的企图，吹雪羞涩地推开他。“不可以……大白天的……”

“谁说大白天就不行的？”伊利寒笑得更加邪恶，轻啄她醉人的芙蓉脸，在她耳畔蛊惑道：“或者……我们该再进小屋子去……”

吹雪脸上的红潮一路直直红到脚底去，她拉好衣襟，期期艾艾道：“不可以……真的不行！”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她抱住肚子大喊：“伊利大哥，我们快来准备早餐吧！”

我肚子好饿，真的好饿喔！”

“真的饿了吗？”伊利寒兴味盎然地望着她的表情。

“好饿喔！饿死了！”吹雪夸张地大叫，以增加可信度。

他更具侵略性地抱住她，黑眸荧荧晶亮。“是身体饿还是肚子饿呢？嗯？让我看看……”一只手很不规矩地滑入她衣衫内……

“伊利大哥——”吹雪俏脸又红又烫。“不可以这样……不行不行！”

伊利寒满意看着她小脸上的清艳绯红，瞧她那令人爱怜的羞涩模样。怜惜地在她额上印下一吻：“想吃什么？吃烤鱼好吗？”河里有许多肉质鲜美的肥鱼。

“好好……当然好。”吹雪连声答应，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嘿嘿！她不知道的是……伊利寒打算先将她喂饱后再……

伊利寒站在岩石上，折了树枝便精准利落地朝水中的鱼儿刺去，动作十分迅速。

强健有力的手臂与宽阔结实的胸肌在阳光下展现无与伦比的豪放气魄，浑身刚硬的线条在在透露出那蓄势待发的力道，些微的汗珠滑过他那英气逼人的脸庞……吹雪傻傻站在一旁，几乎看呆了。

他是如此吸引她！他那坚毅的唇角……坚决果断的动作……魁梧傲人的身躯……狂放而沉稳的气质……无不紧紧地吸引她！攫住她所有的心思……一颗心不听使唤地猛烈跳动……

“吹雪！”伊利寒丢了些小鱼给她。“在想什么？帮我捡些树枝来升火，”促狭的黑眸兴味盎然地瞅着她。

“喔？！好……好……”吹雪猛地回神，慌乱地收回“惊为天人”的眼光……

匆匆转过身。俏脸却比西红柿还红了！老天！我在做什么……竟毫不避讳地盯着一半裸的男人看……还看痴了！简直就是个大花痴！哦！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吹雪很快地捡来树枝并升起火，一会儿工夫，香味四溢的烤鱼已可上桌了，两人便坐在河边大快朵颐，边享受和煦的阳光，好不惬意。

饱餐一顿后，伊利寒进屋加了件上衣，一出来便看到吹雪坐在河边，

弯下身子去洗涤那乌黑亮丽的长发，如瀑的秀发在阳光下闪烁耀眼的光泽，如一匹上好的绢缎。

“我来帮你。”伊利寒在她身边坐下。

“伊利大哥？”吹雪半抬起脸来，水珠顺着她雪白的脸颊滴下，她羞涩道：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这么私人的事，她实在不好意思……

“让我来！”伊利寒不由分说地接过她湿漉漉的秀发，以揉碎的香花来清洗。

忍不住叹道：“好美的秀发！柔细如丝、光可鉴人！吹雪，以后洗发的的工作便交给我！为夫的我不但要享受画眉之乐，更要独享为你洗涤这一头迷人秀发的乐趣！不过……你这样冲洗太慢了，来！我教你一更快的方法。”

他不由分说地硬拉起吹雪。

“啊！伊利大哥！你在做什么？”

伊利寒硬将她拉入瀑布下，冰凉的水从头直冲下来，头发是干净了，但吹雪全身已湿透了。

“哈哈……”伊利寒朗声大笑，一边还恶作剧地掬起水往吹雪身上泼。“你……讨厌！你捉弄我！”浑身湿答答的吹雪不甘示弱地以水泼他，两人童心未泯地打起水仗，你来我往地好不热闹。

但以体力而言，吹雪究竟泼不过伊利寒，眼看她已湿得不能再湿了，伊利寒仍像没事人一般，还一边奸诈地大笑。吹雪陡地心生一计……当她弯下腰掬水时，假装重心不稳而弯下腰往水里栽……

“哎哟——”吹雪大叫。

“吹雪！”伊利寒立刻闪电般冲过来，紧张地扶住她大叫：“你没事吧？有没有关系？”

吹雪就等这一刻！嘴角漾出诡异的笑容，冷不防地把伊利寒推入水里，大笑：

“成功了！成功了！哈哈！你也变成落汤鸡了！瞧瞧你的样子……”

“好哇！你耍我？”伊利寒由水里爬起来，又扑向吹雪。“来来！要变成落汤鸡大家一起来……来呀！”

“哇……不要！不要！”吹雪笑着想挣脱他，但他力气大得吓人。情急之下吹雪只好搔他痒——进攻他胳肢窝。

“好哇！你还敢搔我的痒……你犯规！”怕痒的伊利寒忍不住放开吹雪，她立刻逮住机会再用力推他一把——

“咚——”一声，伊利寒立刻沉到水里了。

“伊利大哥？伊利大哥？”吹雪笑着拂开湿漉漉的长发。“你躲在哪里？别闹了……快出来啦！”

水面一片平静无波。

“伊利大哥？”吹雪有点急了。“你到底在哪？别吓我了，快出来……”

仍只有哗啦啦的水流声。

“伊利大哥？”吹雪慌得眼泪迸出来了。“你到底在哪？你没事吧？伊利大哥……”她心慌意乱地涉水找他，越找越害怕，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拚命往下掉……“伊利大哥？！”吹雪真的快吓病了，边哭边喊：“别吓我了，你快出来呀！”

什么事我全答应你……”

“答不答应当我的新娘子？”一个奇怪的声音由背后传来。

“答应！答应！我统统答应！你？你——”吹雪止住眼泪，惊觉地回过头，笑眯眯的伊利塞已由水底一跃而上。

“哇！你答应嫁给我了！老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伊利塞笑得欢天喜地地紧紧抱住她，还左右开弓地在她颊上亲了好几下。

“你……你混帐！赖皮！不要脸！”吹雪又羞又气地用力捶他。“我才不管你的死活呢！你干脆沉到水底去当海龙王的女婿算了……”

“你舍得？”伊利塞邪气地挑高一边浓眉，黑眸灼灼发亮地盯着她。“亲爱的老婆，如果我真的去当海龙王女婿，那你的终生幸福怎么办？嗯？”

“你管我！”吹雪面红耳赤地大喊：“反正我又不嫁给你，这事不需你操心！”

“又不嫁我了？”伊利塞大笑：“唉！真是女人心、海底针呀！刚才是谁哭着说：“伊利塞！伊利塞！亲爱的，你快出来呀！我替你做牛做马都可以，只要你出来，我不但马上嫁给你，还替你生一打以上的小胖子！”

“什么？！你胡说！我哪有说这么恶心的话？”吹雪拚命捶打他，羞红了脸气呼呼道：“不管你怎么胡言乱语，反正，我就是不嫁给你！听到了没有——本姑娘不、想、嫁、给、你！明白吗？”

“不明白也。”伊利塞笑意横生地紧搂着她，宠溺地在她发丝上轻吻。

“老婆大人，你说话不算话喔！别忘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吹雪撅起小嘴。“我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又不是君子！我是姑娘呀！”

“对！你不是君子。你是个娇娇动人的大美人！今我疯狂失控的大美人……”

伊利塞笑得更邪、更坏了！一只手很不安宁地滑进她湿透的衣衫里，在她耳畔吹着热气……

耳畔的热气呵得她浑身酥软，他的大手抚弄她的娇躯，引起她一阵阵的颤悸……吹雪心跳如擂鼓，拚命闪躲他的攻势。“不要！放开我……”

“吹雪！”伊利塞捧起她的脸直视着她，炽烈黑眸底没有玩笑，没有戏谑；只有足以将她焚烧的烈焰和灼灼的真情，语音沙哑而坚定道：“知道吗？我好久没这么开心、这么快乐过了。长期待在宫中，我几乎要忘了什么是欢笑？什么是最简单却永恒的快乐！”

“我……”一股暖流与不舍流过吹雪胸臆间，她正想开口说些什么时，伊利塞俯下脸，直接以吻堵住她的唇。

这个吻温柔而缠绵，细腻而柔情款款。没有前几吻的疯狂炽热；但惊天动地的暖流与震动袭向吹雪——她感觉得出……伊利塞，是以更珍惜、更爱怜的态度来拥有她，更深情的方式来吻她！

他在吹雪快窒息的前一秒才眷恋不舍地放开她，唇刷过她嫣红的唇瓣低语：

“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里？”

伊利塞拉着她往湍急的瀑布走去，吹雪立刻道：“不要！我可不想再试一次被瀑布当头罩下的滋味。”

伊利塞大笑：“反正我们都湿透了，还在乎什么？”

吹雪来不及尖叫，就硬被他拉进瀑布——她惊愕地发现：瀑布后竟别

有洞天！

不是一块块的大石，而是一个小山洞！

洞外水势澎湃湍急；洞内却十分阴凉干燥。人在石洞内往外看，只见晶莹的水珠哗啦啦而下，彷彿串成了一幅美丽的水晶帘般！有如水濂洞一般。

吹雪感动地低呼：“这里……好美！好动人！彷彿与世隔绝的仙境一般！”伊利寒由背后抱住她，柔声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小角落，一走入这里，彷彿所有的世俗烦恼全烟消云散了，全被这水晶帘冲消了！整个人变得很清明、很沉静。

能让心灵好好地休憩一番……我从没想到会带人进来这里，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他的千情万爱毫无保留地传递入吹雪的心湖内，吹雪闭上眼睛，静静栖息在伊利寒怀里，两人双手紧紧地交握……无需任何言语，心与心之间，已做了最好的交流与契合……

六天后的夜晚。

水上竹屋内只点一盏昏黄的琉璃灯，朦胧的光影照在伊利寒雄健傲人的壮硕躯体上，也照在吹雪布满红潮的俏脸及光滑雪白的肌肤上。

伊利寒将她紧紧圈在自己怀里，以自己古铜色的高大躯体覆住她雪白晶莹的玲珑娇躯，咬着她幽香醉人的粉颈轻叹：“你好美！吹雪……你是上天赐给我最美好的礼物！

如此甜美……且令我疯狂！”

吹雪翻过身，璀璨的瞳眸投向窗外，一缕轻愁缓缓地自心底升起。

伊利寒由背后抱住她，轻咬她柔嫩的耳垂。“在想什么？吹雪？我知道你有心事，告诉我。”

“寒……”她吻着他的大手，幽幽道：“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伊利寒一僵，扳过她的身子注视她。“吹雪？你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漾满轻愁的美眸瞅着他，她叹了口气道：“寒，我们……已经出来六天了……

全部的人一定找我们找得快疯了……我们总是得回去面对现实，更何况……你还是皇太子……身负国家民族之责任……”

伊利寒将吹雪压在自己胸口，沉重地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面对现实；我也很清楚自己的责任与承担，我绝不会逃避！吹雪……我只是渴望能再与你多厮守几天，拚命地争取能和你相处的时间……你知道我多么珍惜这段时光吗？二十几年来，从没有这么快乐，这么充实的感觉……我愿意舍弃所有的一切，来换得与你终生厮守！”

“我知道！我全知道！”吹雪凄楚地扑入他怀里，努力控制自己，不让泪水掉下来。

她的心比伊利寒更痛千倍！万倍！但她不能在伊利寒面前表现感伤，不准自己在他面前掉泪！她很清楚，只要让伊利寒看见她的泪水，他们两人永远走不出这山谷。“寒，我们真的必须回去了！”吹雪咬着牙，硬下心道：“算算日子……我姊姊这两天就会到达新罗了。身为未婚夫的你不能在这节骨眼上失踪……更不能……

是跟我一起失踪的！”

“我知道你姊姊快来了，我会和她好好谈谈这件婚事该怎么办？”满脸阴鸷的伊利寒扣住她的手，眸光犀利冷峻。“吹雪！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不允许你有荒谬的念头——你打算等你姊姊一回来，你就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永远找不到你，是不是？”

她太清楚这小女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宁可把自己伤得千疮百孔，也舍不得伤到人半分。

“放开我！”吹雪脸色苍白地低吼：“你为什么激动？本来就是你该做的！你该娶的人是夕雾，该负责的对象也是夕雾！她才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呀！而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是不该出现的……”

椎心刺骨的疼痛袭向她，情绪激动的吹雪终于忍不住而失声痛哭。

“吹雪，吹雪……”伊利寒心痛如绞地搂住她。“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应多体谅你的心情……别哭了好吗？你把我的心全哭拧了……”

吹雪止住滚滚而下的泪水，楚楚可怜地看着他道：“你打算如何处理和我姊姊的婚事？”

伊利寒苦涩而坚定道：“取得她的谅解，请她同意取消这桩婚约。”

“不——”吹雪大叫。“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样对待夕雾姊姊，她无法承受这些的……”“那你呢？”伊利寒捉住她的手大喊：“夕雾不能承受这些痛苦；你就可以承受吗？我和夕雾毕竟没有半丝感情，而你——却是我一生一世的妻呀！你这傻女孩，宁愿把所有的痛苦全往自己肚子里吞，也不愿伤害姊姊半分，是吗？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心情？我忍心伤害你吗？我舍得放弃你吗？吹雪，你早该明白，这辈子，我宁负尽天下人，也绝不负你！”

“我不要听！”吹雪锐利地倒抽口气，捂起双耳摇头低吼：“不该是这样的……你应该彻彻底底地忘了我！好好地去看夕雾，好好地珍惜她……夕雾会是天底下最美好、最可爱的妻子……”

“住口！我不要再听这些！”伊利寒恼怒焦灼地大吼：“吹雪，你给我听清楚——这辈子我绝不放弃你，也绝不做出半件对不起你的事！不管夕雾再完美、再好，我也只能向她说抱歉。我愿接受任何惩罚以求得她的谅解；但今生今世，除了你，我不会娶第二个女人为妻！”

他的大手紧按在吹雪肩头，黑眸灼灼、认真而低沉道：“所以，你也不需费尽心思地想要逃开我、离开我。除非——你打算让我孤独至老，新罗皇室永无子嗣！”

吹雪的心弦狠狠地为之一震，水汪汪的瞳眸再度泛起泪雾，酸楚的柔情袭上心头……他眸底的深情执着把她的心防彻底击溃！热泪绝堤而出！

她凄楚地摇着头。“为什么？你真傻……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不值得……”

“不！你值得！”伊利寒用力地搂她入怀里，摩挲着她的脸庞、低沉而坚定道：

“吹雪，你难道还不明白自己对我有多重要吗？我已苦苦找寻你五年了呀！历经五载寒暑……由高昂的期待而至绝望……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你是天底下最美丽璀璨的珍珠！我甚至可以为了你放弃所有……放弃皇位，你明白吗？你还怀疑我对你的真心吗？吹雪，答应我，不要离开我……不管将来会遇到多少挫折阻碍，我绝不准你退缩！所有的痛苦与责任由我来扛，我只要你——永远留在我身边！”

他的眸底燃放着一层烧灼般的烈焰、坚定地盯着她。

吹雪柔肠寸断地靠在他怀里低泣：“我也不愿离开你，寒……我已把我的人、我的心，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你认为……离开你之后，我还能勇敢坚强地活下去吗？可是……我真的不愿伤害夕雾；她是最亲爱的姊姊……我不能伤害她……”“交给我，所有的困难与责任全交给我！”伊利寒心疼地轻抚她的发丝。

“你不用为任何事情担心，只要幸福甜蜜地守在我身边。把你自己交给我，把所有的困难也全交给我。相信我，我会做一个最妥善而圆满的安排。”

“绝对不能伤害夕雾，不让她受到半点委屈。”吹雪毫不放松地提醒他。

伊利寒的唇畔漾开一温柔而沉稳的笑容，亲吻她的额头，保证般道：“好！我的小娘子，你尽管放心。相信你的夫婿吧！我一定会在绝不伤害夕雾的前提之下，处理我与她的婚约问题。”

吹雪安心地松了一口气，伊利寒却马上勾起她的下巴，目光灼热而炽烈道：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我也绝不伤害你，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吹雪，我曾说过我要保护你一辈子，这是我对你的誓言与承诺！”

吹雪感动地搂住他，以自己甜蜜柔情的吻来回报他狂烈坚定的真情！心底轻轻地掠过一声叹息：天底下，只有情关最难勘破，情字最难解！姊姊就要回来了……

他们二人之间，到底该怎么办呢？

泪水悄悄地滚落脸颊，吹雪无言地祈求……只盼望，这场情债中，不会有任何人受到伤害！只盼望……上苍对他们仁慈一些！

第七章

夕雾他们所搭的船已安抵唐土了，他们的交通工具换成马车，再过几日便可抵达新罗国。

一顶华丽的马车内，风间夫人和夕雾面对面坐着，向来优雅端庄的风间夫人此刻却脸色灰败，盯着对面的夕雾厉声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好女儿会做出这种事？夕雾，你一向是最端庄守礼的……到底是着了什么魔？竟会犯下这么不可饶恕的过错？天啊……我简直不敢想象……要如何向新罗皇太子交代？”暴风而的夜晚，北野耕平一直留在夕雾房里，隔天一大早，风间夫人担心女儿而来到夕雾的房间，看到了……夕雾和耕平竟共枕而眠？！这重大的打击令风间夫人差点昏过去！心脏病的宿疾也险些发作……

北野耕平是天皇特派来护送她们母女到新罗的，如果不是怕将北野耕平半途遣返会引起天皇的疑惑，愤怒的风间夫人早把北野耕平扔进大海喂鲨鱼了！

风间夫人一脸严厉地瞪着夕雾道：“从现在开始，我绝不准你和北野那混蛋有任何接触。不准跟他说话、不准和他在一起！要和他保持最遥远的距离、听到没有？！”

这几天你好好地给我反省忏悔，一到新罗后，马上和皇太子举行婚礼！”

夕雾双手紧绞，小脸苍白地低声道：“娘……发生了这种事……你还要我嫁给新罗的皇太子？”

“不嫁给皇太子你要嫁给谁？”风间夫人激动地吼着：“这件婚事是自你小时订下的，我们不能退婚，也承受不起退婚的耻辱！如果你是担心……落红的事……”

没关系，我有方法可以想的。娘一定要把你风风光光地嫁入皇家，成为足以母仪天下的太子妃！”

夕雾凄凉地道：“娘，女儿一点也不想当什么太子妃……而且，这是欺骗呀！”

我的贞洁已给了耕平大哥，我不能再去欺骗皇太子……娘，女儿求您！成全我和耕平哥吧！我不要任何荣华富贵，只盼望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厮守至老。”

“住口！”风间夫人勃然大怒道：“不准再提北野耕平这四个字！他凭什么娶你？升了官后了不起是三品大将，凭什么和新罗皇太子争夺你？夕雾，从小我就以最严谨的宫廷教育、宫廷礼仪来教导你，为的就是让你嫁入新罗皇室后不失仪态，让别人知道，我风间家的女儿果然仪态万千，天生的皇后命！娘为了你的幸福、费尽那么多苦心，你千万不要自毁前程呀！”

泪珠滑下夕雾细致的脸庞，她哽咽道：“娘，您为什么要看轻耕平哥呢？他沉稳内敛、睿智而有担当，凭自己的实力，未满三十岁即晋升三品大将……以他的才能，将来必可晋升为一品大将！而且这些我全不在乎……娘，我真正在乎的是自己一生的幸福，能和心爱的人白首偕老，娘……请您也替女儿的幸福想一想吧……”

风间夫人一听，更加怒不可遏：“你说的是什么话？难道娘会害你吗？我为你费了这么多心，这么辛苦地教育你，还不是希望你将来能过最好的日子！是，我知道北野耕平是学识过人，年纪轻轻便得到天皇的器重，但那又怎么样？他再怎么晋升，也比不上新罗的皇太子呀！夕雾，你马上就是现成的太子妃了，何必为了一区区小臣而放弃这么好的机会，硬把幸福往门外推呢？”“娘，真正能给我幸福的只有耕平哥……”

“住口！不要再说了！”风间夫人断然道：“你听好，我永远不会答应你和北野那混蛋的事，太荒谬！太可笑了！凭他也想娶我风间家的女儿？笑话！”

风间夫人冷笑后，又严厉地道：“夕雾，你给我定下心来准备当新罗皇室的媳妇，不准你再出任何差错，知道吗？娘也是为你好，我只有你和吹雪两个女儿，还不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归宿。等忙完你的婚后，我就要带吹雪回日本，我知道日本皇太子十分爱慕吹雪，天皇向我提过好几次了……如果真能让吹雪嫁入日本皇室，那就再好不过了！这件事我得好好地筹画一下……”

夕雾一听，只觉心底无限悲哀……难道唯一的妹妹也要任母亲摆布一生？

为了满足母亲的虚荣心……而无权追求自己的幸福吗？

“娘……”她企图再说服母亲。

“不要再说了！”风间夫人突然惨白着脸，深吸一口气才道：“这几天，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在船上差点被你和北野气得心脏病发作……如果你真想气死我……就尽管再说些忤逆我的话……”

“娘……”夕雾倏地住口，马上取出母亲常服的药方让她服下，不敢再

置一词。

心湖深处涌起最绝望的悲凉……无助地闭上眼睛……还有希望吗？她与耕平哥之间还有什么希望吗！

天……她该怎么办？

晚上，马车在驿站休息。

新罗皇室的人接到消息，得知她们母女俩快抵达，早传令要各处官驿恭敬地接待贵宾。因此，一路上，风间夫人一行人均受到十分良好的招待与服侍。

婢女将晚餐送入夕雾房中，夕雾看也不看一眼，便意兴阑珊道：“你端下去吧，我不想吃。”

“小姐……”婢女忧心地道：“奴婢求小姐好歹吃一些吧。这几天……小姐吃的食物少得可怜……”

“不要再说了。”夕雾摇摇头，淡然道：“端下去！我想睡了。你们也早些休息吧，不用再进来服侍我。”

“是……”

婢女退下后，夕雾斜倚着窗，想着皎洁的明月、幽沉地叹了口气……母亲的心脏病随时会发作，她根本不敢再说出半句会刺激母亲的话……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泪雾袭上她的眼眶……她多想抛下一切，与耕平哥终生厮守……他们之间，真的没有半点机会了吗？

挟着浓浓的哀愁、夕雾正想关上窗子准备就寝时，一只大手突然按住她的窗棂！

“谁？夕雾险些惊叫，但当她看清攀上窗子的人时，忍不住欣喜地低吼：“耕平哥……”

北野耕平矫健的身子迅速翻窗而入，紧紧地抱住她。“夕雾！我的夕雾……老天！

我终于又见到你了！”

自风间夫人在船上撞见他们两个的事后，即严厉地隔开两人，将两人见面的机会减至零。白天，风间夫人寸步不离地守着女儿；夜晚，则命令婢女全夜轮值地守在夕雾房门口，绝不许北野耕平靠近半步！

耕平捧起她的小脸，落下一串串狂猛炽热的吻，急促地道：“你不明白我这几天想你想得快疯了……我几乎要不顾一切地劫走你，带你逃到天涯海角！过属于我们的日子……夕雾，我好爱你！好爱你……”

“耕平……”喜悦的泪水揉碎在两人脸庞间，夕雾紧攀住耕平，不顾一切地狂吻他，响应他疯狂炽烈的吻。“我知道！正如同我对你这疯狂的爱！我好想你……”

两人吻得惊天动地，如火荼毒！宛如有万千热流在两人体内狂奔一般，惊动了四肢百骸！良久，耕平才眷恋不舍地离开她诱人的唇，更珍惜地将她紧搂在怀里，沙哑而有力道：“夕雾，我不能再忍受没有你的日子。我更不能眼睁睁地看你嫁给别人！

我会发狂！会杀人！我们走！一起到你母亲面前求得她的谅解，告诉她我们有多相爱！任何人也无法将我们分开！请她成全我们。”

北野耕平拉着她，转身便要走。

“不行！耕平！”夕雾停下脚步，慌乱而惊恐道：“我们不能在这时去见

我娘……她的身体不好，心脏病随时会发作，我不能再去刺激她……更何况，娘根本不会听你的说词，她现在正在气头上，看到你只会更生气……还会以更激烈的方式拆散我们……”

“那我该怎么办？”耕平痛苦地低吼：“夕雾，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不能失去你，绝不能！你是我的！我要守护你、照顾你一辈子、绝不许任何人抢走你！”

夕雾……跟我走，我们私奔吧！我们走得远远的，去建立属于我们的家园、追求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保护你、爱你！”

“跟我走！夕雾。”耕平紧捉着她的手，黑眸中燃放强烈夺目的火焰，热切而期盼地望着她。

夕雾几乎要立刻点头，这份幸福是她盼望已久的呀！但一想到母亲险些病发的模样……她苍白了脸道：“不……我不能，耕平，我们不能这么做……我娘的身体不好，如果因这刺激而心脏病发……出了什么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我们不能……”

夕雾冰冷的手紧捉住耕平，压抑已久的痛苦与煎熬，终于在耕平的怀抱中爆发，捉着耕平，她尽情地痛哭。

“不要哭，夕雾……”耕平更加心痛如绞，不住亲吻她道：“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太急躁了……我早该了解，你是最孝顺的好女孩。别哭，我不会再要求你马上跟我走。”

但我绝不会放弃你！要以最大的诚意和毅力取得你母亲的谅解与祝福，请她把女儿放心地交给我。”

耕平沉稳地安抚夕雾，坚定的语气中透露出执着坚毅的决心与力量。

夕雾小脸全是泪痕，楚楚可怜地望着他。“耕平哥……你是说真的……”耕平唇角逸出灿烂的笑容，环抱住她，温柔地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更何况，我怎敢欺骗未来的娘子？相信我！夕雾，我不会再逼你，但我对你的感情永远不变！我会以最大的诚意，来取得你母亲的好感，即使要耗尽一生的时间，也甘之如饴，只因我爱你！绝不放弃你！”

“耕平哥……”夕雾被他坚若盘石的深情所撼动，喜悦地偎入他怀中，尽情感受他温暖甜蜜的力量。

毫无预兆地，门却在这时被撞开，紧接而来的是风间夫人尖锐的叫声。

“你……夕雾？！你们……你们在做什么？！”

风间夫人由婢女口中得知夕雾晚餐一口未动，爱女心切的她特地又过来看看，没想到又撞见这一幕……

“娘！”夕雾小脸煞白，匆匆离开耕平的怀抱。

“风间夫人，请听我说，我们是……”耕平正要解释，夕雾却更凄厉地尖叫“娘——”风间夫人揪着心口，直挺挺地昏过去！

风间夫人心脏病的宿疾又发作了，幸亏夕雾火速请来大夫抢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行人在次日的下午便抵达新罗，风间夫人原本以为肩头上的巨担可以卸下来了——尽快把夕雾嫁入新罗皇室内。想不到却有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在等她——吹雪失踪了！

而且是和皇太子伊利寒一起失踪的，已过了十天，迄今下落未明！

全城的人议论纷纷，全在谈论此事。向来行事沉稳、英明有为的皇太子怎么会做出这么出人意表的事？而且……据当时也在场的人士透露：是皇太子突然将风间吹雪劫上马匹，硬带她走的！

皇太子不是快成亲了吗？他的未婚妻是风间夕雾呀！这样说起来，风间吹雪是他的小姨子；皇太子怎么会劫走自己的小姨子？一时之间，各式各样的猜测、传闻满天飞，全新罗的人都在议论此事。病体未愈的风间夫人才抵新罗，便差点又被这残酷的事实给彻底击倒！她不敢相信自已另一个女儿也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反了！反了！一切全乱了……

她原本是打算将夕雾嫁入新罗皇室后，再返回日本筹备吹雪与日本皇太子的婚事，让两个女儿全嫁入皇家。但现在……居然全乱了！老天！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风间夫人狠狠地病倒了，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把夕雾急得束手无策，终日泪洗面。

幸好这时传来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吹雪回来了！由皇太子伊利寒亲自护送她回来！

惊喜交加的风间宪一（吹雪之父）立刻令下人将吹雪带回房内梳洗，并在书房内，与皇太子进行秘密会谈。

“小姐！小姐！”夕雾的婢女跌跌撞撞地冲入房中，兴奋地道：“小姐！大消息！”

有个天大的好消息！”

正暗自垂泪的夕雾，拭去泪痕低声道：“你出去！别吵我。”她现在一心一意挂念的只有母亲的病情与妹妹的下落。其余全毫无兴趣知道。

“小姐！”婢女仍欣喜若狂道：“吹雪小姐回来了！是伊利寒太子亲自护送她回来的！”

“什么？！”夕雾触电般直跳起来，紧捉着婢女问：“你说什么？吹雪回来了？”

她还好吗？有没有受了什么委屈？她人现在在哪？”

“吹雪小姐很好，她现在在房中……”

婢女的话还没说完，夕雾就如阵狂风般往外冲，她要赶紧去看看吹雪，她最疼爱的妹妹！如果让她知道伊利寒曾欺负过吹雪，她绝不轻饶他！

夕雾正要直冲吹雪所住的阁楼时，突然煞住脚步，转身问紧跟着她的婢女：

“你方才说……是太子伊利寒送吹雪回来的，那他现在人呢？”

“老爷将太子殿下请入书房内，两人似乎在谈论什么重大的事。老爷不许别人进去打扰……”婢女道。

伊利寒？他现在和爹在书房内？夕雾心意一转……对这从小订下亲的未婚夫，她还尚未谋面。趁这个机会，她倒想先去瞧瞧伊利寒是怎么样的人。

夕雾满脑子全在为吹雪打算——吹雪被伊利寒带走，孤男寡女共处十天十夜……就算他们之间没发生过任何事，但吹雪的名节已受损，为了避免日后遭人非议，把吹雪嫁给伊利寒是最好的方法！

夕雾决定了，如果伊利寒的人品、学识均不错，她要催促他早日迎娶吹雪，对吹雪负起责任。若他胆敢不从，她这做姊姊的，便要替妹妹教训他！主意一定，夕雾便转身走向书房。

书房外站着两个守卫，夕雾示意他们别出声，悄悄站在门外观看里面

的动静。

爹和一年轻人在里面谈话，夕雾只看得到他的背影，高大挺拔，昂然七尺之躯，浑身上下充满顶天立地的气魄，他的嗓音浑厚扎实，铿锵有力，吟然沉静的语调中满是威严不可抗拒的力量，夕雾虽看不见他的脸，但由这男人的语调中已可确定一件事——这人是天生的领袖人才！无需疾言厉色、三言两语即可主控全场，雷霆万钧的气势令人敬畏！

光听这沉稳有力的嗓音，夕雾就不讨厌她未来的“妹婿”了。

悄悄移动脚步，夕雾走至另一扇窗外，从这里可以看到男人的脸——哇！

她不禁暗自喝采！好个英气逼人、俊逸出色的伟男子！两道桀骜不驯的浓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深邃黑眸，眉宇之间闪烁着浩然正气。他仅是轻松地坐在那，但自然流露出豪迈不羁、卓绝出众的气质。果然是令女人怦然心动、晕头转向的旷古大帅哥！

夕雾满意地微笑——

不错！把妹妹交给这么卓然出众的男人，她可以放心了！

伊利寒沉稳有力地对风间宪一道：“十天前强行带走令媛吹雪姑娘，是晚辈的过错。

只因晚辈十分爱慕气韵独特、蕙质兰心的吹雪；吹雪亦和晚辈情投意合……

所以，晚辈有个不情之请，请您将吹雪许配给晚辈，晚辈将依最隆重的礼仪，正式迎娶吹雪入宫为妻，并册封为太子妃。”“这……”风间宪一真是一个头两个大！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了。

“太子殿下……臣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原本臣以为殿下将迎娶的是臣的大女儿夕雾，那现在……夕雾……”

伊利寒满怀歉意、诚恳地道：“有关夕雾姑娘……晚辈愿以最大的诚意及代价来取得她的谅解，晚辈知道这样很对不起她……但我不能在婚前就欺骗她；更无法舍弃吹雪而迎娶她……这辈子，除了吹雪，我不会对第二个女人付出感情，也不打算迎娶吹雪以外的女人为嫔为妃。所以，恳请您同意我和吹雪的婚事。”

风间宪一更加头痛了！皇太子对自己的小女儿这么情有独钟、死心塌地，他这做父亲的本应十分欣慰。但事情麻烦就麻烦在……大女儿夕雾才是皇太子的未婚妻呀！喔！

老天……这该怎么处理？

风间宪一偷偷瞧了薄绢屏风一眼——

病体未愈的风间夫人一直坐在屏风后监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唉……老婆大人一定很生气！

风间宪一叹了一口气后道：“殿下……夕雾与吹雪都是臣的亲生骨肉……臣舍不得委屈任何一个，所以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事。夕雾是殿下名正言顺的未婚妻；

而吹雪和殿下共处十天十夜，如果不嫁给殿下，名节也无法保全……依臣之见，不如这样吧——请殿下同时迎娶夕雾和吹雪，册封夕雾为未来皇后，吹雪为嫔妃。”

什么？！躲在门外的夕雾悚然大惊！爹……好可恶！问也不问她和吹雪的意见就这么自作主张。她才不稀罕当什么未来的皇后，才不要嫁给伊利

寒！她只想……

永远守在耕平哥身边呀！

“不！”伊利寒想也不想地断然拒绝。“这太荒谬了！不管对吹雪、对夕雾而言，都是一种侮辱！我对夕雾姑娘不可能有爱情，我不愿耽误她的终生幸福。更何况，除了吹雪，我不打算再娶任何女人为嫔为妃。”

好！有个性！够性格！夕雾在心底喝采——吹雪这丫头选对丈夫了！这外表风流倜傥，对爱情却忠贞不二的伊利寒，绝对可以给吹雪幸福。

“那夕雾怎么办？”风间宪一更加苦恼了。“全新罗的人都知道夕雾是你从小订下的未婚妻；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同意让你和夕雾解除婚约而改娶吹雪……夕雾会怨我们做父母的偏心……而且她的将来……”

“如果您同意，我希望能和夕雾姑娘私下谈谈。”伊利寒冷静沉稳道：“截至目前为止，我们都在这一厢情愿地讨论自己的想法。而没想过要去询问夕雾的个人意见。我想恳切地和她谈一谈，了解她的想法与个人意愿。也许……请恕晚辈大胆猜测——夕雾姑娘也不愿意嫁给晚辈，她芳心另有所属……”

“什么？！”风间宪一一听吓呆了！忙不迭的道：“不不！不可能的！我的女儿从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且她早知道自己是皇太子的未婚妻，怎么可能另有所属……”

“不要再说了！胡言！全是一派胡言！”病恹恹地躺在屏风后的风间夫人终于忍不住尖叫道：“反了！反了！这世界全反了、全乱了吗？明明是姊姊订了亲又退婚，再改娶妹妹？这么荒谬可笑的事怎么会发生在咱们家？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咳……咳咳咳……”

“夫人！夫人！”风间宪一连忙冲入屏风后。“你的病还没好，千万别动气呀……在太子殿下面前，别说这种话……”

里面似乎乱成一团，夕雾叹了口气，颓然悄悄走出来，娘就想不开、太死心眼了！

执意于名利富贵，非要她当上什么太子妃不可！

而她，这个当事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太子妃不太子妃；她只想和心爱的人厮守一生呀！如果娘真的一心一意期望有女儿当上太子妃光耀门楣，那就该成全吹雪和伊利寒呀！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相爱的一对。何苦为了无谓的“面子问题”、“怕人耻笑”……而硬拆散两对有情人，害苦了四个人呢？

夕雾心头沉甸甸的，脚步却毫不稍息地直往吹雪闺房奔去，她要赶快去看看妹妹是否安然无恙？

吹雪房门口也站了两个婢女，一定是娘命她们日夜守着吹雪，以防她再逃跑。

“大小姐。”两名婢女一看到她，立刻恭敬地欠身。

“公主呢？”夕雾问。

“在里面。”夕雾立刻走进去。“吹雪！吹雪！”

“姊姊？！”意志消沉地斜躺在锦榻上的吹雪，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狂奔过来。

“姊姊！真的是你……我好想你！”

“吹雪！”夕雾紧抱住她，急切地问：“快让我看看，你还好吧？没事吧？刚到新罗就听到你失踪的消息，真是把我急死了！告诉姊姊，伊利寒有没有欺负你？”

捧起吹雪略微消瘦却更加美丽的小脸，夕雾心疼地审视着。

“姊，我很好。只是……只是……”吹雪凄楚地潸然泪下道：“姊，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我是天底下最糟糕、最恶劣的妹妹！我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我不该爱上伊利寒，更不该和他……我不敢求得你的谅解，只能向你坦承过错。但，姊……你放心，我不会阻碍你终生的幸福，我会消失得远远的，永不再出现在你和姊夫的面前……绝不破坏你们的感情……”

“吹雪，你在胡说什么？”夕雾又是怜惜，又是心疼地拭去妹妹脸上的泪，叹口气道：“为什么你和娘全一厢情愿地认定我会爱上伊利寒？我非他不嫁？吹雪，我不许你再说什么‘永远消失’的这种傻话，你是我最心爱的妹妹，任何人也无法破坏我们的姊妹之情。傻吹雪，相爱的本身是没有错的，姊姊太了解那明明不该相爱，却深深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与煎熬……爱上伊利寒，并不是你的错。相反地，姊姊很为你高兴，因为你遇到的，是如此器宇轩昂、卓尔不凡的好男人，又对你一往情深！”

“可是……”吹雪依旧泪雨滂沱道：“姊……伊利寒本应是你的夫婿呀！我真是犯了最大的过错……我不该毁了你的幸福……”

“我的幸福？”夕雾眼前浮现的是耕平那温柔内敛、深情不渝的黑眸……耕平！

她苦涩而无奈道：“为什么你会认为只有在伊利寒身上，我才能得到一生的幸福呢？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男人，我可能对他产生什么刻骨铭心、非君不嫁的感情吗？吹雪，姊不想瞒你，由日本来到唐土的路上，发生了很多事……姊真正喜欢的是……”

夕雾已决定将自己和耕平的事告诉吹雪，她不愿吹雪再背负无谓的罪恶感。她希望吹雪和自己并肩作战，为争取四人的一生幸福而奋斗！但，严厉愤怒的怒吼声，打断这一切！

“住口！”风间夫人怒气冲冲地冲进来——不知何时，她竟已站在门外！

“夕雾，你在对吹雪胡说什么？”风间夫人愤怒地瞪了夕雾一眼后，面容严肃地对吹雪道：“吹雪，进睡房去！我不是要你好好地在睡房里反省忏悔吗？你还有脸和姊姊说舌？也不好好地反省自己犯下多么大的错，多对不起你姊姊！老天……”

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帮你们收拾这烂摊子……秋子！桂子！将小姐带入睡房内，好好地守着她，不准她踏出房门半步！至于你，夕雾！你跟我回去！”

风间夫人捉起夕雾的手，不由分说地硬拉她出去。

“娘，等一下……”夕雾慌乱道：“让我和吹雪私下再谈一谈……”她要告诉吹雪自己和耕平相爱的事实，她要鼓励吹雪安心地接受伊利寒的爱！

“好了！还有什么好谈的？”风间夫人愤怒地道：“跟我回去！给我好好地待在你的房里，一直到你嫁给伊利寒之前，我不准你和吹雪两人再见面……再放任你们姊妹俩胡作非为，我准会被你们气死！”

风间夫人急如星火地硬把夕雾拖入她的房里。

“你刚才打算对吹雪说什么？”风间夫人气呼呼地质问夕雾：“别告诉我你这么没羞耻之心！你打算告诉吹雪你和北野那混蛋所做的‘好事’吗？现在情形已够混乱了，你打算再乱下去，是不是？我郑重警告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对吹雪胡言乱语，更不许再做出莽撞之事。你给我乖乖待在房

间里，等皇太子来迎娶。”

“娘，你为什么这么刚愎自用，为什么不另想两全其美的方法呢？”夕雾不满道：“事实已摆在眼前——我爱耕平；而吹雪和伊利寒才是真心相爱！娘，您为什么不肯成全我们，让我们选择自己真正想要的婚姻呢？”

“不！不要再说了！”风间夫人气得全身发抖道：“太荒谬了、太可笑了！姊姊和人订了婚，未婚夫来迎娶的竟是妹妹而不是姊姊……这么可笑且丢脸的事绝不能发生在咱们家……不！我绝不许这种事情发生！”夕雾悲哀地道：“娘，您只是为了面子，是吗？是女儿的终身幸福重要，还是面子重要？更何况，这并没什么可耻、丢脸的，我和伊利寒只是自小订下莫名其妙的婚约，既毫无感情，更无夫妻之实。当我们成年后，各自遇到自己所爱，为什么不能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却偏得受限这奇怪的婚约，硬把四个人逼得这么痛苦？”

“住口！不准再说了！谁灌输你这么离经叛道的观念？北野那混蛋是不是？你一定要气死我吗？”风间夫人捂着胸口，脸色迅速发青，喘息也越来越激烈。“我已经被你们气得心脏病发了……一定要气死我才甘心吗？”

“娘！”夕雾迅速地扶她坐下来，满怀愧疚道：“请您千万别生气，伤了身子……女儿不敢忤逆您……我一定听您的安排……”

幽幽地在心底叹了口气，她的确不能再惹母亲生气了，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她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耕平！耕平！我和你之间，真的还有机会吗？

第八章

伊利寒来府求见夕雾。

尽管风间夫人绝对不愿两人在婚前还见面——她怕横生枝节，但在丈夫的极力劝解下，她终于同意让两人见上一面，但有附加条件——她必须在屏风后“监听”！

伊利寒气魄恢宏地坐在会客室内，夕雾盈盈走了进来，两人四目相接时，均暗自喝采——伊利寒暗赞果然是个气韵如兰、妩媚清妍的大家闺秀！

而夕雾，虽曾在书房外偷窥过伊利寒，但近距离的照面下，她忍不住又惊叹——好个威武英杨、豪气万千的年轻首领，过人的气度，彷彿天下全在他掌握之中。

不愧是我未来的妹夫！

不愧是吹雪的姊姊，同样秀外慧中。

第一眼，两人交换着欣赏却仅只于友善的讯息。

伊利寒请她坐下，沉稳道：“夕雾姑娘，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坦白说，拥有你这么一位相貌出众，蕙质兰心的未婚妻，是在下最大的福气与光荣。但很遗憾的是……我必须在初次见面中，即讨论我们的婚约问题……”伊利寒小心地遣词用字，基本上，他觉得自己愧对夕雾，他不愿伤害如此纯净美好的女孩。

夕雾微微一笑道：“没关系，你尽管说……我大概知道你要说什么……”

她一边回答，一边感觉一股凌厉的视线自背后传来——是坐在屏风后的母亲。

夕雾头皮发麻了，她原本想趁这机会，和伊利寒把话说清楚——明确地表达她也不想嫁他，她另有所爱的事实。并请他好好地照顾吹雪，但母亲……母亲坐在屏风后……

要和伊利寒见面之前，母亲还一再警告她——千万不可告诉皇太子，她和耕平的事；如果夕雾胆敢泄漏半字，就是要气死亲娘，并连连提醒她：要以柔情攻势、眼泪攻势来挽回伊利寒的心，让他在愧疚之余答应娶她，早早完成皇室婚礼。

夕雾冷汗直冒了！老天！在母亲的监听下，她要如何把自己真正的心意传达给伊利寒？偷塞纸条也不可能……因为母亲的眼睛利得很，难逃法眼。

伊利寒见夕雾小脸发白，误以为夕雾已听说他想解除婚约之事，十分伤心、气愤。

更浓烈的愧疚感油然而生，他艰困而诚恳道：“夕雾姑娘，我知道你不会原谅这件事，但我仍必须向你坦诚……我已爱上令妹吹雪，我珍惜她、爱她，愿尽己所能永远保护她，与她厮守一生。我知道这对你而言是很大的打击，我也知道是我对不起你……在下愿接受夕雾姑娘的任何惩罚与责骂……绝无怨言！姑娘可以尽量怪我、恨我、怨我……但请不要责怪吹雪，为难吹雪……”伊利寒歉疚而无比坚定道。

好！果然是个敢做敢当，顶天立地的汉子！夕雾真是越来越欣赏她这未来的妹夫了，神情不亢不卑、诚挚坦率，帅气出色的脸庞上布满了急于保护心上人的决心与毅力，他要夕雾把所有的怨恨全算到他头上，舍不得她去责怪吹雪半分。

好！有勇气、有担当！夕雾相信他一定会把吹雪视若珍宝、宠溺爱怜她一辈子。

她真的好想对伊利寒道——你无需对我感到愧疚，更不需感到抱歉；因为我喜欢的并不是你，勇敢的去争取你和吹雪的幸福吧！

但母亲……母亲坐在后面……老天！那道凌厉的视线越来越冷峻骇人了。

深吸一口气，夕雾支支吾吾道：“殿下，请不用向我道歉……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你外表所看到的……”

伊利寒的脸上满是困惑之情；夕雾正想一鼓作气把实情说出来时，屏风后的风间夫人已气急败坏地冲出来了。

风间夫人紧掐住夕雾手臂，脸色铁青道：“夕雾……你和殿下谈完了吧？我相信你已很明确地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殿下了——男人嘛，逢场作戏、婚前风流是在所难免……只要他婚后忠贞负责，对得起你就行了。无论如何，你才是太子殿下名正言顺、众所皆知的未婚妻呀！除了殿下，你不可能嫁给别人……”

“娘……”夕雾惊愕不已，不！不是这样的……娘怎么……

风间夫人绝不让她有机会把话说完，便拉着夕雾往外走。“好了，现在话也说完了，你该回房歇息了，反正殿下已了解了你的心意……请尽速举行婚礼，殿下，恕臣妇先行告退……”

风间夫人已拉开房门。

“娘……”夕雾匆匆回过头，趁母亲眼睛注视门口时，以口形匆匆对伊利寒道：

“后花园，柳树下！”

只来得及匆匆打出这种暗号，夕雾就硬被母亲拖出去了。

“娘！娘！你别走这么快，我头晕……”

风间夫人怒气冲冲地回头骂道：“你还头晕呢？我都快被你气死了！叫你对殿下撒娇，对他发动眼泪攻势，你全没做到……你？你怎么了？”

风间夫人蹙眉盯着夕雾的脸，姣美的脸上微微发白。

“我头晕，胸口好闷……”夕雾更夸张地做出痛苦状，反正这一阵子她身体状况也不太好，要装病太简单了，她双眉紧皱，楚楚可怜道：“娘，我真的不舒服，可不可以让小菊去请大夫来……”

风间夫人扶住夕雾瘦弱的身体，叹了口气道：“唉！你这身子骨就是虚，从小怎么调养也调养不好。也罢，小菊，你快去请大夫来。”

“是！夫人。”小菊和夕雾匆匆交换一神秘的眼神后，即衔命而去。

风间夫人又道：“瑞子，来帮我把小姐扶回房里休息。”

小菊匆匆急行，一个拐弯，确定夫人瞧不见自己后，即掉转方向——不朝大门口走，而直奔吹雪小姐的闺房。

另一方面，伊利寒坐上御辇，下令回营。

随从的队伍离开风间府不久后，伊利寒以过人的轻功悄悄飘出御辇，无声无息地在风间府的外墙落下来，迅速翻墙而入，潜进后花园。

看着渐行渐远的皇家队伍，伊利寒胸有成竹地泛出微笑——他方才已私下交代一名最信任的贴身护卫了；他将悄悄再潜入风间府。而皇家队伍继续前行，让风间夫人误认他已回宫，不再心生戒备。

“后花园，柳树下”。夕雾姑娘为什么会以口形告诉自己这六个字？伊利寒敏捷矫健地潜入后花园，他相信这其中必有内情！

好不容易在贴身婢女的协助下，吹雪才摆脱了层层守卫，悄悄直奔后花园……

方才，夕雾的贴身婢女小菊匆匆冲入房间对她道：“吹雪公主！夕雾小姐让我来告诉你，快到后花园的柳树下，不要问为什么，快去！”

是姊姊的意思？吹雪也无暇多问，在贴身婢女的掩护下，匆匆直奔后花园。

柳树下？吹雪满怀疑惑地往前走，姊姊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这么神秘？！

柳树下空无一人，姊姊怎么还没来？吹雪独自站在那，好奇地东张西望时，背后突然伸出一只手，揽住她的肩。“谁——”吹雪险些失声大叫，但一股熟悉的男性气味袭向她……不！不可能……不可能是……她不敢置信地回过头，伊利寒那英挺刚毅，俊逸出色的脸庞赫然在眼前。

“吹雪？！”他的表情也是惊喜交加，紧紧地拥她入怀。“是你？！真的是你！”

我真不敢相信……”

“寒！”吹雪紧紧环抱住他，脸蛋熨贴在他胸膛上，喜悦的泪水奔流而下。

“我好高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怎么会在这？”

“别哭，你的眼泪总是将我的心拧成一团……”伊利寒温柔怜惜地以唇吻去她的泪水，轻抚着她的脸蛋道：“是夕雾姑娘暗示我来的，她以口形告诉我，来这柳树下。”

“姊姊？”吹雪眨眨珠泪盈盈的瞳眸，困惑道：“我……也是姊姊叫我来这里呀？可是她人呢？她怎么没来？”

伊利寒已了然于心了。“一定是夕雾姑娘特别安排我们在这见面，她真是善良且善解人意的好女孩！”

低头轻咬她珠圆玉润的小巧耳垂，尽情啜取佳人身上的醉人幽香……沙哑而炽烈道：“老天！我好想你，疯狂地想拥抱你，亲吻你，你不知道这几天的分离对我是多么痛苦的折磨，你是我的妻子，任何人也不能将我们拆开，如果不是还有一丝理智在，我早发动万军，直攻入风间府将你夺走，把你永远锁在我身边，永不让你离开半步！”

一边低诉这些日子的煎熬相思；他一边以更狂猛灼热之姿亲吻吹雪，在她雪白的粉颈及圆润的香肩上，印下真爱的烙记。

吹雪彤晕滢滢，全身似溶在烈火中，伊利寒炽猛的热情令她浑身酥软，意识昏蒙……她紧捉住最后一丝理智，轻推开伊利寒雄健的身躯道：“寒，等一下……姊姊……姊姊为什么会安排你我来这里见面？我们之间的事一定让她很愤怒、很伤心……全是我的错，我太对不起姊姊了……”

“吹雪，别这么说，我不许你责怪自己。”伊利寒紧拥住她，似要将自己丰沛的力量传递至她纤细的娇躯内，有力而低沉道：“刚才我和令姊谈过，我发现……”

事情似乎没这么简单，夕雾姑娘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只是因令堂也在场，她无法说出口……”

不会错的，伊利寒十分相信自己敏锐的直觉——夕雾姑娘的双眸盛满忧愁与焦虑，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想告诉他。

“姊姊有难言之隐？”吹雪困惑地摇摇头，珍珠般的泪水又滑下脸庞，低声道：

“我想……姊姊一定很生气我们……竟背叛她的事。从小，姊姊就十分疼我、让我……所以即使发生了这种事，姊姊仍舍不得骂我……只能暗自伤心，我真是太过分了，怎能做出这么恶劣的事……”

“小傻瓜！”伊利寒心疼地拭去她的泪水，轻啄她的红唇道：“为什么这么悲观呢？别把所有的责任全往自己身上揽，好吗？和令姊谈话之中，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她根本就不喜欢我，对我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如果一个女孩子真的期望嫁给她的未婚夫；那当她听见未婚夫亲口向她承认他爱上另一个女孩时；她应感到愤怒与绝望，及被背叛的悲痛……”

“但夕雾姑娘的反应并非如此。”伊利寒稍微停顿一下，眸中掠过疑惑之色，继续道：“当我告诉夕雾，我爱的人是你时，我清楚地她的脸上看见‘如释重负、欣慰、喜悦’的表情，而非愤怒与悲伤。所以，吹雪，为什么我们要陷在这死胡同内继续打转，而不去想想看：事情是否有另一可能——夕雾姑娘已心有所属，她早有喜欢的人！”

“姊姊会已有喜欢的人？不可能……不可能呀？会是谁呢？”

吹雪如陷入五里雾中般，理不出半点头绪来，不可能呀……姊姊一直是那么端庄害羞、内向文静……更何况娘管她管得那么严，她根本没有机会

与任何一个男人接触……除非，府里的人，或是姊姊青梅竹马的玩伴……

青梅竹马？！

吹雪脑中电光石火地闪过一张冷峻却温柔的脸庞——北野耕平！他和姊姊是一起长大的，从小，他就特别地保护夕雾，凡事总顺着她、让她。而且……北野大哥这次奉天皇之命护卫姊姊前来新罗，在海上有近一个月的相处时间……

难道——吹雪蓦地想起来了，这几天，自己在府里散步时，皆见到一身武装、英气凛然的北野大哥痴站在廊下，望着夕雾的窗口发呆，灼灼黑眸中，燃烧着奇异炽烈的火焰！吹雪当时正为自己的爱情问题所苦，没有时间去多想。如果照伊利寒这么推测……难道，夕雾姊真正有喜欢的人，而且那个男人是——

“吹雪！”伊利寒将吹雪唤回神来，捧起她的脸蛋，强悍而坚定道：“不要再胡思乱想了，相信我！把自己交给我，把把所有的困难与责任全交由我来承担。我不愿看你再操半点心，不舍见你再皱眉头；不用再去想烦心的事，你只要全心全意感受我对你的爱，等着当我的新娘子，相信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我绝不放弃你！”

“可是……”吹雪所挂虑的，仍是姊姊的幸福问题。

“没有‘可是’！”俯下脸，伊利寒又给她一个火热缠绵，足以让她飞至云间的热吻，两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合，他粗犷阳刚的男性气味包围住，让她感受到他丰沛旺盛的爱，他的生命力、他的热力，以钢铁般的坚贞爱情来珍惜她、拥有她——

他挚爱不渝的小女人。

良久，当伊利寒终于松开她的唇时，吹雪芙蓉脸上的红晕已可媲美天边晚霞了，她星眸迷蒙，浑身仿佛全浸在蜜汁中般……心神荡漾！坦白说，如果她在刚才那一刻死去，她亦了无遗憾。

伊利寒黑眸熠熠发亮，闪着炽烈的欲火，炽热的唇瓣依旧在她滑嫩的脸蛋上摩挲，另一手抚着她玲珑有致的身段，痞哑低沉道：“吹雪！你美得令人心惊、心醉！”

不要再用那种眼神诱惑我，否则，我会不顾一切的劫走你，将你绑入皇宫中，直接举行婚礼，名正言顺地占有你！”

大胆狂热的告白令吹雪更加心跳如擂鼓，她羞涩地轻推开他，不安地瞄了四周一眼后道：“你快走吧？如果被人看到我们在这就惨了，而且待会儿娘可能会发现我不在房里……我得先回去，顺便去看看姊姊，我起担心她……”

吹雪说着，轻盈地起身便要走。

“等等！”他柔声命令，把吹雪用力一拉又直带入自己怀里，激烈强悍地狂吻她，把她吻得浑身燥热，几乎站立不住后，才放开她，霸道地命令道：“我还要再见到你！”

三天后夜晚子时来这里，不准你不来，我会一直等下去。”

吹雪满脸酡红地轻点了头，羞怯甜蜜地望了他一眼后，才怀着一颗骚动不已的芳心，匆匆奔向房间。

吹雪很担心夕雾，自己的房间也没回，便直奔夕雾房里。

还没到夕雾所住的“兰心楼”，便看到何大夫匆匆由里面走出来。

“何大夫？”吹雪上前招呼他：“您……来替我姊姊看病吗？我姊生病了吗？”

“是……吹雪小姐……夕雾小姐……似乎‘生病’了……”平日十分稳重的何大夫竟结结巴巴道，一脸困惑怀疑地匆匆离去。

怎么回事？吹雪一头雾水地站在原地，何大夫怎么了？好象受到什么惊吓似地。

吹雪走入“兰心楼”，发现平日站在门口的婢女也全不见了，怎么回事？这里似乎乱成一团？

她疑惑地走向最里面的睡房，才刚要推门进去，就听到风间夫人的吼声，吹雪吓了一跳，连忙煞住脚步，屏气凝神地站在门外。

风间夫人半瘫在椅上，悲哀愤怒地怒吼：“这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给我说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娘……”夕雾咚一声直挺挺地跪下来；泪如而下。“对不起……全是我的错……”

“是北野耕平那混蛋的种是不是？”风间夫人气得浑身发抖，厉声道：“我应在船上就一刀杀了他的，夕雾！你好胡涂，你怎能怀了他的孩子？你怎能这样自毁前程……天！我要如何同太子殿下交代呀……”

原本夕雾只是装病让小菊请来大夫，谁知大夫把完脉后，竟宣布一惊人的消息——夕雾已怀一个月的身孕了！

夕雾一听，吓傻了，而当时也在一旁的风间夫人，则当场吓昏过去。

姊姊……怀孕了？吹雪整个人僵在门外，脑中一片空白……老天？！怎么可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孩子的爹……是谁？

“娘……”跪坐地上的夕雾哭着拉住风间夫人的手。“对不起……女儿不肖……是女儿辜负了你的教诲……但请您原谅我……也请您成全我……女儿已怀了耕平的孩子，求娘大发慈悲，成全我和耕平吧！”

耕平？！竟是耕平大哥！门外的吹雪掩住口，以防自己惊叫出声。

“你休想！”风间夫人狠狠的一巴掌刮在夕雾脸上，怒焰冲天道：“我绝不会把你交到那种下等人手里，除非我死！你是天生的皇后娘娘命，怎么可以纡尊降贵地嫁给北野耕平那混蛋，他休想，他别以为使出这下三滥的手段就可得到你，做梦！”

“娘……”夕雾的右颊如火在烧，但她仍紧捉住风间夫人的手，悲痛欲绝地哀求道：“您为什么要这样侮辱耕平哥？你为什么这么看不起他呢？耕平哥优秀出色，不到三十岁即以自己的才能晋升到三品大将……这全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呀！如果您要显赫的家世，耕平哥也有大好的前途……最重要的是，女儿和他是真心相爱，我尊敬他、爱他，愿以他为夫，以他为天！而耕平哥也怜惜我、爱我、了解我……”

只有他才能给我真正的幸福呀！”

“住口！”风间夫人怒火滔天地大吼：“我绝不会把你嫁给那才官拜三品的大将，你疯了吗？不当皇后娘娘，而当一个三品夫人？你和皇太子的婚礼必须提前举行，越快越好，而北野耕平那混蛋——这几天之内我便要他滚回日本，滚得远远的，这辈子绝不准他在新罗出现，更不准和你有任何瓜葛！”

“不……”夕雾心口一揪，柔肠寸断的悲鸣。“娘，您不能这么残忍，活生生地拆散我和耕平哥……我更不能去嫁给皇太子……您要我怀着耕平的孩子去嫁给皇太子？不！”

这太荒谬了！”

“有什么荒谬？”风间夫人冷冷道：“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有谁知道你肚里的孩子是北野耕平的？至于皇太子那边——你放心，娘会为你打点得妥妥当当的，哼！皇太子夺去吹雪清白这笔帐，我还没和他算呢！既然他那么喜欢吹雪，想娶吹雪为妻，行！

他得答应我的条件！”

风间夫人眸中精光一闪，胸有成竹道：“我可以把吹雪嫁给他，但先决条件是，他必须先娶你为太子妃，将来立你为后，册封吹雪为嫔妃，并对外宣称你肚里的胎儿的确是他伊利寒的亲骨肉，视如己出，永生不得泄漏出实情。孩子一出世，若为男婴，便是太子，未来的皇位继承人！”门外的吹雪全听傻了，呆若木鸡，而泪痕斑斑的夕雾，更是惶恐不安，无法置信地低喊：“不！娘，这太荒唐了！太不可思议……既然您非要有一个女儿为太子妃不可，那就直接将吹雪嫁给太子殿下呀！为什么非得要以这么荒谬的方法，硬拆散两对有情人，害我们四个人痛苦一生呢？”

“住口！我已经决定了！”风间夫人面色冰冷，斩钉截铁道：“我这已经是最大的底限了！放过北野耕平那混蛋，叫他滚回日本，他应感激我给他一条生路才对！”

该死的，我本来有两个当太子妃的女儿——你嫁给伊利寒，吹雪回日本嫁给日本皇太子……现在……全乱了，都是北野和伊利寒这两个混小子干的好事，伊利寒也应该感谢我才对，把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全送给他，享齐人之福，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不！我不能做出这种事……”夕雾面色惨白、慌乱道：“我怎能怀着耕平的孩子去嫁给别的男人？我既对不起太子殿下，更对不起耕平……我绝不能做出这么胡涂的事，娘！女儿宁死也不嫁给伊利寒！”

“你说什么？我被你们这些混蛋气得还不够吗？你竟敢拿死来要胁娘？你这不肖女！”风间夫人气得浑身打颤、狂怒道：“你宁死也不嫁给伊利寒？好！你讲这话是要气死我是不是？娘没被你气得心脏病发，一命呜呼……你不高兴是不是……”

说啊……”

风间夫人脸色越来越青，胸口激烈的喘气……眼看就要心脏病发了！

“娘！”夕雾愧疚不安道：“娘……您千万别生气……对不起，是女儿不肖……请您别动气……”

风间夫人继续激烈地喘着气，断断续续道：“你……到底答不答应嫁给伊利寒？”

说啊？答不答应？”

夕雾紧咬下唇，泪水滚滚而下，半天无法发出一言。

“快说呀！”风间夫人脸色青得吓人，一副随时会晕过去的模样。“你……真的要气死我是不是？”

“小姐！”一旁的小菊已吓出全身冷汗了，拉住夕雾道：“夫人的情况……非常不好……”夕雾凄楚地闭上泪眼，绝望地哭喊：“娘，我答应……我全答应……全遵照你的安排……”碎了！碎了！她的世界全碎了，耕平……所有和耕平一起编织的未来美梦，全在这一瞬间破碎，烟消云散……

今生今世，她与“幸福”这两字永远无缘……

眼前一片黑暗，四肢冰冷的吹雪移动僵硬的双腿，茫然地走出“兰心

楼”，娘和夕雾再来又说什么，她已全听不见了……
混乱的脑中只有一个巨大的声音不断地盘旋……姊姊答应嫁给伊利寒……
姊姊答应嫁给伊利寒……
姊姊要嫁给伊利寒了……

第九章

三天后的夜晚。

明月高挂，吹雪独坐在窗前，清冷的月光映照在她清丽却无比哀戚的小脸上。

再过半个时辰就是子时了，也是她和伊利寒约好要见面的时间，吹雪的脸上掠过凄楚的苦笑……珠泪莹莹的瞳眸无神地望着桌上一封她刚写好的信：

寒：

我走了，别再找我……今生今世，我绝不会再出现在你和姊姊面前。

别问我为什么，如果你真的爱我，请答应我一件事——好好地爱夕雾，迎娶她为太子妃，并请善待她肚里的胎儿。

小生命是无辜的，况且，夕雾是个非常温婉善良的好女孩。她绝对值得你倾其一生去爱她！

寒，请别再找我了……如果真的爱我，就答应我这最后的要求吧！

吹雪

泪水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吹雪慌忙拭去，不让泪珠滴落在信纸上，她已决定了……远离这一切！走得远远地，永远消失！

只有自己消失了，寒才会死心地迎娶夕雾……夕雾也才不会因走投无路而自尽……反正只要自己消失了，这一切的混乱纷争，都可以得到最完美的安排与结局。

自己本来就不应存在的，不是吗？夕雾原来就是寒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呀！

吹雪微微一笑，笑容凄艳而令人心疼。

拿起信纸，吹雪开了门，无声无息地走向后花园——守在门外的婢女已全被她下了迷药，全昏睡在地。

缓缓地走向和伊利寒约好的柳树下，每走一步，心肺仿佛挨了一刀又一刀般……滚烫的泪水泊泊而下……再过半个时辰，寒一定会依约而来……但自己，却要永远地失约了，只能留给他一封信……之后，永远走出他的生命，永远不能见他……

感受他温暖坚定的爱、他的气息……永不再相见……

咬紧牙龈，吹雪不允许自己在这刻刻软弱，更不许自己崩溃……她深吸一口气，在泪眼迷蒙中把信别在柳树上后，狠下心命令自己——转身离开！永远地离开！

夕雾闺房内。

她缩在角落，望着一屋子的丰盛嫁妆、凤冠霞披、红色喜幔……一屋子的大红、朱红……向她席卷而来，宛如一只红色怪兽般……几乎要将她吞噬。

婚礼再过几天就要举行了，真的要嫁给伊利寒，和耕平各奔东西……永远不再和他见面……也向自己的幸福说再见……夕雾的指尖越来越冰冷……不！她不能就这样离开耕平……更不能怀着他的孩子嫁给别人……

夕雾猛地站起身，她快窒息了！一屋子的大红令她喘不过气来……她疯狂地开了门便往外冲。

门口并没站守卫监视她——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自夕雾答应嫁给伊利寒后，风间夫人便以为她已“想通”了，不再派守卫守着她。

夕雾拔足狂奔，她要去找吹雪……这几天吹雪为什么一直没来看她？她不能就这样嫁给伊利寒，害四个人痛苦一生……她要向吹雪坦承自己和耕平相爱的事实……包括自己怀了耕平的骨肉……再一起去母亲面前，求母亲成全他们四人。

夕雾气喘吁吁地在黑夜中狂奔，突然，一只大手猝不及防地捉住她，将她捉入芍药丛内。

“谁——”夕雾的尖叫声马上被人捂住，睁大的双眼也由恐惧变为惊喜。

“别怕，是我。”灼灼黑眸在黑夜中闪着炽烈的光芒，耕平紧握住她。

“你……是你？！”夕雾惊喜地扑入他怀中，噢！她好想他！疯狂地想见他、拥抱他！

耕平双手紧扣住她的肩，低吼：“不许你嫁给伊利寒！夕雾，你是我的！你永远都是我的！我绝不许你嫁给别人！”

风间夫人怕北野耕平留在这会破坏夕雾的婚礼，便设计把北野骗上一艘开回日本的船，幸在开船之前，北野悄悄溜下来，并再潜入风间府，才发现夕雾的婚事。

“不！我没有要嫁给伊利寒，我永远都是你的！”夕雾急切地道：“我想见你！”

耕平，我想你想得快发疯了！带我走吧！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夕雾……”北野耕平爆出喜悦的低呼，紧抱住她颤抖的身子，以自己热血沸腾的身躯来覆盖它，猛烈强悍地封住她的唇。

四周的气流全被他们的热情搅乱了！他的舌尖长趋直入她口中，让两人同时陷入昏眩边缘……他着火般的大火由她粉嫩的脸庞、香肩上滑落……直直深入衣衫内。在她玲珑有致的娇躯上来回的抚弄……他捉住她紧涨的胸口……夕雾忍不住地发出低吟……耕平的喘息混乱，黑眸闪着炽烈的火焰……

他用力扯开夕雾的上衣，捉住她雪白高耸的双乳……炽热的唇猛力含住粉红的乳尖，“啊……”夕雾惊呼，奇异的欢愉掠过全身，热情的火焰在她体内炸开……

痛苦和快乐同时袭向她……

“耕平……不……要……”夕雾双手捉住地上的青草，仰起头低声哀求……但她颤抖的声音不像阻止，更像挑逗。

耕平整个脸埋入她雪白酥胸内，热热的唇抚爱吸吮，轻咬含弄她……一手扣住她的纤腰，另一手肆无忌惮地往腰部滑下……来到她滑圆的大腿之

间，直侵她的女性幽径……

“不……”夕雾急促地低喊，想捉住他的手却浑身酥软无力，老天……她真的快爆炸了。

耕平的动作更加强悍大胆，迷陷在她软玉温香的娇躯内，狂吻她的每一寸肌肤……令夕雾止不住的娇吟……两人同样热血沸腾，血脉偾张，他一边狂吻她，一边迅速褪下自己的衣物，以自己滚烫壮硕的身躯紧压住她诱人的躯体……两团火焰瞬间相拥，完美的结合，狂热的欲望如火荼毒地蔓延……

耕平炽热的唇由夕雾修长的玉腿又一路吻回她潮红的脸上……身体紧压住她，双手紧搂住她，混浊急促的喘息吹在她耳畔，瘖哑地命令：“夕雾……我的爱！说爱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全身如火在烧的夕雾热切地喊道：“我爱你！我的夫君……我的爱……我唯一的最爱！”

他深邃的黑眸迸出绚丽万千的光彩，弓起身子，狂野炽热地占有她。

结合的刹那，宛如千年火山爆发一般，两人体内喷出滚滚的熔浆，耕平封住她的唇，倾注他的浓情挚爱，身体在地上狂猛激情地律动……两人沉醉在那疯狂欲死的亘古节奏中……似狂喜、似痛苦……奇异灿烂的高潮在他狂烈的进攻中爆发……

直奔上激情顶点时，耕平发出男性的嘶吼，崩泄在她体内……有一瞬间，夕雾几乎要晕死过去……

当两人的喘息不再那么激烈急促后，耕平捧起她的嫣红小脸，洒下无数深情的吻，沙哑地低喃：“我爱你！我的夕雾……我愿以生命来爱你！”

夕雾的脸上此刻美艳得不可思议，唇畔漾起最甜蜜的笑容，抱住耕平钢铁般的身躯，灵活的舌尖由他唇边挑逗……双手也不安分地在他背肌上和臀部抚弄……一直到耕平的呼吸越来越激烈急促时，才深深在他唇上印下一吻：“我也爱你！夫君。”

夕雾嫣然一笑，璀璨的星眸绝美得醉人。

“好哇！娘子，你也懂得如何挑逗老公，令老公欲火焚身了？”耕平捉住她的手，刚毅的脸上笑得十分邪恶，又压住她，低沉而危险道：“你令我热血沸腾，我的娘子……你说，该怎么办？”

他捉住夕雾的手，来到他坚挺的男性欲望。很明显的——星光下，花香熏人，他想再携佳人同奔天堂的彼端。

“不！不行……”夕雾娇羞地躲开他的攻势，老天！真不该去点这个火，她捉起衣服遮住自己雪白的娇躯，含羞带怯道：“不可以……太激烈了会伤到……肚里的宝宝……”

有五秒的时间，耕平脑中一片空白。

半晌，他才爆出惊人的嘶吼：“你说什么？肚里的宝宝？你是说……你怀孕了？”

我……我要当爹爹了？”

“小声一点！”夕雾羞红了脸捂住他的嘴。“你想让下人发现我们在这？”

“我要当爹爹了？！我真的要当爹爹了？！”耕平的声调虽然降低了，脸上却全是狂喜之情，紧捉住夕雾，欢天喜地地道：“几个月了？宝宝乖不乖？有没有常踢你？你最近胃口怎么样？要多吃补品把身体养壮一些……来，我听听看宝宝有没有踢你……”

耕平兴匆匆地把耳朵贴在夕雾的肚子上。

“神经！才一个多月哪听得到什么动静？”夕雾又羞又喜地轻推开他。“你放心，我会好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一定帮你生一个白胖胖的儿子。”

耕平狂喜地低吼：“我要当爹了！夕雾，你真是太棒！太棒了！来，快，我扶你回房休息，这十个月内你一定要好好地躺在床上，绝不许乱动。”

耕平小心翼翼地扶起夕雾，为她穿好衣服，再穿上自己的，便要将她拉回房里。

“等一下，耕平。”夕雾观察一下四周的动静，低声道：“我要先去吹雪的房间看看，这几天，她一直没过来看我，我觉得很奇怪。而且我绝不能嫁给伊利寒，因为他和吹雪才是真心相爱的。我要去找她，和吹雪一起想想法子。”

两人蹑手蹑脚地接近吹雪所居的“晨曦楼”，才一接近廊下，夕雾就低呼：

“糟了？不对劲。”

“怎么了？”耕平即刻反射性地护住她。

“你看……吹雪走廊上的婢女全昏迷在地，一定出了什么事！我们快进去。”

两人匆匆奔入室内。“吹雪？吹雪？”心急如焚的夕雾直奔入睡房内。

“吹雪？”

她才轻推开睡房的门，一道黑影突然迅如闪电地朝她扑来，扣住她，瘖哑急切地低吼：“吹雪？是你？”

“谁——”夕雾吓得尖声高叫。“放开我……”

门外的北野耕平一听夕雾的尖叫，立刻冲进来，见到一高大的男人捉住夕雾，愤怒大吼：“大胆！放开夕雾！”

耕平狂猛凌厉的一掌劈向男人，他敏捷迅速地躲过。这时夕雾也看清来人的脸。

“你……耕平！住手！他是……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耕平的手停在半空中，疑惑地望着眼前那相貌非凡的男人，他管这男人是什么来历！敢伤了他老婆，他非狠狠地教训他不可。

夕雾捉住耕平鼓起的拳头，急切地问：“殿下，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找吹雪。”伊利寒英气逼人的脸上此刻铁青得吓人！双眼布满血丝，宛如一头被激怒的黑豹般。“吹雪呢？她在哪里？”“吹雪？”夕雾更加一头雾水，环视室内一圈道：“我也才刚过来找吹雪，便看到她的婢女昏迷在外……吹雪人也不在房里……殿下，是不是……你和吹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伊利寒的双唇紧抿，轮廓分明的五官上布满阴霾，冷峻地开口：“我和吹雪约好今晚子时见，我要带她走！但……她人没来，却留了这么一封信给我。”

伊利寒竟将那封他恨之入骨的信放在桌上，思妹心切的夕雾立刻打开。

看完后，夕雾清丽的小脸迅速泛白。“吹雪……她走了！不……她怎么可以一走了之？老天！她要去哪里？”

“告诉我吹雪可能去的地方！”伊利寒的炯炯黑眸犀利精锐地盯着她，高涨的怒气隐在冷峻的外表下。该死！这小妮子竟敢不告而别，竟敢离开他！

“我……不知道……”夕雾身体一阵摇晃，幸好耕平用力搂住她。“吹雪……”

她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她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教我怎么放心？”

伊利寒倏地站起来，铿锵有力道：“我会把她带回来！我一定会找到她！一定！”

黑眸射出坚定无比的光芒，气势万钧的气魄如蛰伏欲出的黑豹！他绝不允许最爱的女人自他身边逃开，更不许在他生命中缺席！她永远是他的，他要立刻将她捉回来，永远锁在他身边。

伊利寒身子一提，高大矫健的身躯掠出窗外，瞬间消失在夜空中。

“殿下……”夕雾这才回过神来，紧捉住耕平的手。“耕平，我们也快走！快去找吹雪！”

两人才刚走至廊下，却看到前方一片光亮，一群家丁手持火把，簇拥着风间夫人直朝这里奔来！为首的风间夫人满脸怒容，惨了……一定是门外的婢女苏醒过来后，眼见情形不对，而匆匆跑去通知夫人。

“娘……”夕雾头皮发麻，求救般地捉着耕平。“耕平……怎么办？我们快走吧……”“别怕。”耕平有力的大手紧搂住她，面对来势汹汹的风间夫人，沉稳无惧地微笑道：“我不会再逃避，更不会离开你。我要留下来……以最大的诚心毅力取得你爹娘的祝福，请他们把女儿嫁给我！”

夕雾的眼睛中盛满感动！四目相接时，耕平温暖坚毅的爱已传递至她全身，依偎在他怀里，夕雾感到前所未有的甜蜜与安全……这是第一次，她不再害怕怒气腾腾的母亲……她相信，耕平一定可以克服万难，给她一个最幸福的归宿。

赤燕山，山腰上全是一大片百合花。

洁白的花朵迎风而立，形成一片片翻飞的花海，清香扑鼻而来，这一带全种满了百合花。

闭上眼睛，吹雪坐在石头上，扯下淡蓝的头巾，任一头乌黑的秀发随风飞扬，空气中满是清雅醉人的百合花香……拂上她的脸蛋……令她的意识开始飞荡……飘至遥远的天边……

天边的云朵，像他洒脱不羁的脸庞，也像他桀骜不驯的浓眉……他挺直高耸的鼻梁……他多情的薄唇……吹雪深吸一口气，仿佛只要睁开眼睛，他深情的脸庞就在眼前……会搂住她轻吻……会霸道且宠溺地拥她入怀……

不许哭！不许哭！吹雪仰起小脸，把在眸中打转的泪水又逼回去……双手死命地紧绞……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离开的，不许哭。

只是……这泪水为什么像决堤般地奔流而出……吹雪无助地掩住脸，任滚烫的泪水自指缝中滚滚而下……心好痛……好痛！

寒……我好想你！好想你！

已经快一个月了，自己不告而别快一个月了……原来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可以令自己忘掉他……但没有用……吹雪悲哀地发现……自己对他的思念不但没有因时光而褪色……反而与日俱增的思念他……疯狂地想他……想他……

强压住越来越酸楚的泪水，吹雪不准自己痛哭失声……更不准自己在一时冲动下，狂冲下山去找伊利寒……泪光莹莹的瞳眸望向远方，京城现在怎么样了？寒应该已娶了夕雾姊姊吧？全城的人应还沉醉在皇太子大婚的喜悦中吧？

拭去脸上的泪水，吹雪命令自己不准哭泣、不准软弱！更不准再思念

伊利寒！

他……现在已是姊夫了！姊夫……

自己该祝福他和姊姊……会的！他一定会是个很好的丈夫……他的深情、他的责任感，一定会让夕雾过得很幸福……吹雪凄凉地微笑……不管心底撕裂般的痛苦……

一把温暖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吹雪姑娘？”

吹雪把颊上的泪水擦干净，深吸一口气，努力装出最自然的神色后，才转过身子，微笑道：“简大哥，什么事？”

简淳文望着她，脸上有丝腴腆，道：“吹雪，快起风了，娘嘱咐我们早点回家休息。”

“好。”吹雪柔顺地点点头，站起身子，伸手要拿放在地上的花篮，花篮内全是刚刚割下来的百合花。

“我来！”简淳文眼明手快地接过吹雪的花篮，往自己身上背。

“简大哥，让我来吧。”吹雪道：“你肩上已背了一个大花篮，再加上我的，这样太重了。”

“不，不用！”简淳文立刻阻止她。“不重……真的不重……吹雪，这山路很滑，你小心点。”

“那，我帮你拿一些百合花起来，减轻重量。”

“不，不用了！真的不用。”简淳文把头摇得如波浪鼓，急急道：“吹雪妹妹，你帮我们割花已经很辛苦了，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吹雪微笑：“我一点都不辛苦，只帮你们割割花，其它什么事大婶都不肯让我做。”

一个月前，心魂俱碎的吹雪离开京城后，漫无目的地往前狂奔，她怕伊利寒找到她，所以拚命向偏僻地方走，策马奔驰好几天，她来到了十分偏僻的赤燕山山脚下，吹雪走入一间破屋内，倒下去后即不省人事。

昏睡了两两天两夜，她幽幽地醒过来，她根本没有求生意志……只是迷茫地盯着半空中，任自己的意志一直消沉……消沉……

如此滴水未进过了几天后，才被山下卖百合花的简淳文发现，简淳文一见奄奄一息的吹雪，不由分说地便将她带回山腰上的家，细心调养。

简淳文是个壮硕而忠厚老实的年轻人，和爹娘住在山腰上，种百合花维生。虽不富裕，但日子过得十分平静。简大伯、简大婶都是古道热肠的老好人，一见到纤瘦可人的吹雪，便打从心底怜爱得不得了。

刚开始几天，吹雪一直不言不语，身体状况也很差，在简大婶天天炖补品的细心调养下，她的健康情况才慢慢有起色。简氏一家人对这沉默的美丽女孩视若珍宝，根本不让她帮忙任何家事，还是在吹雪的一再坚持下，才让她帮忙采收百合花。

彩霞满天，夕阳的余晖将两人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吹雪和简淳文边走边闲聊，慢慢步向山腰上的农舍，淳文不时偏头偷看吹雪精致绝美的侧脸……对这个美丽神秘的女孩，他只能满怀爱慕，丝毫不敢有任何妄想……

对他而言，她清丽绝伦得宛若谪落凡间的精灵，是那么光彩夺目，有如画中的仙女一般。他并不想知道这女孩来自何处，也不想问明她为何一人来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

女孩眼角的轻愁已明白地告诉他——她不想提及过去的事。

那么，就让她在这好好地休养身心，过着平静恬淡的日子吧！淳文痴

痴地望着正对夕阳出神的吹雪——能在她身边陪着她，静静地看着她，他已十分满足了！即使有一天，这迷路的仙女找到返回天庭的路，而离开这里，他亦无怨无悔——这段日子，将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回忆。

吹雪一人在百合花田里工作，简淳文则下山去卖花。一边采收百合，吹雪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飞向远方……他……过得还好吗？

应已和夕雾姊完婚了吧……他和姊姊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

苦涩的情绪涌上心头，吹雪一不留神，便让刀子割伤了指头。

“糟糕！”吹雪连忙按住渗出鲜血的伤口，正想站起来时，听见一串脚步声朝这里走来，是简大哥吗？咦？简大哥不是下山卖花了？这么早回来？

吹雪想站起来，但心头突然一震……这种沉稳笃定的脚步声不是简大哥……这脚步声像……像……

吹雪心头狂跳，全身血液瞬间降至冰点，她迅速把身子往花丛里藏，隔着大片百合花盯着渐渐走近的男人——是他……是他……

吹雪捂住唇，不让自己惊叫出声，滚烫的泪水却早已绝堤而出，他……怎么变得如此消瘦？犀利精锐的眸光依然令人望而生畏，蛰猛冷峻的气魄也丝毫未减……

但……他消瘦得令人心疼。

伊利寒一身平民装扮，风尘仆仆地骑马往这里走来，他……越走越近了……

吹雪心慌意乱下，直接钻入百合花篮中躲起来，大气也不敢喘。

伊利寒下了马，慢慢走近大片的百合花田，奇怪，田里空无一人？方才他远远地似乎看见有人在田里工作？

他刚毅英挺的脸庞透着浓浓的疲惫，一个月来……他餐风露宿……马不停蹄地四处找吹雪，还没好好休息过。

深吸了一大口清新芳香的村野气息，伊利寒苦涩的眸光环视青翠的山谷一圈，这里的景观真是灵秀脱俗，令人望而忘忧……如果，能抛下世俗的一切，和吹雪在这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该有多好？

他在一个大花篮旁坐下来，拿起一朵百合花，轻嗅它的幽雅清香；躲在花篮内的吹雪则吓得险些晕眩！他离自己……这么近！这么近！她可嗅到他身上混合着阳光与汗水的男性气息……心脏狂跳得几乎要跃出喉头！虽然她全身覆盖在百合花下……但，她好怕……他会发现她就藏在花篮中。

奇怪的香味……伊利寒闭起眼睛……奇怪，有一瞬间，他似乎闻到了吹雪身上特有淡香……是幻觉吗？他用力地摇摇头，想使自己清醒一些……是自己太思念吹雪而产生的幻觉吗？

一把疑惑的声音响起来：“请问……这位公子，你有什么事吗？”

伊利寒回过头，黝黑壮硕的简淳文站在他面前，吹雪则暗中松了一大口气。

伊利寒站起来道：“对不起，我想请问一下……这几天是否有一位容貌清秀，头发直达地面的姑娘打从这经过？她的名字叫吹雪……”

简大哥！快否认！快否认！吹雪小脸发白，额头渗出冷汗，紧张万分地直盯着简淳文。

上天助她！简淳文没有半点犹豫，直截了当道：“没有！不曾见过，这里是荒郊野外，平时根本不可能有人来。”

“是吗？”伊利寒的脸上全是失望之情。“谢谢你，打扰了……”他步履沉重地走向马匹，上马离去前，突然深深地注视百合花篮一眼……那若有所思的一眼，又把吹雪吓得六神无主……好不容易，他终于扬起马鞭，翩然离去。

吹雪一直等到他走远，再也回头看不见这里时，才敢由花篮内站起来：“简大哥……”

“吹雪？！”简淳文也被她吓了一跳。“你……你怎么躲在花篮内？老天！你的手指受伤了？严不严重？快让我看看！”

“我没事……”吹雪并不关心自己的伤口，急急道：“简大哥，谢谢你刚才替我否认了……你怎么知道，我并不想让别人发现我在这里？”

简淳文忙着包扎吹雪的伤口，双眸却异常温柔地望着吹雪，道：“我知道！由你漾满愁绪的眼光中，我就知道了。吹雪……你只想一人静静地在这山谷内，不想被任何人打扰，而且……刚才那男人，正是你最不想见的人，是吗？”

吹雪心头一震，避开简淳文那灼热复杂的眼光，茫然地望着远方——他怎么会一人来这里？又怎么会如此消瘦？他不是应在京里和夕雾姊过着新婚生活吗？

憔悴得令人心疼……没有人照顾他吗？

“吹雪？吹雪？”淳文唤了她好几声，终于把她唤回神来。“怎么了？你在发什么呆？”

“没……没什么。”吹雪勉强集中心思，一边采收百合花，一边装着漫不经心地口气问道：“简大哥，你这次下山，有没有听到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

“新鲜的事？”简淳文想了一下。“喔！有的，由京城来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听说咱们的皇太子本来该在上个月完婚，并举行继位大典。但太子殿下突然失踪了！

不但取消了婚礼，而且太子的未婚妻已另嫁他人。”

“什么，有这种事？！”吹雪惊叫出声，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是呀。”淳文继续道：“据皇宫内当差的人所传出来的消息，太子殿下甘愿放弃皇位，也要去找他真正喜欢的女孩，而且那女孩……还是他未婚妻的亲妹妹！”

吹雪身体一阵剧烈的震动，手一不稳，刀刃直直割破手腕的肌肤……

“吹雪！”淳文惊骇地大叫。“你今天是怎么了？快放下刀子……我为你止血！”

“我没事……”吹雪的声音细碎如游丝……寒！寒！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能为我而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寒……

眼前一黑，吹雪在淳文的惊叫中，昏了过去。

吹雪幽幽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农舍的竹床上，是简大哥把自己抱回来的？她的腕上裹着棉布。房间内很黑、很暗……晚上了吧？雨丝夹着狂风由竹窗中透进来……外面似乎在下大雨。

吹雪闭上双眼，耳朵仍听到简大伯和大婶在屋外的对话。“不得了！晚上一定会有暴风雨，老伴，你快把门窗钉紧一点。”简大婶忧心忡忡的声音。

“成了！刚才我叫淳文把所有的门窗全钉牢了，只是看这风势……这场暴风雨一定来势汹汹，咱们快回屋裹去吧。”

晚上果然会有暴风雨！吹雪立刻由床上坐起来，顾不得寒冷，透过竹窗往外看……果然，阴风怒吼，乌黑的天际黑云翻飞……这场暴风雨，绝对是声势惊人。

怎么办？伊利寒已下山了吗？还是仍留在山里找她？老天！在这么恶劣的天气下……如果他还留在山里，要躲到哪里去？如果此刻下山，也根本看不清路面，一定是险象环生……

怎么办？该怎么办？

吹雪正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时，房门传来两声轻响，淳文在房外道：“吹雪，我可以进去吗？”

吹雪回过头。“请进。”

淳文端了碗药膳粥进来。“吹雪，娘特地为你炖的，你的身体太虚了，快趁热喝吧。”

“好的，谢谢淳文哥，你先放桌上吧。”吹雪嘴上应着，一双眼却直直盯着窗外，整颗心全悬在伊利寒的安危上……

淳文把粥放下，没有直接走出去，却走至吹雪身边，温柔地望着她，缓缓地道：

“吹雪，今天下午来问路的男人……就是令你逃至这荒郊野外的主要原因吧？”

“淳文哥……”吹雪愣住了，怔怔地望着他。

“我不想干涉你的私事，只是……想表达我对你的关心。”淳文的眸中满是温柔与关怀，柔声道：“吹雪，人一生中，能真正爱一次并不容易。尤其要找到自己所爱、也爱自己的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幸福稍纵即逝……尤其，感情是不能逃避的，不管你再怎么逃，问题仍在那里。你应勇敢地面对它，争取自己的幸福！”

“淳文哥……”呆愣的吹雪无法再发一言，冰凉的东西滑过脸颊……她的泪……无法控制地流下来……

“别哭。”淳文拭去她的泪水，苦涩而温柔道：“你知道……对我而言，你就像天上星子般，璀璨而遥不可及。我无法抑止自己对你的倾心爱慕……但也明白……我永远无法配上完美无瑕的你……我不敢奢望能留下你……只要……看你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便能得到最大的快乐！你在赤燕山的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珍贵而美好的回忆。”

“淳文哥……”吹雪早已泪雨滂沱，她多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豆大豆大的泪水却不听使唤地决堤而出……瘦小的肩头剧烈地颤抖……

“吹雪！”淳文伸出大手，轻拥住泪人儿的她，让她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尽情地哭泣……释放出她所有的悲凉与哀愁……

狂风暴雨，大地似乎要毁灭了。

吹雪和简氏夫妇、淳文四人围坐在大厅的炉火边，吹雪帮简大婶做女红；简大伯和淳文则忙着填补竹屋的缝隙，不让雨水渗进来。

“砰——”连连发出巨大的声音，一定是屋外的瓦罐、石椅又被狂风卷走了……乒乒乓乓的声音不断传出……篱笆早已全毁……大树也被连根拔起。

“老伴呀……”简大婶忧心忡忡道：“这……真是历来罕见的暴风雨呀！你看外面的树倒的倒、被拔的拔……咱们的房子没问题吧？不会睡到一半……发现自己浮在水上吧？”

简大伯一边钉木条一边回答：“放心吧。你没看我把房子钉得多牢固吗？放心地睡吧！不过……这场暴风雨……真是太惊人了！”

吹雪低着头，默默地织补衣物，但一颗心却猛烈地狂跳……他人现在在哪里？

这么大的风雨，不可能还留在山上吧？老天爷！请保佑他没事……保佑他平安呀！

“咚咚咚……”巨大的敲门声传来，把吹雪吓得手中的衣物散落一地，屋内其他三人也一脸诧异地盯着门上。

“有人来？这么晚了会是谁？又这么大的风雨……”简大伯狐疑地盯着木门，隔着门上的洞往外看。“是个男人……可能是上山来狩猎，因风雨太大而要求借宿吧？”男人？！

吹雪和淳文的脸色一僵，淳文由洞孔往外看，突然神色凝重道：“我来开！爹、娘，如果待会儿这个男人打听是否有姑娘寄宿在咱们家，请你们立刻否认！”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简氏夫妇一头雾水，但看到儿子凝重的表情和吹雪惨白的小脸，便道：“好！我们不说……我们就说什么都不知道……”

是他？吹雪由淳文复杂的眼神中已得知来人是伊利寒！她咬着下唇，迅速躲入自己房里。

淳文脸色阴郁地看着吹雪关上房门后，才转身开门。

门才刚拉开，狂风暴雨便席卷进来！伊利寒浑身湿透地站在廊下，高大的躯体仿佛刚由水底打捞起来。

“对不起，打扰了……”雨水将他的头发全打湿，贴在脸上，浑身湿透的他，非但未见狼狈，反而更添粗犷豪迈之气魄，他沉稳有力地对简大伯和淳文道：“许多道路全被雨水冲垮了，如果要下山……该走哪一个方向？”

“年轻人，这时候下山太危险了！”简大伯道：“你没看树木倒成这样，土石也崩落……你还是先进来住一个晚上，明早再下山吧。”简大伯一见到本人，原先所有的疑虑全消失了——这年轻人相貌英挺，器宇轩昂，眉宇之间有一股浩然正气，绝对是谦谦君子。

“请进来吧。”淳文也道，望着俊逸出色的伊利寒，他心中十分矛盾……

既希望吹雪得到真正的幸福，又不愿……这么早就失去珍珠般的吹雪。

伊利寒摇摇头，微微一笑道：“不用了……我还有事，想早点下山。”坚毅的黑眸无畏地望着越来越大的风雨，这几天，他在赤燕山内仔仔细细地寻找过……证明了吹雪并不在山上，既然她不在此处，伊利寒不想再浪费时间停留……只想早点下山，往别处去找吹雪……不论要花多久的时间，他一定要找到她！尽管简大伯一再热心挽留，但伊利寒去意甚坚，问明下山的路后，他便冒着风雨下山。

淳文关上大门，一转身，却看到吹雪脸色发白地站在后面。

“吹雪？”

“他还是要下山？”吹雪的语调支离破碎。“不行……这么大的风雨他要怎么下山？太危险了……”

“吹雪？”淳文想拉住一直走向大门的她。

“我要去阻止他……我不能让他去冒险……放开我！”吹雪突然甩开他的手，疯了似地开门冲出去。

“吹雪——”屋内的三人全吓傻了！淳文立刻拔足往外狂奔，简大伯也跟着追出去……

“这……这是啥情形？这些年轻人全疯了？！这么大的风雨……全一个个往外冲！”简大婶张大嘴巴，下巴差点掉下来。

“伊——利——寒——”吹雪冒着大风大雨在山径上狂奔，狂风几乎要将她纤细的身子凌空吹起，脸上全是雨水……根本看不清前面，但她仍一步步往前走，扯开喉咙大叫：“寒？寒——你在哪里？回答我！”

“咻！”一阵狂风扑过来，一株柏树倏地倒在吹雪面前，差点砸中了她！

吹雪吓得连退两步，脸色阵阵发青……但也深吸一口气，绕过倒下的树继续往前走……

“寒？伊利寒……我是吹雪呀！你在哪里？”

“寒……”突然，吹雪接下来的呼喊全卡在喉头，瞪大双眼，惊恐莫名地盯着前方——前面的山壁塌落了，巨石崩落……大块大块的石头夹着泥沙冲下来……一匹马……正埋在土石下……那匹黑色的名驹……正是伊利寒的坐骑。

伊利寒他……

“不——不——”吹雪发出最凄厉的怒吼，不顾崩落的土石，狂扑过去。

“吹雪！站住！”及时赶上来的淳文立刻捉住她。急切道：“危险！你不能过去，还有石块会滚下来！”

“放开我！放开！”吹雪疯狂地挣扎。“那是伊利寒的马，他一定被埋在下面……我要去救他！”纤瘦的她此刻却以惊人的力气甩开淳文的手，如箭般冲向山崩处……

“寒！寒！你在哪里？”吹雪肝肠寸断，不论是生是死，她都要和他在一起。

“吹雪！”淳文如阵旋风般冲过来捉住她。“危险——”他大吼，以身体护住吹雪迅速往外一滚……一块大石头正直直砸在他们身边！距离不过一吋。

突来的惊险，令淳文也吓白了脸，但吹雪只是咬紧下唇，双掌紧握地站起来，嗓音无比坚定道：“我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他！寒不会有事的……”

“吹雪！”淳文扣住她的肩。“你不许再待在这里，太危险了！立刻和我回去！”

猛烈的风雨直刮过来，两人几乎站不住。

“绝不！”吹雪斩钉截铁地吼着，拂去满脸的雨水并推开淳文的手。“我绝不走！”

除非你能帮我找到伊利寒，否则我绝不离开这里半步！”

她身上全湿透了，头发也湿淋淋地贴在小脸上，但一双璀璨星眸却迸出无与伦比坚定美丽的光芒！

“吹雪……”淳文叹了口气，他此刻终于了解这外表柔弱的小女人内心蕴藏多么惊人的力量。

“我当然会帮你找到他，但不是现在……风雨这么大，我们根本无法着

手，先回去，明天一早再来好吗？”“不！我一分一秒也不能多等！我要立刻找到寒！”吹雪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撩起长裙，她奋不顾身地直闯入尚在崩落的地区……突然，“啊——”尖叫一声，整个人向下滑……

“小心！吹雪！”

淳文闪电般冲过去，紧捉住吹雪，以免她顺着山壁直摔下去。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淳文十分紧张地检视吹雪身上有无伤口，但吹雪……瘫坐在地，两眼一瞬也不瞬地直视前方……秋水美眸中迸出晶莹的泪水……

葵花发簪！

一柄葵花发簪静静地躺在地上，那是五年前……她送给伊利寒的……她知道寒一直带在身上……

寒——

吹雪冲过去，如获至宝地拾起发簪，紧贴在心口，泪水更是泉涌而出。

“吹雪？”

“他在这里！他果然在这里！”泪如雨下的吹雪此刻却绽出无比美丽的笑容……“淳文哥……快帮我找到他！”

她站起来，奋力拨开一堆树枝……有股奇怪的直觉告诉她：寒就在下面。

“吹雪？”淳文虽不相信有人在这情况下还可存活，但他仍帮吹雪移开那巨大的树枝……

树枝移开后，一缕黑发慢慢地露出来……伊利寒！

他被倒下来的大树困在下面……但幸运地，他的藏身之处正是一个小洞穴，所以除了昏迷和脚上的伤外，身上并无太严重的外伤。

“寒！”吹雪欣喜若狂地抱住他。“寒！我终于找到你了……”被击昏的伊利寒幽幽醒来，看到眼前泪雨滂沱的佳人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吹雪？！真的是你……吹雪！”

顾不得身上的疼痛，他紧紧地捉住她，深怕她由眼前消失一般。

“是我！真的是我……”吹雪泪涟涟的脸蛋紧贴住他冰冷的脸庞，喜悦的泪水揉碎在两人之间。“你好傻……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雨找我？你一点都不顾虑到自己的安危吗？你好令我心疼……”

“该死的！你这折磨人的小东西，你才令我万分心疼！”伊利寒捧起她被泪水洗涤过的清丽小脸，狂吻他朝思暮想的樱唇……

“你怎能仅留下一封信就离开我？你怎能对我做出这么残忍的事？你不知道我会发狂，我会疯掉吗？吹雪……我可以抛下世俗所有，却绝不能失去你……绝不！”

“对不起……寒……”吹雪噙着泪水狂吻他，老天！这一刻甜美得令她几乎昏眩！

直到这一刻，吹雪才知道自己多么想他！根本无法离开他！老天！老天！她怎么会傻得认为时间可以令自己淡忘一切？

她与他之间这刻骨铭心的爱情，是永不被时光所磨灭……不论分开多久，仍如钻石般坚定、完美！

伊利寒为吹雪擦去泪水，眷恋地在她额上落下一吻后，才道：“和我回去吧，吹雪！”

你这凡事只会为别人设想的小傻瓜，为什么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幸福。

放心吧，事情已得到最圆满的安排。令堂终于被北野兄的诚意所感动，不再反对他和夕雾的婚事，已在前阵子欢天喜地地为他们主持婚礼了。而你……你这差点磨掉我半条命的磨人精，是否也该乖乖和我回去，当我的太子妃？”

吹雪闻言十分欣喜。“真的吗？耕平哥和夕雾真的已结婚了？太好了！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风雨依旧猛烈，但吹雪的内心却无比的喜悦……她快乐得几乎想高歌，不敢相信事情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伊利寒试着站起来，但脚上的伤令他力不从心，这时，一只大手伸过来扶住他，“我来帮你！”

是淳文。

“谢谢你！”伊利寒神采奕奕地望着他，沉静有力道：“在下伊利寒。谢谢你这些日子对吹雪的照顾。”“不用谢我……好好待吹雪。她……就像我的亲妹妹，她能得到幸福，我比谁都高兴……”

淳文的语气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眼前的男人是如此气度非凡，卓尔不群，又对吹雪如此珍视，他相信……他会给吹雪最幸福的日子。

心底泛起无言的叹息……淳文把满腔的爱慕，全化作最诚挚的祝福！

“淳文哥，谢谢你。”吹雪站在一旁，给他最温暖甜美的笑意。

扶着脚伤的伊利寒，三人一步步地走向竹舍。吹雪紧挨着寒，喃喃道：“这场暴风雨真是大得吓人！”

“会过去的。”伊利寒抚着她柔细的发丝，沉稳笃定地微笑道：“一切的风雨都会过去，相信我！明天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

是的！一切的风雨、一切的困境都会过去……依偎在伊利寒的怀里，吹雪感到无比温暖的幸福与安全……他们已一同走过最困厄的日子，她相信，在前面迎接他们的，必是最甜蜜、最幸福的未来。

（完）

